贵州

“宝贵之省”



扬天民



贵州省

人口:	35,247,695	(2000 年)
	34,748,556	(2010 年)
	34,249,417	(2020 年)
最高海拔:	2,900 米	
省会城市:	贵阳市	2,520,061
大城市（2010 年):	遵义市	715,148

	六盘水市	491,438
	毕节市	421,342
	安顺市	358,920
	兴义市	335,243
地市级行政区:		9
	县:	88
	乡镇:	1,539

主要民族 (2000 年):

汉族	21,911,687	(62.2%)
苗族	4,299,954	(12.2%)
布依族	2,798,200	(7.9%)
侗族	1,628,568	(4.6%)
土家族	1,430,286	(4.1%)
彝族	843,554	(2.4%)
仡佬族	559,041	(1.6%)
水族	369,723	(1.0%)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 21:25）

这本书是由基督的一名跟随者写的，他希望并祈祷许多人通过阅读神的国如何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故事，信心得到激励和坚固。因此，只要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作者允许你随意复制或印刷本书，广泛地在中国传播。

封面照片：革家人的三个女孩，革家人是贵州省五十多个没有被官方赋予少数民族地位的民族之一，虽然他们有自己的历史、习俗和语言。

目录

序言.....7

概述.....8

简介.....10

苗族人的神秘起源.....18

早期基督徒殉道者.....22

19 世纪 70 和 80 年代.....28

19 世纪 90 年代.....34

赫目.....37

20 世纪 00 年代.....45

20 世纪 10 年代.....54

20 世纪 20 年代.....65

20 世纪 30 年代.....69

20 世纪 40 年代.....77

诺苏.....85

20 世纪 50-60 年代.....94

20 世纪 70 年代.....101

20 世纪 80 年代.....105

布依族.....111

20 世纪 90 年代.....115

21 世纪 00 年代.....119

来自贵州省的信件.....127

侗族.....131

21 世纪头 10 年.....136

贵州省教会的未来.....143

贵州省的福音派基督徒（1877-2020 年）.....146

贵州省基督徒分布图.....147
贵州省的族群.....148
封底.....150

序言

多年来，中国的耶稣追随者一直立定心意做基督的见证人，向自己的同胞作见证。许多人为事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为信仰而忍受的残酷迫害常常是难以想象的。

圣经命令所有的信徒都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过去有许多外国宣教士响应这个诏命，来到中国宣讲神的道。他们用“在基督里得永生”的信息祝福这片土地，而当黑暗抵挡神的光时，他们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尽管处境艰难，但他们仍然保持忠心，为中国信徒树立了服事神的美好榜样。

今天的中国仍然迫切需要更多神的仆人和工人把福音传遍全国。神正在寻找愿意站出来，并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人。

我们主的日子近了。愿你们的心因主耶稣基督在中国所行的大事受到鼓励，赞美他荣耀的名！

愿主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直到永远，不断地兴起荣耀他名的更多见证！

主啊，你是得胜的君王。那些跟随你到底的人是有福的！

基督谦卑的仆人

谢摩西（1918-2011 年）*

*谢摩西于 2011 年回天家前，为本系列丛书写了这个序言。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家庭教会领袖，曾为耶稣基督的名坐了 23 年牢。

概述

很多人都知道最近几十年，基督教在中国获得了爆炸性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超过一亿。然而，鲜有人知道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这个系列丛书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要记录从福音最初传入中国到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各个省份的发展情况。

这个项目源于 2000 年的一次会议，当时，几名家庭教会领袖说他们的成员需要了解神是如何在整个中国建立他的国度的。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对他们的属灵遗产知之甚少，我的祈祷是，无数的人将会得到坚固、启迪和挑战，把圣灵的火炬承接到他们这一代。

编撰这些书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记录神在中国的大能作为。保存一份神在中国行大事的记录至关重要，这样，后世代的信徒就能了解那些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生命的奇妙事件。圣经教导我们：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诗 105:1-4）

在这项工作上，许多神的儿女都给予了充满爱心的协助。例如，我深情地想起了年迈的传道人傅长老，他是在两个年轻人的帮助下来到我办公室的，因为他非常渴望为这个系列丛书接受采访。虽然这位圣徒为福音的缘故坐了多年的牢，但他迫切想为神的伟大作为作见证，希望世界各地的信徒能受到鼓舞和激励，活出更神圣的生命。我遇见和采访过的无数信徒，也同样渴望分享神的作为，荣耀他的名。

最后，如果我们不感谢主耶稣基督，那是一种失职。我的祈祷是，当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他会从书中向你显现，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作为一位永存者，渴望通过彰显他的权能和非凡恩典，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

今天，中国的教会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恩典上，都有了极大的增长。然而在一个世纪多一点之前，中国还被视为最难的宣教禾场之一。一名到中国宣教的著名英国宣教士曾写道：

“福音有进展，但进展缓慢。人们铁石心肠，他们的灵魂和身体都被世界吞吃了，似乎感觉不到会有任何超感官的现实存在。对他们来说，我们的道理是愚蠢的，我们所说的是行话。我们与他们讨论，在辩论中驳倒他们。我们令他们沉默和羞愧，但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就像阵雨下在沙漠中一样。”

状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总而言之，在中国，没有人能为所发生的惊人复兴居功自傲。很明显，这伟大的成就不是别人，正是主耶稣基督的杰作。我们要怀着敬畏之心宣告：

“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诗 118:23-24）

杨天民

简介

“贵州省是这样一个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

——古老谚语

宝贵之省

贵州人可能不喜欢上面的说法，但实际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在贵州生活的人很快就会注意到，那是一个多山、多雨、大多数人都很贫困的地方。



黄果树瀑布是中国最大的瀑布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的崎岖山区中，全省人口 3500 万，共有八十多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讲自己的语言，虽然其中的大多数民族都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政府为了管理方便，把许多独特的部落和民族合并在了一起，归入 55 个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之一。

天无三日晴

贵州省因令人郁闷的天气而闻名。绵延的群山虽然可以保护该省不受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侵犯，但也影响了它的气候。贵州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云雾笼罩的群山之中，常常接连几个星期不断地下雨。

贵州省虽然雨水充沛，但在历史上也经历过严重的干旱和饥荒。该省大部分地区都布满了岩石，土地贫瘠，极大地妨碍了粮食生产。最近在 2010 年，贵州省就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导致政府不得不介入救灾。

地无三里平

毛泽东发起实现中国现代化运动时，全国上下都大兴土木，建设新公路、铁路和机场，但贵州由于崎岖不平的地形，数以百万计的少数民族居民不懂汉族语言，对汉族文化也知之甚少，导致建设工作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政府终于设法修通了一条通往贵州南部一个县的公路。为了庆祝这个成就，一群官员决定访问一个第一次与外面世界接触的村寨。官员们坐上一辆四驱动的汽车，在新建的公路上辛苦颠簸了好几个小时，车轮子离悬崖边缘只有几厘米，悬崖外就是直至谷底的悬崖峭壁。

当官员们终于到达目的地后，他们想要订村里最好的旅馆休息，却发现村里根本没有住宿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少数民族成员能讲汉语。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了一个能够交流的人，他们被邀请住到村长的家里。

为贵宾准备晚饭的时候，当地村民围着汽车观看，一脸迷惑。他们的文化要求他们热情接待客旅，但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客人。

为了表示友好，村里的妇女拿来了一把稻草，塞进吉普车散热器的格珊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机动车，天真地以为吉普车是他们以前未见过的一种大型动物！

虽然从那个时代起，贵州省的大部分地区就被拖着进入了当前的世纪，但该省大约有一半的村寨仍然没有通电和通公路。

贵州省 87%的地方都是山区，大多数居民生活在平均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地方。该省的很多地区仍未得到开发，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区被称为中国的“西大荒”。

贵州省西部的六盘市尤其臭名远扬，很多人都不愿意到那里去。该市的部分地方非常偏僻落后，即使是在今天，偶尔仍然会有匪帮袭击城镇，然后骑着马逃进荒凉山区的情况。

人无三分银

如今，中国在世界上被视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摩天大楼和非凡的基础设施。很多去过中国主要经济中心的游客，都很难相信贵州省的一些地方怎么会那么落后。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远离主要交通要道的偏僻山区里。那些地方道路稀少，人们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贵州省的 GDP 在全国 31 个省中排名第 26，多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多岩石的山区中艰辛地维持生计。在 19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贵州省主要输出的产品是鸦片，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获得收入。

今天，贵州省的财富主要集中在贵阳和其他中心城市，分流到农村的资源和就业机会非常有限。无数的村寨仍然在极度贫困中挣扎，60-70%的农村人口仍然是文盲。

1934 年，当长征的红军路过贵州省时，士兵们被苗族人的情况吓坏了。一名记者震惊地记载到：

> “他们赤裸着身子坐在稻草灶火旁。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光着身子在地里干活。很多家庭中，一家三四个成年男人共穿一条裤子。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一辈子都欠地主的债。无人例外。如果有人买他们的孩子，他们就卖掉。他们常常会把女婴闷死或淹死。男孩如果卖不出去，也常常会被杀死。”
>
> 贵州省是中国生育率最高的省份，在农村地区，有八九个孩子的家庭很常见。由于极度贫困，近几十年来，很多人逃离该省，到了中国其他更适合生存的地方。实际上，从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十年间，贵州省的人口减少了五十多万。大部分的人口外流发生在农村地区，有些县份在这十年间，人口减少超过了 20%。

对于贵州省的贫困问题，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在很多地区强迫整个村寨搬迁，把他们安置到保障房里居住。2016 年，贵州省总共有 75 万贫困人口被搬迁到 3600 个新建的安置点。

马可波罗的贵州之行

13 世纪 70 年代，勇敢的探险家马可波罗是第一个访问现代云南省的欧洲人，他冒险东进，大多数学者认为他进入了今天贵州省的西部地区。旅行了 12 天之后，马可波罗说他来到了“一个大都市”，他描述了当地引人注目的生活景象：

> “人们都拜偶像，臣服大可汗的统治，以贸易和手工艺品为生。据我了解，他们是用一些树的树皮作材料，做成非常好的夏装。他们是优秀的战士，使用纸币。你要知道，从现在起，我们进入了流通大可汗纸币的国家。”

随着马可波罗继续朝北面的四川省行进，他详细描述了老虎给当地百姓造成的灾难。毫无疑问，他是在描述老虎的数量有多么庞大，直到 100 年前，老虎还一直在贵州西部的社区中肆虐。马可波罗记载说：

> “这个国家到处都是老虎，晚上没有人敢冒险在房子外面睡觉。此外，如果你在河上旅行，晚上停下来的时候，船要与河岸保持一定距离，否则，老虎会跳上船，抓住船上的人，把他叼走吃掉。如果没有居民们提供适当的帮助，没有人敢到这个省旅行，因为老虎众多，且力大凶猛。”

贵州省的民族



形苗族是贵州省八十多个少数民族之一，
之所以如此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女人的头发上戴着木制的角。

虽然贵州省 62%的人口是汉族，他们讲西南官话，但它仍然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之一。该省官方认可的最大少数民族是苗族（430 万）、布依族（280 万）、侗族（160 万）和土家族（140 万）。

贵州省其他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包括彝族（84.3 万）、仡佬族（55.9 万）、水族（37 万）和瑶族（45 万），此外还有几个小的部落，政府把他们一并并入了“未定少数民族”之列。

充满活力和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为贵州省提供了丰富的特色和文化，如果没有他们，生活将会单调乏味很多。每一年，全省的少数民族会庆祝近一千个节日，这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又可帮助每个民族保留其引人入胜的风俗、服饰和手工艺品。

该省也有许多迷人的风景名胜。游客蜂拥至中国最大的瀑布——令人难忘的黄果树瀑布。在距离瀑布不远的紫云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洞穴，该洞穴海拔 1800 米。苗厅大约有 22 个足球场那么大。

杀戮之地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贵州省是无数战争的战场，汉族人为征服该省的“野蛮部落”征战了多个世纪。

16 世纪之前，在贵州省居住的几乎全是少数民族，其中苗族是优势民族。随着汉族人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间一波又一波地迁入该省，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被更精明、装备更精良的汉族人边缘化，并被从最好的土地上赶出。

随着苗族人被迫迁进条件恶劣的山区，民族冲突变得越来越频繁，他们不断地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汉族人定居者通常请求政府支援，而政府往往会派军队去镇压起义。事实上，大多数苗族人善良且热爱和平，但他们被逼到了墙角。贵州省的绵延群山变成了许多旨在消灭苗族的种族灭绝战争现场。

明朝（1368-1644 年）后期，共发动了八十多次针对苗族的战争。朝廷甚至建造长城，试图把苗族人限制在山里，将苗族人的领地和中国其他地方隔离开来。1650 年，苗族人起来反抗，拆除长城，摧毁了将他们与中国其他地方隔离的边界。

1726 年，清朝统治者派驻军镇压另一个苗族起义，据报道，军队放火烧毁了一千多个村寨，屠杀了成千上万村民，并摧毁了他们的农田。作为回应，1727 年，各个苗族部落联

合起来，沿着山脊，每隔约两公里就建造一个石头信号塔。苗族人歃血为盟，发誓战斗至死。他们甚至杀死自己的妻儿，好能够无所顾忌地面对正在逼近的敌人。

在针对苗族的广泛残暴历史中，也许最凶残的是 1800 年发起的那场战争。为了彻底消灭苗族人，政府全国动员，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那时，描述战争规模的评论家这么说："用大炮打麻雀。"

苗族能从这场战争以及其他很多大屠杀中存活下来，是因为他们非常熟悉贵州省的地形地貌。他们变得如此骁勇善战，当局花了 18 年的时间（1855-1872 年）才平定叛乱。一名在 1874 年访问贵州省的英国旅行者说：

> "我所经过的每一个村庄，其悲惨景象令人震惊，这是由苗族人的袭击造成的……贵州省被令人悲哀地摧毁了，所有城市都沦为村庄，而村庄则沦为了一片片的茅草屋。到处都是殷实的废墟，这表明在山上的野蛮人下来大屠杀前，这里原是一个繁荣的地区。这是 20 年前的事了，但这些被攻陷的城市仍然是死寂之城，大片的城墙围着大面积的废墟。"

战争的残酷后果

贵州省经过几个世纪的种族灭绝和冲突后，许多人虽然表面生活正常，但实际上，内心深处仍然留着很多伤痕。消灭苗族的行动导致很多苗族社区变得极端与世隔绝。这是可以理解的，有的苗族人把汉族人视为敌人，他们一般都避开外人，包括其他亚族群的苗族人。

尽管苗族人的过去非常悲惨，但他们仍然成功地保持了他们友好民族的声誉。他们自己虽然所拥有的东西并不多，但对访客和陌生人，他们都会热情款待。虽然外来者的入侵使他们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争、苦难和奴役，但他们的盛情始终如一。

从贵州省今天的人口构成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世纪以来军事战争的证据。有几个不同的汉人族群居住在该省，他们是几个世纪前被派去镇压苗人起义的士兵的后代。两个最大的族群分别是 35 万人的穿兰人和 80 万人的穿青人。他们居住在贵阳市附近，如此命名他们，是根据他们所穿衣服的主要颜色。

贵州省其他类似的族群包括 12 万人的南京人，他们是从江苏省南京市派到该地区的士兵的后代，此外还有四千人的小族群神州人，他们的祖先在几个世纪前的一次战争之后，定居在了贵州省。这些族群现在都视自己为少数民族，他们至今保留着自己独特的衣着和风俗。

总而言之，在中国的这个宝贵省份，不同部落和移民群体的粗略组合，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大拼图。

关于贵州省民族构成的看法

如果没有到访过贵州省并亲身经历过，很多外人可能很难理解贵州省的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然而，对于贵州省的大多数不同民族，官方并不承认。20 世纪 50 代，政府为了方便管理，把不同的部落合并到一起，归入到大的民族分类里面。例如，他们创造了一个大而通用的苗族，把十几个不同的部落和语言族群都塞进去。对于彝族、瑶族及其他民族的分类，他们也是如法炮制。

这个政策导致今天贵州省的很多民族往往“不存在”。在有些情况下，一些相互敌对了多个世纪的部落被合并到了一起，归为一个民族。在政府所说的同一个民族内部，有些族群彼此完全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他们拥有不同的历史和风俗，甚至禁止通婚。

为什么基督徒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虽然政府拒绝接受贵州民族的独特差异，但基督徒不应该以此为借口，跟从他们的分类。

在神的眼中，每个部落和民族，不论规模大小，都是宝贵的。他创造了他们独特而多彩的文化，以彰显他创造的荣耀。圣经教导我们，神通过耶稣基督赐下救恩的无比计划，有一天将会在天堂里实现，那时，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将唱新歌：

> “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 5:9-10）。

不幸的是，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似乎无法理解要根据贵州省的实际情况来看待其民族多样性的重要性。大多数基督徒都跟随政府的分类，觉得按照官方的说法，把贵州省的少数民族分为二十个左右更方便一些，而不是分为八十多个不同的民族。

这种不理解导致很多民族没有听到福音。例如，很多基督徒都注意到了神于 20 世纪早叶在阿贸中所做的非凡工作。今天，这个部落中大约有 80%的人继续跟随耶稣基督。汉族人把这个族群称为大花苗，但他们继续自称为阿贸。

阿贸没有被承认是一个不同的民族，而是被归入到了政府所创造的苗族中，像这样的部落，贵州省还有三十多个，他们大多数都讲不同的语言。

很多基督徒认为，如果神的福音已经传给了一个“苗族”群体，那么，他们把福音传给其他“苗族”群体就不再困难了。但事实绝非如此。阿贸基督徒发现，为了跨越他们和其他苗族群体之间的阻碍，他们需要进行跨文化传福音。

名的重要性

我决定在本书中尽量使用不同民族自己所使用的名，避免使用汉族人和外国人传统上给他们所起的民族名。例如，上面提到的阿贸，外人通常称他们为大花苗，这种叫法来自于他们的妇女对传统披肩的设计，同时也是为了把他们与人口较少的嘎目部落（被称作小花苗）区分开来。这两个族群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根本不称自己为苗族。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有幸在贵州省各地旅行。当我使用少数民族称呼自己的名称呼他们时，我常常看到人们的脸上露出惊讶和感激的神情，看到一个外人能够很在意他们，学习他们民族的真实名称，他们感到很高兴。对于任何想向贵州省的宝贵民族传福音的传道人而言，这简单的一步都是非常好的开始。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基督都继续使用政府的命名，从而浪费了了解许多独特部落并向他们分享福音的绝佳机会。

神破碎的心

多个世纪以来，永恒之神从天上俯看贵州省的百姓，希望他们成为他的孩子。他目睹了一代又一代的苗族人经历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耐心等候有福音使者出现，把福音传给他们。

在本书的不同篇章中，分别收集了基督徒努力向贵州省几个最大少数民族传福音的故事。但没有特别为阿贸留出篇章。阿贸中不寻常的基督教历史，在关于贵州省基督教工作的历史叙述中占了主导地位，这些叙述按时间顺序分散在本书的各个篇章中，每一章分别讲述了十年的故事。

今天，贵州省大约有 270 万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而在 1949 年仅有 1 0 万人，基督徒人数在几十年间呈指数级增长。

我的盼望和祷告是，当你读到圣灵如何改变贵州省的整个社群时，愿你受到鼓舞、激励和挑战。愿你也能够双膝跪地，经历个人的属灵复兴！

苗族人的神秘起源



苗族人可能源于白种人，这可从这个贵州女孩白皙的皮肤上看出。

白雪覆盖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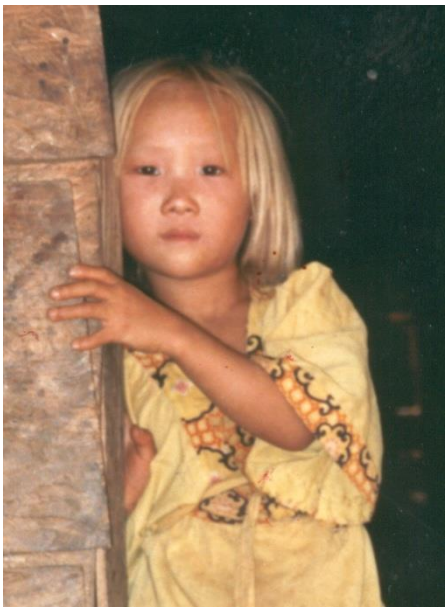
如果不参加苗族的节日，你的贵州之旅就不算完全。单单在贵州省，苗族就大约有 500 万人，还有几百人万分布在中国南方的其他地区和东南亚的群山中，在那里，他们更为人知的是他们的优势子族群赫。

一名法国宣教士在 1924 年出版了一本书，作者在书中声称苗族人是白种人的后裔。在迫害严重时期，很多苗族人被杀害，因为他们很容易被辨认出来。老挝一位名叫谢书伟的 80 岁苗族老人记得，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有士兵进入老挝，四处搜寻白皮肤的婴孩。他说：“那时，我们村里只有一个白人婴孩。婴孩的父母在士兵到来之前得到消息，就带着婴孩躲到了森林里。”

关于苗族起源的推测导致有些人声称，苗族人的祖先首先生活在波斯或巴比伦，然后迁移到西伯利亚。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又开始迁移，途径蒙古，进入中国的华北地区。

历史学家确认，在苗族人被赶到南方之前，他们曾经居住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多个世纪以来，苗族人的口述历史代代相传。他们有一个传说讲到，他们的家乡“白天和黑夜分别会持续六个月，水结成冰，白雪覆盖大地。树木稀少低矮，人也是肥胖矮壮，身穿皮毛衣服。”

苗族人的创世记




两个有金色头发的苗族小女孩

苗族人以诗歌的形式世代口传他们的神秘起源，这更加激发了人们的兴趣。这种方式使得他们能够准确地记住他们的故事和家谱。在有些苗族的葬礼和婚礼上，新娘和新郎的祖先被一路追溯到亚当。

从他们的家谱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苗族部落将他们的祖先追溯到雅弗和歌篾，有的学者认为他们有印欧血统。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它将支持苗族人起源于今天的中东或中亚的推测。

虽然这些观点是否正确难以证明，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苗族人的婚礼和葬礼吟诵，帮助基督教信息进入了很多苗族人的心。

有一些苗人社群原来居住在江西省，但后来他们被赶了出来，早期学者第一次记录那些社群中的创世传说时，他们非常震惊。有一种传说与圣经中关于创世的记载非常相似，其中把包括人的堕落及创世记中的其他重要事件。这使得一些学者相信，几千年来，苗族人难以置信地正确保存了他们起源的故事，虽然关于大洪水事件，不同部落的说法不一。

在古老的苗族创世故事中，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部分包括：

创世

在那天，神创造了天地。
在那天，神打开了光的门。
在地上，他创造了泥土和石头。
在天上，他创造了光体、太阳和月亮。
在地上，他创造了鹰和鸢，
在水中，他创造了鱼和虾。
在山野，他创造了老虎和熊，
创造了青葱的树木覆盖群山，
创造了无垠的森林，
创造了绿色的藤条，
创造了繁茂的竹子。

人

在地上，他从泥土中造了人。
他又从男人中造了女人……
因此，大地遍满部落和家庭。
各宗族和民族的人都源于同一创造。

邪恶世界

这些既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对他的爱之回报……
他们的首领在大能者面前挥拳，
大地震动了三层，
天空撕裂到极处的天堂，
神的忿怒升腾，直到他变了脸色；
他怒火中烧，眼和脸通红，
直到他不得不毁灭人类，
毁灭全地的人。

大洪水

整整四十天大雨倾盆而下，
接着是五十五天烟雨朦胧，
众水淹没群山，
洪水奔腾而上，漫过山谷。
地上无处可避难！
世上无处可落脚！
众人惊恐、腿软，并被毁灭，
绝望、恐惧、衰弱，并被终结。
但族长挪亚是义人，
女族长高波路恩（Gaw Bo-lu-en）是正直人。
他们建了一艘非常宽，非常大的船。
他们全家人都上了船，
全家人平安度过大洪水。
和他同在的动物有公有母，
同在的鸟儿成双成对……

巴别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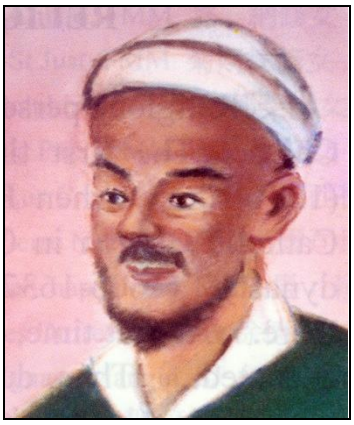
他们的后裔建造营地和城邑。
他们用同样的曲调和音乐唱歌，
他们讲说同样的语言，
他们说，我们来建造一座大城，
我们来建造通天高塔。
这是错误的，但他们决定这么做，
虽然事情不对，但他们顽梗坚持。
神击打他们，改变了他们的语言和口音，
神愤怒降临，变乱他们的语调和声音。
这人讲话，别人却不明白；
他在说话，但别人听不懂。
他们建造的城永远不能完工，
他们建造的塔半途而废。
绝望之下，他们分散到全地，
他们走向地的四极。
他们去到六个角落，讲六种语言。

早期基督徒殉道者

一波接一波的迫害

虽然中国最早的基督徒出现在唐朝（618-907 年），但直到 1765 年第一批天主教宣教士到达贵州省之前，没有证据表明该省存在基督教的影响。

很快，宣教士接二连三地抵来到，到 1771 年，全省有了 210 名信徒。当宣教士和信徒努力在贵州省建立教会时，他们中有很多人遭到了可怕的迫害，但他们坚定不移，并喜乐地发现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苦是值得的。



吴国生

贵州省第一批为信仰殉道的基督徒中有一个是吴国生，人们都知道，在遇见耶稣之前，他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人。把生命交托给神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巨大改变，并带领了 128 名亲戚朋友信主。据报道，他

> “坚定要做一名基督的真门徒，为了看到神的国在他的家乡中被建立起来，他义无反顾地做一切必要的事情，即使那意味着自己遭受艰难和迫害。藉着他有力的祷告和大胆的见证，到 1811 年，龙坪有了六百多名信徒。
>
> 1814 年，正当重大的突破似乎即将来临时，一场大范围的迫害爆发了。那年的 4 月 3 日，吴国生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折磨，监狱当局试图打垮他的精神，让他离弃基督，但他忍受了残忍的刑罚，坚守信仰。他从狱中写信给痛苦不堪的妻子，鼓励她要‘对主忠心，接受他的旨意。’

在狱中，吴国生是狱友的好榜样。他充满了从主而来的喜乐，常常带领狱友唱赞美诗……他于 1814 年 11 月 7 日被处决，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堂，天堂，我真正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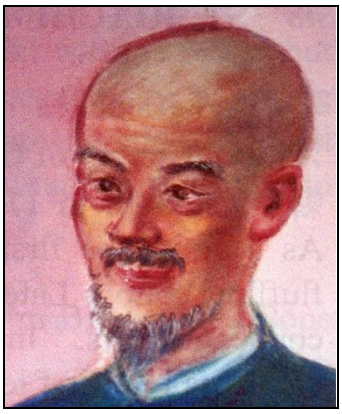
张大鹏

第二年，吴国生的一名同事，61 岁的张大鹏也因信仰被处决。张大鹏在都匀市一个非基督徒家庭中长大，小时候从来没有听过福音。青年时期他搬到了贵阳市，从事利润丰厚的丝绸生意。

在贵阳生活一段时间后，他听到福音，并相信了耶稣基督。但他不能接受洗礼，因为他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妾，在那个时代，纳妾是富人的常见做法。1797 年，一名传道人指出，生活在这样的罪恶结合中，其永恒的后果要远远超过今生的短暂益处。于是，张大鹏承认他的罪，离开他的妾，并接受了洗礼。

他的两个弟弟听说他受了洗，就坚决反对他，他们忿怒填胸，说他与基督教的关系玷污了他们家族的好名声。张大鹏并没有被吓倒，他觉得自己的前半生被浪费了，后来，他成为了一名热情四溢的传道人，尽可能多地与人分享福音。他还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买了房子，好能够向更多的非信徒传福音。

在 1815 年的一次大镇压中，有两百多名当地信徒被拘捕。张大鹏躲了起来，但因为他的姐夫出卖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张大鹏向狱友分享福音。他的家人请求政府对他宽大处理，使他有机会获得自由。监狱部门同意，只要他答应一个条件就得释放——必须先放弃相信基督。张大鹏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结果于 1815 年被处决。



刘文远

几十年后，刘文远的名字被加入了贵州省耶稣基督殉道士的名册中。他于 1760 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帮家人种蔬菜，后来继承了菜园。

他 37 岁的时候，一名基督徒路过他们村寨，告诉了他救恩之道。圣灵在刘文远心里大大地做工，他认识到自己的罪后，马上到贵阳去更多地学习信仰的事情。他的灵魂就像一块干海绵，竭力吸收每一滴信息。他认罪悔改，相信基督，并开始与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分享福音。

大苦难正在不远处等着刘文远。1800 年，他和其他五个信徒一起被拘捕，并被流放到中国东北。在那里，他被卖为奴隶，30 年间，主人待他比狗还差。他受尽了折磨和羞辱，但他不抱怨，一切愿意听从主的安排。

1830 年，中国宣布特赦所有被流放的囚犯。70 岁的刘文远长途跋涉回到家乡，但他发现，经过 30 年的离别后，人们对他的记忆早已荡然无存。他没有陷入绝望，圣灵安慰他，并应许他，主耶稣永远不会撇下或离弃神的孩子。经过多番努力，他终于找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儿子们都已成年。

刘文远重新以种菜为生，但四年以后，当局又残酷地迫害基督徒。这一次，74 岁的刘文远被忽略了，但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妇遭到拘捕。由于已经与家人分别多年，所以刘文远乔装改扮去见他的儿子，鼓励他们持守信仰。然而，一个士兵认出他是基督徒，所以立刻把他关进了监狱，严酷地折磨他。但他并没有受挫，而是不断地向神祷告，赞美神。

虽然当局威胁要再次流放他，但他拒绝离弃他的救主。当局被他顽固的信仰激怒，把他的小儿子和儿媳妇发配到东北。几个月后，他的大儿子死在了狱中。尽管心里非常悲痛，但看到儿子们坚守在基督里的信仰，他倍感欣慰。

一天，刘文远祷告的时候，在异象中看到一块白布。当他伸手去捡那块布时，布却不见了。他感到那是一个预示，显明他很快将会离世。不久之后，在 1834 年 5 月 17 日，贵阳市当局下令逮捕他，并判处他死刑。目睹他被处决的人非常震惊，他们说：“有一个火球从天上降下来，停留在他的头上，有一个天使显现，擦去他脸上的血。天使把他的灵魂带到了天堂。第二天，他的妻子来取走他的尸体，埋葬在他自己的菜园里。”

忿怒的五年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贵州省的信徒度过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几乎没有人为基督殉道。但和平的日子在 1857 年戛然而止，一场猛烈而长久的迫害爆发了。有很多信徒被处死，直到 1862 年，风暴才平息下来，迫害期间，全省范围内的基督徒陷入了混乱之中。



陆庭美、王柄和阿家莎林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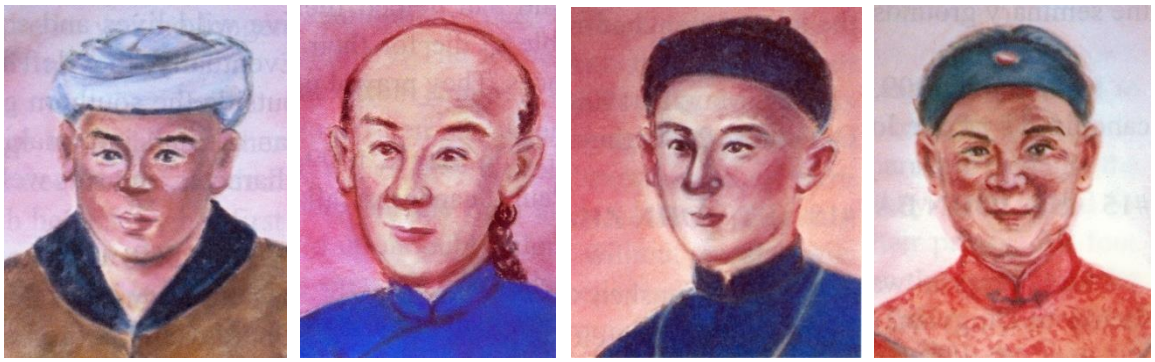
1857 年，三名信徒在贵阳市被杀害。其中一个是陆庭美，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布依族人，38 岁的时候已经很富有，他有妻室，并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曾加入佛教，但那无法满足他内心对平安和喜乐的渴求。他读到一些基督教书籍后，书上的内容对他的心灵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宣布退出佛教，确信耶稣基督才是真理。从那时起，陆庭美成为了一名热心的门徒，他带领自己的父亲、妹妹和一些朋友信了主。

陆庭美对主的热情惹恼了很多人，1854 年，有人诬告他叛国，致使他被捕入狱。他在狱中饱受了可怕的折磨，1857 年他与同道者王柄和阿家莎林照一起被押赴刑场处决。

王柄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传道人。1854 年，他被派往瓮安县传福音，有很多人归信基督。第二年，他去普安县传福音，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他在贵州省四处旅行传道，所到之处，都会带领很多人归主，并大大地坚固了信徒的信心。

阿家沙林照来自贵州省的晴隆县。在她出生前，她的家人就已经为主耶稣基督受苦，她的父亲因为信仰被关进了监狱。

当阿家沙林照被逮捕并在法官面前受审时，那个邪恶的男人嘲笑她的贞洁誓言，并含沙射影地说，像她那样漂亮的女人，不可能还是一个处女。这个可耻的诽谤激怒了王柄和陆庭美。他们为 40 岁的林照辩护，法官大发雷霆，判处他们三人死刑，并在第二天执行。林照死后被剥光衣服，人们发现她确实是一个处女，法官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罗廷殷、张文兰、陈昌平和玛莎王洛满德

两年后，即 1861 年 7 月，当地官员迫害圣经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其中一个名叫罗廷殷的老师被抓起来，并被拉到了城里。

罗廷殷是在街上听到一个传道人传福音后信主得救的。听到福音后，他感到非常震惊，神的道似乎在他的心灵里燃烧，他成了基督徒，不久之后就受了洗。关于他的生命，有一段记述说：“他的热情不但带领他的妻子，也带领了他的父母和全家人相信主。之后，他继续依靠神的恩典，带领了很多人信主。”

当士兵将 36 岁的罗廷殷捆绑起来，要拖到贵阳市去审讯时，意外遇到了为学校购买补给品回来的学生张文兰和陈昌平。士兵把他们两人也绑起来，一同带到一座废弃的寺庙里，一连多日，士兵以折磨无助的受害者取乐。罗廷殷的妻子找来，恳求他回家照顾她和

孩子们。罗廷殷知道，他获得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离弃基督，他坚定地要她持守对主的委身，并照顾好两个儿子。

1861 年 7 月 29 日，皇帝下诏令释放这三个基督徒，但法官不愿意，他故意推迟宣布诏令，好能够处死他们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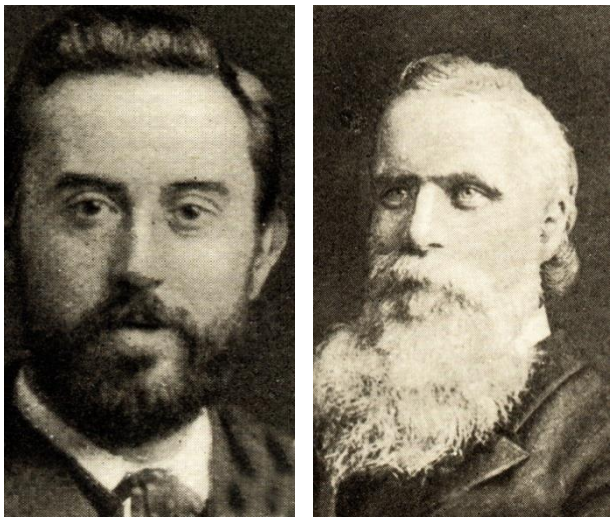
期间，圣经学校里一个 59 岁的女厨，名叫玛莎王洛满德，她决定服事这三个被囚者，她给他们送饭、洗衣服。士兵们嘲笑和奚落她的服事，但她一点也不害怕，她相信服事弟兄就是服事基督。他们三人被处决的那天，玛莎正在河边给他们洗衣服。得知消息后，她撇下衣服去看他们。有一个报道说：

> “当他们被押往刑场的时候，她跟着他们，士兵威胁她说：‘你再跟着，我就砍掉你的头！’但她无所畏惧，回答说：‘如果他们能死，我也能！’他们四个人都表现出非凡的勇气，能够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死，人们在他们脸上看到的，只有平安和喜乐。直到被砍头的那一刻，他们一直在祷告。”

这就是贵州省持续不断的猛烈反对。1886 年，在第一批天主教宣教士到达贵州 120 年之后，全省的天主教教会共有 5000 名成员。这个时候，福音派的第一批宣教士来到了贵州。

19 世纪 70 和 80 年代

第一批福音派宣教士



贵州省第一批福音派宣教士包兰顿和祝名扬

贵州省是中国最晚向福音派基督教开放的省份之一。伟大的宣教士戴德生最先呼吁向该省差派工人。贵州省第一批福音派宣教士的美誉归给了英国人祝名扬和他的妹夫包兰顿，他们于 1877 年经湖南去到贵阳市。他们的旅程充满了艰险，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他们差点死于水火。祝名扬回忆说：“我们的船重重地撞在了一块岩石上，船开始漏水，如果不是立刻发现，我们都会沉入深水中。”

几天之后，这些先驱者不得不从着火的山坡上爬下来。为了躲开火，他们跑进茂密的荆棘丛中，祝名扬的双手被割裂。与此同时，包兰顿被火包围着，几乎要被四周的烈焰吞没。他写道：

> “大火正迅速向我们逼近。看起来，除了风向发生改变外，没有什么能够救我们。我们仰望他，唯有他掌管着风，过了一会，风向发生了 180 度的改变。虽然火被扑灭了，但我们经过的时候，仍然能感到火燃烧的灼热。跑出来之后，过了好一阵子，我们才能自由呼吸，我们真是死里逃生。主把我们救了出来。”

在黄平县，祝名扬和包兰顿第一次遇见苗族人。祝名扬说：“这些人单纯外向的性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愿庄稼的主尽快差一些工人来，在他的这片葡萄园中做工。若

有哪个宣教同事愿意把他们作为自己信心和爱心的特别服事对象，我认为贵阳市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最终到达贵州省的省会后，宣教士们报道说：“我们在街上向众人讲了几次道，他们如饥似渴地买我们的书籍和小册子。在这个城市里，我不记得有谁曾冒犯过我们，在全省也没有。中国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四处旅行，人们也非常友善。我们有很多机会讲述救主的恩典。”

祝名扬帮妹夫在贵阳市租到房子后，就返回了湖南省，包兰顿很快在省城得到了地方官员的青睐。1878 年初，他租到了一个房子做小礼拜堂，他写道：

> “这个小礼拜堂将能容纳 50-60 人。愿神通过将要在这个小小空间里所传讲的道，使很多的灵魂重生得救。噢，我多么渴望掌握更多的当地语言啊！这样，我就可以更清楚地把神拯救人的恩典告诉人们。至少他们可以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愿神很快使他们认识永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19 世纪 70 年代末，包兰顿在贵州省的成功立足，鼓励了几名福音派宣教士从中国的其他地方搬到贵州。新来的人包括花国香，他被证明是把福音传给中国西南地区未得少数民族的关键人物。他的妻子是第一个生活在贵州省的外国妇女。

第一批归信者



贵州省第一批宣教士之一简・基德

随着几个福音派宣教士在贵州省站稳脚跟后，很快便出现了首批当地信徒。1881 年 12 月，两名驻扎在贵阳市的女宣教士报道，越来越多的妇女儿童已经开始参加她们的聚会，而且“三个妇女看起来完全归信了。其中两个还没有受洗，但她们渴望以这种方式承认基督。”

宣教基地建立了一所小学，很快，13 个来自极端贫困家庭的孩子开始寄宿就读。每天教授的主要内容是神的救恩，随着学生回到家向家人分享所学到的内容，福音就传开了。

因为圣灵的工作，很多学生认识到自己的罪。有一天，班上最大的女孩子拒绝吃饭。当别人问她为什么不吃饭时，她回答说，自己是一个十足的罪人，没有胃口吃饭。

宣教士还建立了一个诊所，帮助一些鸦片瘾君子戒毒，贵州有很多这样的人。这个工作发展得很快，每一个来到诊所想要摆脱可恨毒品的男女，也都听到了救赎的福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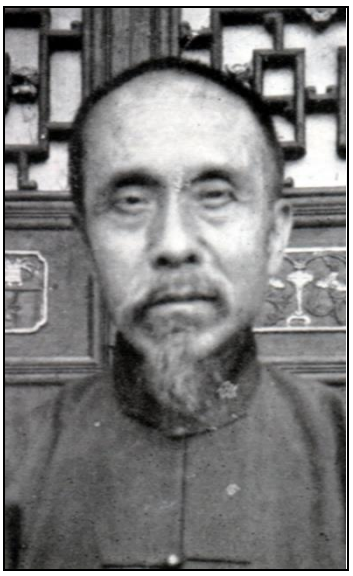
涌入神的国

似乎基德的祷告请求得到了垂听，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差会在贵阳市的影响就大大地增加了。鸦片瘾君子的戒毒成了街谈巷议，因为人们认为摆脱毒瘾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几十个人前来要听关于耶稣的故事。一天晚上，基德正在家里分享福音，前来听道的人非常多，

> “里面大约有一百个带着孩子的妇女，而在外面想进来的人更多。因为周围有一些男人，所以我们不敢开门。他们大声地敲门，我担心他们会把门撞开，我请求神帮助，那些男人听从了劝说，慢慢地离开了。呆在里面的女人一时出不去，结果听到了更多的荣耀信息，否则她们可能听不了那么多。”

宣教士的另一个策略是参加热闹、拥挤的集市和节日，他们在集市或庆祝节日的地方摆摊出售福音书籍，按成本价卖给那些渴望认识真理的人。随着宣教士和当地信徒四处访问新的城镇和乡村，救恩的信息逐渐在全省传开了。1882 年，在一个为时三个月的时间里，传道人访问了七个城市及大量的城镇和村寨，分发了 1940 本福音书和很多经文篇章，49 本新约圣经，还有大约 1000 册其他基督教书籍和单张。

陈希光



陈希光——贵州省第一个福音派基督徒和牧师

贵州省第一个当地福音派信徒和牧师的美誉落在了陈希光的头上，他之前是一个儒家学者。陈希光在 1878 年第一次遇到两名宣教士，那时他们在寻找中文老师。有一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向他分享福音，但他一点也不感兴趣，拒绝参加任何基督教的聚会。

陈希光的最大拦阻——也是随后几个世代无数慕道友的拦阻——是害怕人和祖先崇拜的强大影响。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因此有责任持守家族传统。他觉得，如果他成为基督徒，将会使祖先和家人蒙羞。

1880 年，陈希光最终承认自己的罪，下定决心跟随耶稣基督。他把祖先的牌位和偶像从墙上摘下来，并开始定期参加教会崇拜。家人发现他成为基督徒后，强烈反对他，但从一开始，他的与神同行就是始终如一，他如饥似渴地想了解和遵从圣经。

当基德在贵阳市开办女子学校时，她雇用陈希光为老师。每天下课后，他和宣教士一起向非信徒分享福音，他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个勇敢且有果效的传道人。有一段时间，他是整个贵州省唯一的本地传道人，他之所以能够赢得人们的尊敬，是因为他是一个儒生，通晓经典。1896 年，有人这样说他：

“他个子不高，安静而谦逊，是一个出色的学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和充满热情的工人。他似乎特别适合做传福音的工作，他讲道时语言简单明了，能够让目不识丁的人明白所讲的内容，他能找出各种快乐的方式，让听众听懂他所讲的主题。”

虽然陈希光的妻子多年来一直抵挡福音，但最后她还是向神降服，信了基督。后来，他们的孩子和一些亲戚也信了。陈希光的同道者都非常爱戴和感激他，但他有一个引人注意的独特缺陷。有报道说：

“他唯一的缺陷是困倦。他有时似乎无法让自己保持清醒。他会在早上的聚会上，中午的聚会上，下午的聚会上，晚上的聚会上，教外国人的时候，或独自在礼拜堂里的时候睡着！他说这种困倦是一种病，而且似乎的确如此。

不过，我们可以忽视这个缺陷。他赢得了我们所有人的心，我们爱这个弟兄。他带领同胞归主的不懈努力，常常激励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相信他会继续活很多年，在贵阳市的教会中从事他的爱心劳作。”

停滞不前

高效的基德来到贵州四年后，于 1885 年意外去世，贵州省微小的宣教力量深感悲痛。她的离去让人十分难过，中国内地会的工作突然变得很糟糕，1887 年全省只有三个人受洗，而且总共只有 25 名教会成员。

虽然很多人涌进教会听福音布道，但鲜有人离弃他们的罪并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很多迈出信心的步伐并接受洗礼的人，也逐渐重新陷入罪中，教会步履艰难。一名宣教士哀叹说：

“在过去两三个月里，这里的基督徒生活一直处于低谷。有些成员允许魔鬼掌控他们的心，并明显地在很多事情上屈服于魔鬼的试探，兄弟之爱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撒但非常清楚，一个分裂的教会不但无用，而且还会羞辱神；她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而且阻碍很多灵魂进入神的国。这需要很多的祷告，让神的教会之光保持纯洁。”

1889 年，中国内地会在贵州省开展事工 11 年之后，宣布在贵阳市有 37 名信徒，在安顺市有四名。这么大的一个省，其他地方没有一个教会成员，这让宣教士深感失望。

相比之下，天主教在贵州省的工作经历了惊人的增长，1886 年有 5000 名信徒，到 1890 年，共有 73 间教会和 16900 名信徒。

19 世纪 80 年代末，福音派在贵州省的事工很大程度上是停滞不前的，不论是宣教士还是当地信徒，都不知道是否还能继续往前走。没有人想到在不远的将来，永生神会做非凡的工作，使全省有成千上万的人争先恐后和充满喜乐地进入神的国。

19 世纪 90 年代

增长和迫害

自从第一批宣教士于 1877 年抵达贵州省以来，福音的种子一直难以找到肥沃的土壤，到 19 世纪 90 年代早期，只有很少的人信主，教会也只有几间，而且彼此相距甚远。到 1893 年，该省只有 70 名福音派基督徒，一共也只有 14 名外国宣教士，他们都是中国内地会差派来的。

虽然人数不多，但大多数新信徒都遭到了家人和社区的迫害，特别是当他们拒绝参加祭祖仪式或不愿意为崇拜偶像的节日捐钱时，迫害尤其严重。那样的崇拜偶像节日，一年中会有很多。

当时信徒遭受迫害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张姓的弟兄参加完教会崇拜后，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群年轻人，他就向他们分享福音，结果，他们攻击他，抢走了他的圣经和赞美诗歌本，并突然把他拖进污泥里，用脚踢他的头，然后扬长而去。他站起来告诉众人，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恶人也虐待他。第二天，他在街上遇到了其中的两个人，他问他们是不是拿走了他的圣经，或者只是借走了。那两个人又把他打了一顿后就走开了。

旁海的麻烦

1896 年，中国内地会开始向贵州省的很多少数民族传福音。一对宣教士夫妇在如今凯里市郊区的旁海的赫目村寨里租了一所房子。汉族人对外国人选择住在赫目人中感到困惑不解，因为在当时，很多汉族人认为少数民族比狗还低等。

经温和的劝说无法使宣教士离开该地区后，当地官员诉诸武力，派了 150 人的暴徒去恐吓他们。那时，富有经验的宣教士记载了（译注：“记载了”是一位宣教士的名字）正在旁海访问，对于当时的紧张气氛，他回忆说：

> “旁海的首领带着村寨里的乌合之众和当地的匪徒来见我们。他们非常狡猾地解释说，他们个人并不反对我们，但是民众反对我们留下来。在场的一些粗暴男人袖子里藏有刀，强调首领所说的话。他们说：‘如果你们不离开，我们就会打你们，拆掉房子，拿走你们的东西。’”

宣教士们拒绝屈服于恐吓，坚持留在那里。威胁似乎得到缓和，一直到 1898 年 10 月份英国宣教士明鉴光来监管旁海的工作。



明鉴光

在当地一个名叫潘秀山的基督徒的陪同和翻译下，明鉴光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在赫目人中四处旅行，传讲福音。他们离开旁海期间，赫目人在一个应该在一周中的哪一天举行集市的抗议中，烧毁了村庄里汉族人居住区的 300 所房子。明鉴光决定前往贵阳市，等事情平静下来之后再回旁海，但一直未能成行。

1898 年 11 月 4 日，明鉴光、潘秀山和另一名传道人，以及一个雇来搬运行李的工人一同前往贵阳市。大约行了 24 公里后，他们与另外三个人一起乘坐手拉竹筏过河，那三个人，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把长剑。当他们踏上河的对岸时，

> “镇上的人沿路蜂拥而出，要一睹这个虔诚的外国人将怎样被杀死。他们刚走到开始上坡的拐弯处，那个拿着长剑的人就来到毫无预防的潘秀山后面，把他击倒，潘秀山大叫一声，几乎立刻丧命。明鉴光与那人搏斗了一阵子，他身上多处受伤，最终死亡。”

那个凶手追赶另外两个与明鉴光同行的人，但因为追不上，就放弃了。几天后，那个幸存的基督徒来到贵阳市，报告了明鉴光和潘秀山被杀的消息。两名宣教士在官方的护送下立即去寻找被杀基督徒的尸体，发现他们的尸体被丢在路边，并没有被埋葬。



旁海宣教所旧址后面的明鉴光之墓，那块地现在长满了南瓜苗和杂草。

后来发现，明鉴光和潘秀山被杀是因为虚假报告，说宣教士一直在运进武器和弹药，要帮助赫目人推翻当地官员，赫目人在旁海放火烧房子的事更加强坐实了这个谣言。两名无辜的宣教士被杀后，当地人立即想寻找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说法，但是当他们搜查明鉴光的房子和物品时，除了基督教书籍外，什么也没有发现。当地人承认，他真的是一个好人，杀死他是错误的。

明鉴光是中国内地会第一位殉道士。自从戴德生创立这个差会以来的 33 年间，神超自然地保护了分散在中国各地的数百名同工。

赫目



庸恭，一个在旁海受洗的 81 岁赫目老人。

福音派在贵州省多元化苗族中的工作姗姗来迟。第一批宣教士于 1877 年到该省定居，虽然他们定居之后就立即和苗族人接触，但直到 20 年后，即 1897 年，才在苗族中建立起宣教基地。那个时候，从省城到旁海是一段危险的旅程，要途径豹子和狼经常出没的偏僻地区。

贵州省大约有四十个苗族族群，其中赫目部落是最大的。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称自己为赫目，但因为他们妇女的装束，汉族人和宣教士通常称他们为黑苗族。赫目也讲他们自己的语言，与其他苗族群体有别。

潘秀山——第一个赫目基督徒和殉道士



为基督殉道的赫目人潘秀山

赫目人潘秀山出生和成长于贵阳市东边约 150 公里外的黄平县。他是一个石匠，由于工作的原因，他常常去省城，他和妻子是在那里相信福音并受洗的。

当潘秀山教几个宣教士学习自己的赫目语时，他惊奇地发现，贵州省不同苗族群体的语言彼此明显不同。贵阳市附近的其他苗族群体只能明白一点点赫目语，甚至完全不明白。

不断有报道提到潘秀山的讲道对他的赫目同胞产生了何等影响。记载了在 1899 年 8 月的一封信中写到：“从早上一直到晚上 10:30 或 11 点，教堂里都挤满了人，整天都有讲道。晚上的聚会尤为壮观，教堂里面挤满了人，外面还有很多人。潘秀山和老师的讲道非常出色，他俩人轮流讲。每个星期天，我们的屋子里都挤满了男人和孩子。”

明鉴光和潘秀山的被杀在整个赫目地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潘秀山是第一个赫目基督徒，人们知道他死得冤枉，很多人仔细思量他曾无所畏惧地宣讲的信息。1899 年 5 月 2 日，也就是凶杀案发生六个月多之后，一名宣教士写道：

> “旁海有不少人声称对福音感兴趣，想成为慕道友。有几群人来贵阳市见我们。其中一群有 40-50 个男人，还有一群是来自一个村寨的 30-40 户家庭。我们弟兄的生命和劳苦正结出果子。”

接下来的 18 个月里，许多赫目男女在更多地明白福音后，宣称相信耶稣，村领导声称很多人都已经准备好成为基督徒。虽然很多慕道友对基督教教义只有粗浅的了解，但可以看到，赫目人正在大规模地归向基督。

邪恶的转折点

1900 年，赫目人中的工作似乎要取得重大突破，但就在这个时候，羽翼未丰的教会受到了猛烈的迫害，这极大地动摇了赫目人的信心。迫害极具毁灭性，可以说，赫目人直到如今都抵制基督教，把它看为有害和危险的影响。

迫害源于 1900 年的夏天，当时，赫目人厌倦了自己的稻田被汉族人掠夺，而官员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解决问题，因此，一群二百多人的赫目土匪在 1900 年 11 月 14 日的晚上袭击凯里市。他们放火烧毁了一百多所房子，杀死了一些士兵和政府官员，并抢走了很多东西。

天亮的时候，土匪来到旁海附近的一个村寨里，他们命令村民给他们提供早饭，并威胁如果不给，就开枪杀掉他们。当时那个村寨里住着几十个基督徒和慕道友。

当局从突然袭击中恢复过来后，策划了报复行动。他们想对赫目人大开杀戒，以消除羞辱，“挽回面子”。与此同时，一些赫目村头目意识到这是一个摆脱他们所恨恶的基督徒的极好机会，所以他们向当局提供虚假报告，说基督徒是暴乱的幕后主使，全村人都帮助土匪逃跑，甚至在袭击发生后的那天早上为土匪提供早饭。

凯里市的法官把赫目的家族领袖传唤到法庭——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当法官出场审判的时候，

> “官员完全被赫目头目控制了，那些头目既是原告又是翻译。被告听不懂法官的话，法官也听不懂被告的话。结果，桑崑村的 8 个人和其他村寨的 24 个人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给匪徒提供早饭。随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残酷地折磨了好几天，目的是让他们承认自己是暴乱首领。”

屠杀的消息传到中国内地会总部后，宣教士亚当名从他位于安顺的基地出发，去调查这个事件。他报道说：“这些可怜的受迫害者温顺地走进城里。在这之前，他们的家就已经被洗劫一空——粮食、农具和家用器皿。一到法庭，他们中的八个人就被分开，七个人立刻被斩首。没有审讯或任何调查！”

被害者大多是年长的村寨领袖，属于赫目的第一批基督徒。几年前，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挖坟墓安葬了殉道者潘秀山和明鉴光的尸体，现在是别人挖坟墓埋葬他们。

当局仍不罢休，派士兵到 20 个村寨里，决心根除一切基督教影响，掠夺信徒的财产，使得他们一无所有。家族领袖被要求签署一份谴责基督教的声明，并被强迫支付罚款。36 个家庭签署了声明，但他们后来告诉亚当名：“他们说我们放弃了信仰，但我们心里并没有放弃。他们要的只是钱。”

后来的调查表明，没有一个基督徒参与凯里市的抢劫，但为时已晚，34 个人为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被杀害。其中一名殉道士是一个名叫王金庭的老人，他被诬告是匪徒。五天里，士兵为了让他认罪，不给他吃饭，无情地折磨他。当他被命令在法官面前下跪时，

> “他用许多的善言劝勉自己的儿子要事奉神，尽自己的本分，并说他自己信靠主耶稣。当他儿子在凯里的市场上听说有些基督徒被拖出去斩首时，就跑过去看，正好看见他亲爱的老父亲被带了出来。他不敢走近他，不敢和他说话，生怕士兵认出他来，把他也杀了。可怜的孩子，当他讲述父亲的痛苦时，痛哭流涕。”

赫目的刚硬

有一段时间，宣教士深得鼓励，剩下的赫目信徒似乎很坚定，然而，残酷的殉道并没有促进赫目教会兴旺增长，相反，迫害导致大多数赫目人心里对福音产生了惧怕和抵挡。很多人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神没有在他的跟随者受难时拯救他们，后来世代的赫目人普遍背弃了福音。

几十年来，屠杀的余波持续在赫目人中产生负面的影响。两名在赫目人中服事了几十年的澳大利亚籍中国内地会宣教士描述了屠杀发生 14 年后，他们在一个村寨里受到的冷遇：“有些人咒诅带我们进入他们村寨的人。他们不想见到外国人，也不想听福音，他们说，早些年与教会有任何瓜葛的人都被杀了。”

甚至在 1937 年，即屠杀事件近 40 年之后，宣教士报道说：“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害怕与福音有任何瓜葛，他们害怕官员的威胁，有官员威胁说，必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基督徒。”

忠心的余民

赫目人中的福音工作一直没有获得兴旺的一个原因，似乎是向他们传福音的工作力量太分散了，贵州东部的少量宣教士既要在赫目中播撒福音的种子，又要在侗族、革蒙族、

水族、仡佬族、木老家人以及这个地区的其他部落中传福音。由于这种摊薄策略，导致福音无法找到肥沃的土壤。很少有赫目人真正明白福音信息，多年来，只有几个赫目人受洗。

20 世纪 20 到 30 年代，赫目地区的生活变得极其艰难，土匪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大量人员死亡。雪上加霜的是，1927 年爆发的一场伤寒，导致多人丧命。因为城里有许多腐烂的尸体，成群的饿狼从山上下来寻找食物。一名宣教士记录了当时赫目基督徒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 “我们晚上的聚会很少有人参加。很多成员都病了，其他人不得不照顾他们，也无法来参加聚会。而且，狼会从山上冲到城市的街道上，叼走小孩、山羊、活人和尸体，这使得许多人都呆在家里，不用说，除非能结伴而行，否则，人们不敢冒险出去参加聚会。”

虽然有很多的挑战，但神保留了一小部分忠心的赫目门徒，1927 年有人写到：“赫目地区的工作正取得明显进展，有一个基督徒村寨，我相信，只要外国宣教士能长期定居在这些人中间，福音工作就会显出迅速发展的迹象。”

多年来，赫目教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一个名叫潘德山的人。他是一个巫师的三儿子，根据赫目传统，要把他献作婴孩祭，安抚鬼魔。然而献祭的时候，有人用一头猪代替了他，使他保存了性命。

就像一粒种子慢慢发芽生长一样，一小群坚定的信徒似乎正在赫目人中出现。到 1937 年，差会这样总结福音的果效：

> “虽然我们只看到三三两两的人得救，但我们有三间组织良好的教会，13 个聚会点，还有学校、诊所、售书员、弟兄姊妹自发组成的布道团。我们甚至看到敬拜魔鬼的祭司离弃魔鬼，服事永生神，从家中和心里清除掉一切与敬拜魔鬼相关的东西。今天，我们有第三和第四代的基督徒，这些人没有放弃对耶稣的信仰，而是安静地跪下来，甘愿献上自己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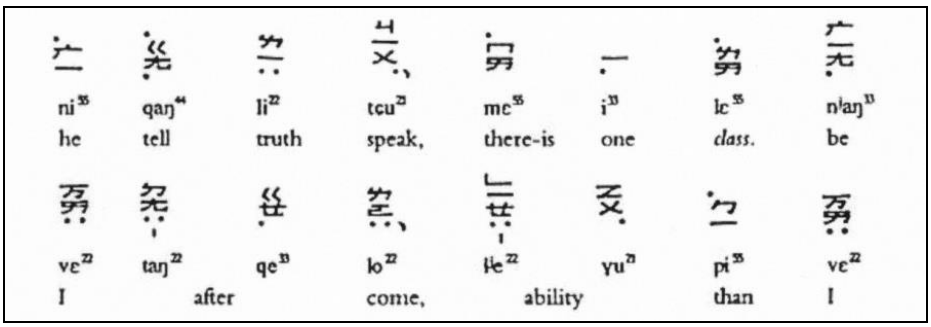
赫目圣经

宣教士也开展了把圣经翻译成赫目语的工作。但因为赫目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首先要创建一套拼字法，并教导人们如何阅读，然后再挑选出能胜任

的信徒参与关键的翻译过程。因为赫目基督徒只占他们总人口的很小比例，所以不好找到对创建拼字法感兴趣的人，这增加了额外难度。

1928 年出版了第一部分赫目圣经和第一本赞美诗集，四年后，一名宣教士欣喜地报道说：

> “翻译赫目新约圣经占用了我大部分的时间。虽然这项工作非常费力，但看到新约圣经一卷接一卷地被翻译成赫目语，那是一种极大的喜乐，是对所付出的辛勤劳作的丰厚回报。几年来，在赫目人的聚会中读中文新约圣经几乎毫无用处，因为基本上没有人能明白所读的内容。现在，听众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重复来自神话语的信息。”



用于赫目新约圣经的拼音文字样本

为了更好地完成翻译工作并监督印刷，圣经译者搬到了山东省，然而这个时候，他们听说很多赫目基督徒离弃了信仰。

赫目新约圣经的翻译工作于 1934 年最终完成，第二年，印刷出版了第一批圣经。不幸的是，阅读神话语的渴望从来没有抓住大多数赫目人的心，他们继续视基督教为一种危险的外国宗教。随着时间的推移，赫目圣经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废弃不用，尽管在 1990 年，凯里市附近一个大约有五十个赫目信徒的群体还在使用。

黑暗的几十年

到 1950 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贵州省的宣教工作很快走到了尽头。来自该地区的最后一份报告对旁海赫目基督教信仰的状况作出了严峻的评估：

> “属灵方面确实是黑暗的。从外表上看，人们很友善，似乎真的很好高兴我们来到这里。然而在属灵的事情上，却有一种奇怪的冷漠。人们对我们带来的信息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他们似乎觉得理解福音的最基本要素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那些曾经参加教会的基督徒，现在只剩下三四个表面上还承认主名的人。但即使他们也是非常软弱，需要复兴的恩典。有一些人回到了恶魔崇拜和罪恶的奴役中。虽然前任宣教士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会参加聚会，但并没有显出生命的见证。在这里，我们无法找到基督徒同工协助我们。”

1951 年 2 月，旁海的最后一名宣教士被驱逐出境，黑幕拉下，遮住了赫目人中漫长但收效甚微的工作。

今天的赫目



凯里市郊区的一间赫目教堂。
这里的少数老年信徒仍然使用 1934 年翻译的赫目圣经。

今天，虽然赫目基督徒被屠杀的事件已经过去了 100 年，但人们一直不能完全从那些邪恶事件中走出来，在中国的未得之民中，赫目仍然是最大的族群之一。一个当代资料估计，今天，在 300 万的赫目人中，大概只有七千人是基督徒。

虽然赫目基督徒的数量不大，但他们一直持守了在耶稣里的信心，即使火焰有时显得非常微弱。

过去几十年见证了赫目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贵州东部数百个村寨的人口非常稀少，有些村寨几乎成了空村，由于贫困和缺乏工作机会，工作适龄人口都到大城市里找工作。

很多人只在特殊的日子才回家。所以，今天很多赫目村寨里只剩下照顾孙辈的老人，而工作适龄的男女则长期不在家。

愿神各地的子民大声呼求，为贵州省那些温和但受过创伤的赫目人的得救祷告。愿永生神怜悯他们，败坏撒但和恶人的搅扰，使赫目人重新对福音敞开心门，成全他已经开始的奇妙计划。

20 世纪 00 年代

亚当名和安顺差会



亚当名

领导中国内地会安顺市宣教站的苏格兰宣教士亚当名于 1887 年抵达中国，时年 23 岁。他在贵州省的前几年里，试图向汉族人传福音，但深受挫折，他努力寻找出路。1894 年 8 月，他的妻子生下一名女婴两天后，因发烧突然与世长辞，这令他悲痛欲绝。亚当名冲回家去，发现他深爱的妻子已经躺在棺材里。很快，他的女儿也夭折了。

亚当名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告诉当地信徒：“我妻子在贵阳市的时候，有人告诉过她，因为有疟疾，在安顺市生活会很危险，但她还是愿意来，希望帮助你们妇女相信耶稣。神拿走了我的一切，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他把她们赏赐给我，我心甘情愿让他拿走她们。”

葬礼后的第二天，亚当名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

> “昨天早上我埋葬了亲爱的妻子和宝贝孩子。这令我突然陷入了最深的痛苦中，一开始我觉得自己要崩溃了，但现在，我真的可以和荣耀的妻子一起说：‘我对神的旨意很满意。’这是她在耶稣里睡去之前所说的宝贵话语之一。

妻子去世后，基督徒都向我表达了极大的同情，但对我来说，最大的安慰是小马利亚还活着，但哀哉，主认为应该把她从我手里拿走，所以他把一切都拿走了。这是极大的试炼，然而主怜悯我，使我可以说：‘他虽然杀我，我却要倚靠他！’

正如我昨天在坟墓前告诉众人的那样，耶稣能医治破碎的心，他也会医治我的心。请为我和我们的关系祷告，求神在我们的悲痛中赐下安慰，叫我从这大患难中得益处。”

悲伤期过后，亚当名于 1896 年访问英国，在那里他遇到了伟大的宣教领袖戴德生。亚当名问他如何能同时向汉族人和苗族人分享福音时，戴德生回答说：“亲爱的弟兄，继续努力，对两者都要竭尽全力。”

返回中国后，亚当名扩大了他的事工，凡安顺市周围 25 公里以内的苗族村寨，他都一一探访。经过一段时间，他探访了 250 个不同的苗族村寨，与很多社群领袖建立了关系。

亚当名于 1897 年再婚。他发现，除了遭受了多个世纪的虐待之外，苗族人还深受疟疾的困扰，每年都有几千人因此丧命。此外，数月的炎热夏季会引发传染性皮肤病，导致很多人非常痛苦地躺在床上。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安顺市的苗族人变得很谦恭，他们没有一点矫揉造作或自以为是。

差会获得了治疗疟疾和皮肤病的药品，感谢的人源源不断，他们对福音的仆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安顺市的第一批信徒于 1898 年受洗，第二年，一座小教堂和一所基督教男校落成开放。事实证明，这所学校是传扬福音的关键。亚当名先后收留了一批贫困的苗族儿童和孤儿进校学习，并且他在一年内学会了几种苗族语言。

安顺市被证明是苗族事工的战略中心，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部落经过这个地区，有的是为了经商，有的是为了迁移到其他地区。因此，很多苗族人在安顺市的周边地区定居下来。所有族群都有共同的历史亲缘关系，但经过多个世纪的演变，他们都拥有自己的语言、服饰和习俗。

亚当名在他的书中提到了不同部落的名字，但似乎在他事工的早年，他遇到的两个最大苗族群体是花苗族和赫孟数阿。居住在安顺市周边地区的其他部落包括阿贸、赫蒙兜、赫蒙冷，以及从更远的东部移居到该地区的少数赫目人。他提到住在安顺市附近的其他三个部落包括“木梳”苗族、水西苗族和水苗族。

苗王

许多苗族部落都相信他们曾拥有书面语言，但后来丢失了。当汉族人把他们从肥沃的平原赶到中国南方的贫瘠山区时，他们试图渡过一条很深的河，湍急的河水把许多人卷走了，他们的圣书也被毁了。一个名叫王明吉的牧师表达了苗族人没有书面语言的感受：

> “几千年来，我们就像盲人一样。每个人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失明更糟糕的了。无论天空中的太阳多么闪耀，月亮多么明亮，地上的河流多么清澈，山川多么雄伟，野地里的花多么艳丽，盲人都看不见。”

苗族中有一个传说，有一天“苗王”会来到他们中间，把他们的书面语言还给他们。见到一个白人会说好几种苗族语言，很多人都十分震惊。当亚当名开始翻译圣经并教他们阅读时，很多人相信他就是他们期待已久的苗王。

1903 年，一个名叫李马太的苗人领袖，是个非常有名望的人，他甚至召集村民献上一头牛。在献祭仪式上，他宣布：“在安顺市出了苗王。他对苗族充满慈爱，他称我们为弟兄，并尽可能地帮助平凡勤劳的苗族人。”

一名宣教士描述了第一批苗族圣经运抵时所带来的影响：“当第一批圣经被分发出去时，传说流传得更广了——曾经丢失的书卷在白人的国家里找到了，这些书讲述了耶稣爱苗人的无比故事。我们只有发挥想象力才能想到这对那些山里人意味着什么；为了能看到书，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了好几天的路程。”

贵州省的宣教工作于 1900 年被迫暂停，因为当时全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亚当名奉命撤到沿海地区，直到暴乱平息。当他于 1901 年返回安顺时，发现只有几十个苗族信徒仍然信实地跟随神，但在第二年，他欣喜地为二十多个苗族新信徒施洗，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亚当名的热心助手，他们不知疲倦地做工，尽可能向更多的村寨传福音。安顺市传来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有 61 个苗族人在一到两千同胞面前受洗，两年多来，他们中有很多人每个月都来安顺市参加礼拜。

复兴爆发



安顺市的四个赫孟数阿基督徒妇女

安顺市附近花苗族的觉醒很快扩展了该地区的其他部落。第一个受益群体是水苗族，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他们自称为赫孟数阿。亚当名描述了他第一次接触这个群体时的情景：

> “要到他们的地区去，必须渡过一条河。长期以来，没有苗族人愿意带我过那条河，因为他们说，如果他们带我们过去，汉族人将会杀掉他们。但最后，我发现一个苗族传道人的一个亲戚嫁到了赫孟数阿部落。通过这个人和他的妻子，我被介绍给了河对岸的部落。”

亚当名拜访赫孟数阿的第二天，一个男人在田里干活时突然死了。亚当名立刻赶到那里并向村民分享福音，主让他在村民面前蒙恩。1907 年初，亚当名报道说：“事工很快从一个村寨扩展到另一个村寨，不久之后，有来自很多村寨的人参加我们在安顺市的礼拜。现在，我们大约有 64 个教会成员，200-300 人参加星期天的礼拜。”

一名赫孟数阿老师收到了一本中文的路加福音书和一本赞美诗集。回家后，他自学书上的内容，并将它教给学生。然后，他把全村的人都召集起来，教导他们福音。结果有一天，当亚当名长途旅行回到家时，发现有一群人在等他。他们请他立即到他们的村寨去。那天晚上，当亚当名准备要睡觉的时候，有人告诉他早上会有篝火。太阳出来后，所有的人都聚集在村寨中央，在那里，

> “用于祭祀的锣鼓，巫师的魔杖及其他工具和符咒都被扔进了火里。一个妇女说：‘我为什么要戴这个幸运符呢？我现在信靠永生神。巫师让我戴这个，说能给我带来好运。我再也不相信他的谎言了。’她把幸运符扔进了火里。其她所有妇女都效仿她的做法。她们跑回家里，把所有避邪的咒符都拿出来扔进了火里。”

在第一次洗礼礼拜中，九个赫孟数阿归信者出死入生，成为他们族群中的第一批信徒。第二年春天，那个村寨又有二十多个男女受洗。

传到阿贸的祝福



1906 年在安顺市的一群阿贸基督徒妇女

一天，亚当名惊讶地看到一群刚捕捉野猪回来的苗族男人。他们满身是土，头发缠绕在头上，形成角的样子。亚当名在以前的旅行中，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个族群，他兴奋地发现这些人来自阿贸部落。

大多数阿贸人所居住的地方都比较偏僻，要走九天的路程才能到达安顺市，途中要经过无数的高山和深谷。阿贸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养众多，那里的土地已无法养活他们的人口，所以，有几百户人家迁到了南边。

阿贸人世代受到压迫，几乎没剩下什么尊严。他们被认为是社会等级中的最底层，地主会踩着阿贸人弯下的背上马，还会把阿贸妇女卖给人做奴隶或妻子，并常常虐待阿贸男人。

虽然亚当名那时还不知道，他与这些猎人的相遇，开启了贵州省所有部落中最大和最有力的族群归信基督浪潮。安顺市的宣教士突然发现自己正处于全面复兴之中，每一天都经历到神的奇妙荣耀。亚当名记得，当一个老人第一次明白福音时，他说：“这样的好消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是不好的。我们要去告诉我们的亲戚朋友！”老人立刻回去，将主耶稣基督的故事告诉别人。很多人从那个村寨下到安顺市来见我们，开始是一个月几次，后来是规律地每个月一次。”

阿贸人渴望更多了解关于永生神的事情，所以他们派代表到安顺市吸收一切关于新信仰的知识。他们对福音的渴望如此强烈，许多人走九至十天的路程，长途跋涉到安顺市学习，来回都要经过陡峭的山峰和深深的河流。

因为汉族人看不起阿贸，不让阿贸住他们的旅店，也不让阿贸在他们开的饭店里吃饭，所以在艰辛的旅途中，这些阿贸不得不把所有的食物都装在羊皮袋里。他们风餐露宿，不畏艰苦，因为对他们来说，神的国已成为一颗重价的珠子，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亚当名和他的妻子对源源不断的访客应接不暇。他们写道：“我们的房子被他们挤得水泄不通。一天晚上，我沿着房子走了一圈，数一数我的客人，发现有三百多人睡在房子里。不断有人从越来越远的地方赶来。这种情景持续了多月。”

石门坎

复兴继续蔓延，亚当名和苗族同工询问一批来自遥远地方的阿贸到访者是否知道邻近云南省的昭通市。另一位宣教士伯格理已经在那里建立起有效的事工。他们回答说，从他们的村寨到昭通市只有两三天的路程，而到安顺市却花九天的时间，亚当名听后感到非常

惊讶。他们鼓励这些内向的部落成员去拜访伯格理。他们刚开始有点犹豫，但最还是同意去拜访，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事实证明，与昭通市的联系极大地促进了福音在阿贸人中的传播。很快，伯格理的经历与亚当名一样，数百名慕道友令他应接不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一千多名阿贸归信者受洗。伯格理后来描述了这个惊人的发展：

> “如果有人必须选择一个民族来教导和培训，他一定不会选择阿贸，而是去选择一个看起来更有前途的民族。我们这样想，但神不是这样想的。他常常会做令人吃惊的新事。肮脏村寨里的农奴，贫苦家里的穷人，和被邪恶巫医控制的无知者——他们都是伟大的神所爱和怜悯的。这些人对神一无所知，从来没有向神呼求，但神知道他们，神做工的时候到了。”

在距离昭通市 37 公里的石门坎，一个阿贸首领捐出了一块土地。人们在上面建起了教堂和学校，多年来，这个地方都是阿贸和诺苏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建造所需的全部资金、材料和劳力等，都是当地信徒捐献的。

阿贸人中的事工急剧增长，有几千人定期参加教会礼拜。有报道说：“人们对福音的兴趣非常浓厚，连续三个星期天，来参加礼拜的人大概分别有 900、1000 和 1300 人。在一个晨祷会上，大概有 500 名妇女参加，她们中有很多人公开大声地向神祈祷。”

迫害无法阻止发展的脚步

正如历史上所有神真正做工时所经历的一样，撒但很快就试图阻拦阿贸的复兴。恶人起来反对新信仰，袭击和抢劫旅行中的信徒，汉族人也诬告他们在往返安顺市的长途旅行中，向所经过的水井投毒。然而，最大的反对来自阿贸社群内部。部落首领和巫师看到人们放弃旧俗时，因害怕失去他们的影响力，就迫害基督徒，有许多基督徒被关进监狱，或是遭到毒打和罚款。他们还威胁说，谁要是继续阅读基督教书籍，就要被赶出当地。

贵州省西部的迫害最为严重，但迫害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归主的阿贸人众多，大大地压制和削弱了反对势力。柯普村的很多聚会有两三千名饥渴的部落成员参加，经常有几百人一起受洗。亚当名描述了阿贸信徒对神难以抑制的热情：

> “他们两个两个地去拜访远近的村寨，讲道、唱诗和祷告。他们去拜访村寨的时候，我总是十分高兴，人们渴望从拜访者那里学习并最大程度地获益，即使只有一个

晚上。他们会坐在那里听到凌晨一两点钟。我常常在那个时候去睡觉，天亮醒来的时候，发现他们还在读经，或是唱赞美诗，或是可能在热心地关心某个基督徒。”

在阿贸各个村寨中旅行的时候，亚当名和同工通常用煤油灯把圣经故事的图像投射到墙上。当他们向村民讲解基督的降生、受难和复活时，村民们常常会看得目瞪口呆。在一个村寨里，当他们讲到耶稣被出卖和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亚当名回忆说：

“人群中一片寂静。很多人都在哭泣，我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第二天，240 个人围坐在桌前领圣餐，他们擘饼、喝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这些人不久以前还敬拜魔鬼，沉沦于淫乱和罪恶中，但现在他们被主的宝血洗净。看到这个荣耀的场面，我的心中充满了对神的赞美。”

阿贸中的复兴之火似乎突然来临并猛烈地燃烧，宣教士和他们的助手都没办法跟上进度了。整个贵州省的山区，成千上万的男女被碾压和鄙视了无数代后，在他们的创造者耶稣基督里发现了自己的价值。

从早到晚的洗礼

当阿贸复兴的消息传到英国和美国时，有些基督徒持怀疑态度，不知道报道是否言过其实。宣教士得到指示，必须确保每个受洗者完全明白和相信福音真理之后，才能接纳他们加入教会。中国其他地方的工人被派往贵州省核实那里的复兴报告。

一名宣教士被派去与一大群申请受洗的男女面谈。每天，他都从早上一直工作到深夜，不停地问候选人问题，确证他们是真信徒。刚开始，很多人对这个教义和生活检验感到恐惧，因为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和外国人说过话。这名宣教士报道说：

“一个男人进来坐在我们前面的凳子上，有二三十个成员坐在他后面，我问了他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所有主要教义——神的位格、三位一体、道成肉身、救赎、代祷、基督的来临，以及一些与生活和实践相关的事情。

我到教堂外面去拿东西，回来的时候，发现一个男人在门口等着，手捂着脸祷告。后来我得知，他已经等了两三天，担心他们村里的人不会被叫到。

聆听他们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了神在这些人身上所彰显的恩典和大能，我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很多人进来坐在那里，一直发抖，不知道将会被问到什么问题，或者他们能否回答得上来。有很多老年男女已经六七十岁，甚至更老。他们中很少有人因为对教义不清楚而被推迟受洗。真是不可思议，我多次注意到他们是何等的清晰和坚定。

我们一连八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从上午 9 点到下午 2 点，我考察受洗候选人，然后是受洗礼拜，吃晚饭；晚饭后，继续考察到午夜或凌晨 1 点。我们有八天的洗礼，受洗人数分别是 201、131、 152、 95、108、 142、128 和 12， 一共 969 人。

这无疑是圣灵的工作，任何人都绝不可能如此教导这些人，明显是圣灵在教导他们。这些人带着毫无疑问的信心接受福音的教导，对他们来说，福音是实实在在的。神向聪明通达人隐藏的事情，却向婴孩显明。神呼召他们，向他们启示他的儿子，我们也把他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中。他能够保守他们，使他们成为很多蒙召同胞的初熟果子，好叫神的名得着赞美和荣耀。”

不同寻常的十年

随着 20 世纪的头十年即将结束，当贵州省的基督身体充满敬畏地回头看时，他们对全能的神所成就的一切感到惊奇。

这十年是以 34 名赫目基督徒可怕地惨遭杀害开始的，却以该省几个苗族部落的大复兴结束。相反，尽管很多宣教士忠实地做工，但城里汉族人中的事工却举步艰难。在贵阳市，福音派教会在 1905 年处于非常低潮的景况，以至大家决定解散教会，以较少的成员重新组织教会。

这十年开始的时候，全省只有 70 个福音派信徒，到 1904 年，也只增长到了 123 人。

然而在 1909 年，亚当名从柯普村写道：“在主日，有几千阿贸人参加礼拜，大概有 900 人领圣餐。与柯普村有联系的大小村寨有 217 个，共有基督教人口七千，信徒 2000 人。”

在神的祝福下，事工继续扩展，很快，在几百个村寨里，每天晚上都有基督徒的聚会。到 1911 年，安顺差会的影响扩展得非常迅速，他们现在总共要服事 3504 名教会成员，19 名传道人，192 名当地领袖，三个妇女查经班，13 所学校。而仅仅在几年前，安顺市还鲜有人对福音感兴趣。

复兴开始几年后，当宣教士回头看时，发现神的灵做了深入而持久的工作。据报道：“在 1906 年的 1200 个受洗候选人中，我们只知道有三人离弃了信仰。”

20 世纪 10 年代

一个有差别的省份



1912 年，亚当名的妻子和一群阿贸信徒在安顺市。

20 世纪之初，贵州省的教会迎来了一个新的十年，虽然为了能更广泛地让人接受福音，有几个障碍需要克服。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出现了差别，城里人中的福音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而农村人普遍更容易接受基督的宣称。

贵州省西部和东部地区之间进一步出现了差别。西部发生了充满希望的突破，而东部地区在属灵上仍然一片荒凉，几乎没有基督徒，福音见证人也很少。

然而，最明显的差别出现在不同的民族之间。有些族群，包括汉族，是佛教、道教等有组织宗教的信徒，这使得他们更加抵挡基督教。另一方面，崇拜神灵和自然的少数民族，一旦他们清楚听明福音信息，似乎没有什么能拦阻他们全心全意地接受耶稣基督。

危险、试炼和网罗

清朝于 1911 年土崩瓦解，中国陷入了混乱和无政府的状态中，偏远的贵州省也未能幸免。宣教士和信徒开始面临极大的危险。

1911 年，遵义地区的五个城市公开叛乱，叛民杀了一名将军和他的 200 个士兵。经济一片混乱，贵州省成千上万的人成为强盗，抢劫和杀害无辜的受害者。无政府状态持续了多年之后，当局才最终控制住局面。

安顺市的政府领袖担心亚当名的安全，坚持派武装士兵在他旅行时保护他。刚开始亚当名拒绝这个建议，但随着暴力状况不断恶化，他的态度软化了。然而，在最初几次的旅行中，他发现派来护卫的士兵不习惯在高山上连续跋涉好几天，他们常常远远落在后面。宣教士会继续前行，直到几天后在沿途预定的站点与他的“保护者”重新会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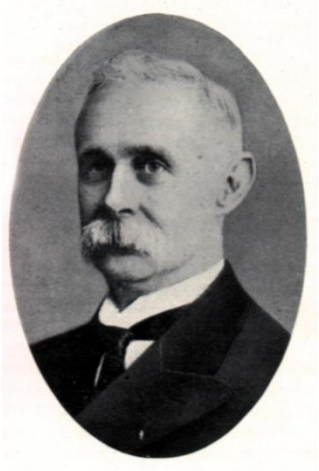
在一次为期六周的艰苦旅程中，亚当名和同事得知，在他们第二天计划要经过的路上，有个大概 500 人的匪帮藏在路旁的大洞里要袭击他们。如果没有当地基督徒的帮助，他们可能会直接进入埋伏区，但当地基督徒带领宣教士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绕道另一个地区，避开了伏击者。

尽管社会动荡不安，但亚当名最大的关心还是苗族教会。他于 1912 年写到：

> “如果近来对福音感兴趣的苗族慕道友有真理的根基，那么，迫害无疑会对他们有益处，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初学者。看到他们一蒙召就要面对如此猛烈的反对，大家担心他们站立不住。有一千多个家庭登记为慕道友。请多多为这些受逼迫的亲爱苗族慕道友祷告。”

柏格理苗文

随着福音继续在阿贸人中兴旺传播，事情变得很明显，如果基督教要产生持久的影响，信徒必须要用自己的语言学习神的道。之前，阿贸信徒尝试读中文圣经，但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中文圣经是完全陌生的，因此没有改变他们的心，也无法改变他们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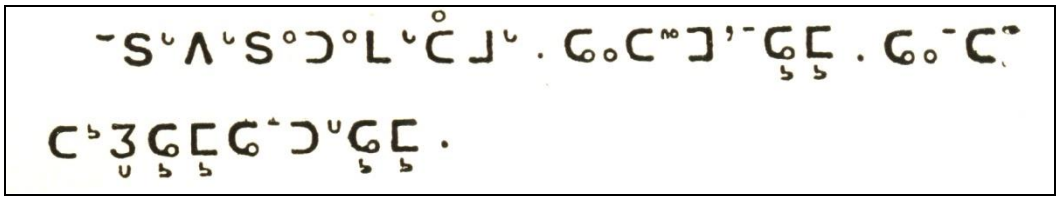


1916 年的伯格理

富有恩赐的亚当名发现自己正处于把神的道翻译成阿贸语这个新计划的前沿。他于 1908 年开始动手翻译，整本新约圣经的翻译于 1917 年完成并印刷，使用罗马字母来表示阿贸词语。

然而与此同时，天才宣教语言学家伯格理正在思考，如果使用一种不同的拼写系统，阿贸人也许会更好地理解神的道。祷告的时候，他想起了曾经阅读过的书籍，书中讲到一种用来把圣经翻译成美洲土著语言的独特字母系统。

于是，伯格理对字母做出调整，以适合阿贸的音调方言，然后开始翻译圣经，他希望翻译得尽可能简单，好让未受过教育的部落成员能够学习。第一部分翻译完后，信徒们喜出望外。因为新的字母表非常容易学习，很快，几十个阿贸村寨就有了查经班。伯格理苗文很快获得了阿贸基督徒的喜爱，而亚当名版本很快就没有人使用了。



为阿贸人创建的伯格理苗文样本

拥有圣经这件事极大地增强了阿贸人的尊严，他们惊奇地发现，神并没有忘记他们，他非常爱他们，所以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把他宝贵的书赐给他们。

阿贸是贵州省第一个拥有自己语言的圣经的少数民族。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一个世纪之后，整个中国只有少数几个少数民族拥有自己书面语言的圣经，阿贸是其中一个。

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1884 年，法国天主教宣教士最先访问了贵州省南部的水族，到 20 世纪早期，水族中有 30 间天主教教会，约五千名天主教徒。然而，1906 年的一场反基督教运动，导致很多水族教会领袖被害，剩下的信徒都散了。

福音派宣教士于 1910 年第一次接触水族。有一小群人听说宣教士正在拜访那个地区的苗族教会，他们非常渴望了解基督教信息，就派代表去见宣教士，宣教士报道说：

> “水族人对福音产生了兴趣。听说我们来了，一些人就连夜赶来，因为他们担心我们离开，就见不到我们了。有好几个水族人参加了我们的新年会议。那个地区的一名部落首领的儿子今年在我们安顺市的学校里学习。如果事工这样扩展下去，主将需要派遣更多的工人来。”

遗憾的是，这次最初接触之后，在随后的几年甚至几十年间里，似乎没有新的工人来向水族传福音，也很少提到他们。非常可悲的是，近一百年来，没有几个水族人听过耶稣基督，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这个温和友好的民族中才出现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教会，今天，这个民族大约有 50 万人。

虽然几个苗族族群的属灵进步令宣教士感到十分高兴，但有几十个被忽略的少数民族仍然散布在贵州省连绵不绝的高山和峡谷中。



1914 年，安顺市附近的四个“木梳苗族”基督徒妇女

安顺市的宣教士在整个贵州省频繁旅行时，还遇到了几个其他部落。其中一个苗族部落称为“木梳苗族”。这个族群居住在安顺市南部约三十公里的地方，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妇女的精致发型。1914 年，亚当名兴奋地报道说：

> “两个木梳苗族代表从山上下来，请教师去教导他们福音。彼得和提摩太跟他们一起去了。现在，他们正在山里忙着向众人讲述耶稣大爱的故事。
>
> 在另外一次旅行中，我们遇到了一个称为大角苗族的新部落。我们停下来，先用汉语，然后用一种苗族方言与他们说话。他们没有跑开，而是站在那里，听我告诉他们的事情。噢，什么时候，所有长久等候的失丧部落都能听到福音呢？
>
> 感谢神，现在有很多人聆听和学习福音。当这么多失丧走迷的羊最终找到他们的好牧人时，主耶稣基督的心该是多么的喜乐！”

贵州省的唯一医生



1913 年，一群宣教士在一艘船上。那时，贵州省只有 31 名宣教士。

1913 年，贵州省估计有 1200 至 1800 万人口，但全省连一个医生也没有。一个名叫鱼爱德华（Edward Fish）的英国医生深深被亚当名和其他人的报道打动，将自己的生命降服于神的事工。受基督的爱驱使，他放弃了可赚大钱的事业，搬到地球的另一边，服事贫困的贵州人。

在亚当名的帮助下，鱼爱德华很快适应了安顺市的生活，1913 年 8 月，他跟这名勇敢的宣教士开启了一次艰苦的旅程，在不同部落间游行传道。读了杂志上关于复兴的精彩报道后，他心中对事工怀有一种浪漫的意象，但中国农村生活的残酷现实很快就击到了他的灵魂深处。在他们第一个停留的村寨里，这名医生写道：

> “我早早起来——大约五点钟——希望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有一会属于自己的时间。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我刚一起床，病人就开始来了，而且整天都不停地有人来。我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得以脱身去吃饭。在十二个多小时中，我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当我吃完晚饭回来时，他们已经在门外排了很长的队，屋子里面挤满了男人、女人和孩子，等着机会爬梯子到我看病的地方。我看了近四百个病人。”

虽然医生看病是免费的，但大方热心的苗族人觉得接受治疗不给回报是不对的。几天后，在另一个村寨里，鱼爱德华兴奋地看到了第一批来自家乡的信件。他坐在凳子上，想要阅读这些信件，但很快就被有需要的人团团围住。他写道：

“一个人递给我一只鸡，另一个人给我带来了一蓝鸡蛋。这证明了一切，我站起来，回到我工作的地方，三天来，我尽力满足他们的需要。在这个地方，我接受了五百多枚鸡蛋，20 只鸡，几罐蜂蜜，几篮子土豆，还有玉米、豆子，等等。”

有一次，有人请鱼爱德华去看望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他走进阴暗肮脏的小屋，小心翼翼地走在潮湿的泥地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突然，他踩到了一个九岁小男孩的脚，这个男孩光着身子躺在地上，背对着灶火。震惊的医生写道：“这么小的孩子得病躺在潮湿的泥地上，真是太可怜了。他极力抗拒我为他所做的一切检查。”然后，鱼爱德华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另一个目标上。他回忆道：

“我转向一张破旧肮脏的被子，看到了一个我相信永远都无法忘记的景象。一个女人躺在那里，奄奄一息。她也是躺在潮湿的地上，衣衫褴褛，头发散乱，身体消瘦，两只眼睛被大量的分泌物粘住，四肢交织在一起，我几乎无法把听诊器放到她胸前。她没有反抗。她曾想说话，但力气太微弱了……她离世的时间就在眼前。

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情。我凝视着这三代人的代表，我以前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对我有什么要求。他们的贫穷是何等可怕！他们的需要何等之大！”

亚当名是一个既智慧又慈爱的人。他知道这名新来的同工被第一次旅程弄得不知所措，所以回到安顺市后，亚当名花了很多时间照顾鱼爱德华，并热切地为他祷告。

亚当名意识到，在长途旅行中治疗病人并不是利用医生技能的最有效方法。他决定在安顺市开设一家小医院，整个地区的人都可以到这里接受治疗和获得药物。当医院于 1914 年开放时，亚当名高兴地写道：

“我很荣幸能在全省开办第一所医院。虽然医疗需要非常大，但它无法与属灵黑暗相提并论——属灵黑暗是可怕的。我们的医院和药房工作，必须永远将众人的实际需要放在第二位。我们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缓解人们的困苦和治疗他们的疾病，但同时绝不能忘记，我们来这里，最主要的任务是作为主耶稣基督的使者。愿主赐给我们‘得人’所需要的恩典，当工作完成的那天，愿主说：‘做得好’。”

因悲伤而崩溃



1915 年，亚当名在安顺市监督了这所新教堂的建造。

基督教历史上点缀着许多杰出宣教士的生命。在亚洲，像戴德生这样的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信徒。亚当名不那么有名，但他对耶稣基督的舍己服事，使他在贵州省的基督教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亚当名于 1887 年来到中国，时年 23 岁，在随后的 28 年里，他摆上自己全心服事主。1915 年他准备回苏格兰休假，在当年 8 月的一个晚上，当他站在自家的门廊上时，不幸被闪电击中，导致这位敬爱的宣教士和曾经的“苗王”与世长辞，享年 51 岁。

直到生命的尽头，亚当名都在向失丧的人传福音，给新信徒施洗，欢迎他们进入神的家。在最后一份简报中，他流露出了向失丧之人传福音的无限喜悦和难以抑制的激情：

> “今天晚上，我为 126 个男人和 98 个女人施洗；哈利路亚！主拯救的大能拯救了这 224 个人，他极大地彰显了他的大能和祝福，他的爱充满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今天晚上，我们主的心必定非常高兴。
>
> 听到一千或更多的苗族人充满活力地歌唱，真是一种荣幸。想一想，这些亲爱的信徒曾经是邪恶的、通奸的、拜鬼的、淫乱的、不洁的、醉酒的、辱骂人的，等等。噢，我们为什么要限制神拯救的大能呢？所有这些苗族人都得到了拯救，并被洗净归入他荣耀的大名之下。

至少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几乎所有 626 名受洗的人都显明是真信徒。有很多人希望在我们下次来访的时候接受洗礼，公开承认主。”

亚当名突然死亡的消息传开后，最了解他的人源源不断地发表感言。中国内地会的一名领袖写了下面激动人心的悼词，这份悼词也揭示了亚当名领导下的安顺市宣教工作所取得的发展规模和所产生的影响：

“亚当名是我们所知道最不知疲倦和最勤奋的宣教士，他工作非常努力，深受他带领归主的人爱戴。

从安顺市的事工开始到现在，共有 6449 个人受洗，到去年年底，有 5590 名定期参加聚会的教会成员。当我们想到 42 名传道人，29 名学校老师，以及 639 名学生和 323 名无偿帮助者时，我们可以意识到事工的规模。

中国内地会没有哪个工人能有特权接纳这么多归信者进入有形的教会，我想也没有哪个社会的哪个宣教士有这样的荣幸。现在，正当他要去度一个非常需要的假期时，却突然从我们中间被带走了。对于在苏格兰盼望他回家的遗孀和两个孩子，我们表示深切的同情。”

在亚当名去世将近一个世纪后，学者们仍然在探讨他取得卓越成功的原因。有人这样说：

“他不知疲倦地探访几百个苗族村寨，对人开朗友好，能讲一口流利的苗语，他施洗的苗人差不多有七千……

在事工的早期阶段，亚当名筛选出有领导潜力的人，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家中，集中对他们进行几个星期的门徒培训。那些最初接受门训的人承担起讲道和教导的工作，他们随后也如此培训其他的人，雪球越滚越大……

亚当名积极传扬福音，大胆地面对苗族社会。当一个村寨里有几个人愿意公开承认耶稣的名后，他会叫人点上篝火，烧毁所有灵媒用品。如果一个人没有明确地与魔鬼世界断绝关系，亚当名是不会让他受洗的。

即使一个村寨里只有几个人信主，亚当名也会和这些信徒一起积极拆除青年人用来纵欲的房屋。他帮助清除所有偶像崇拜的残留记号，砍倒与邪灵崇拜有关的树木，查找并销毁所有的鸦片、烟枪和烟灯。”

令人震惊的是，后来发现，亚当名的去世只是贵州教会一连串损失的第一个。就在第二个月（1915 年 9 月），伯格理也在宣教站因感染伤寒而去世。这样，两位非常殷勤地向阿贸传福音，并把圣经翻译成他们语言的先驱都突然与世长辞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传来了更多令人伤心的消息，记载了来华 38 年之后，也回到主那里去。在短短的时间内，贵州省宣教圈子就失去了三位最优秀和最有经验的领袖。

贵州省的苗族人和其他民族的基督徒听到亚当名去世的消息后，很多人极其悲痛。一些年轻信徒的信心因亚当名的去世出现了动摇，他们质疑神的保护。但更成熟的教会成员很快就帮助他们消除了疑问，得知亚当名去世消息后的震惊，很快转变成了对他美好生命的感恩。

两名苗族基督徒确切地描述了亚当名的生命，他们在 1916 年 1 月给亚当名悲伤的遗孀写了一封信：

> “奇怪至极，在农历六月二十九的晚上，神按照他的旨意把我们亲爱的牧师接回了天家，我们因失去他而倍感悲痛。
>
> 我们从前死在罪中，在无知和黑暗中虚度光阴。亲爱的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将我们救主的大爱告诉我们。他带领我们成千上万的苗族人悔改信主，他对我们的爱超过了父母对孩子的爱。因此，所有的苗族信徒都悲伤心碎，就像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一样。
>
> 我们无法表达心中的痛苦。我们无法相信，他已从我们中间被接走，去了天堂。我们再也不能用双手服事他，也不能听到他宝贵的教导。
>
> 我们深切渴望主耶稣快来，那时，我们就可以再次见到我们亲爱的牧师了，这是我们心中的盼望。
>
> 愿三一神看顾你和你的家人，问两个男孩的安。我们谨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
> 杨喜光
>
> 陶约书亚”

增长的十年

突然失去多位有影响力的领袖后，最初的几年里，贵州省的教会举步维艰。在亚当名和伯格理去世的 1915 年，在贵州省西北部和与云南省相邻的地区，居住着一万多名阿贸基督徒。他们二人的突然离去，使羽翼未丰的教会受到沉重打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很多把信心放在宣教士身上而不是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人，离弃了信仰，许多软弱的基督徒

故态重萌，又回到了黑暗和淫乱的生活中。1918 年，人们记忆中最糟糕的饥荒袭击石门坎，导致属灵衰退更加严重，很多阿贸人失去了对神的信心。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亚当名和伯格理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他们去世一个多世纪后，不论是 40 万人口的阿贸（大花苗），还是 13 万人口的嘎目（小花苗族），大约 80%的人都继续相信神的儿子。

据统计，贵州省的福音派教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十年增长。1904 年，该省福音派信徒总共只有 123 人，但到 1919 年，已经飙升到了 20873 人，15 年增长了 170 倍。

贵州省的天主教也经历了显著的增长，据报道，1907 年该省共有 106 间天主教教堂和 25368 名信徒。

在 14 年后的 1921 年，根据另一次可靠的调查，天主教已经增长到了 286 间教会和 35286 名成员。这意味着当时，天主教信徒的人数差不多是福音派信徒的两倍。

20 世纪 20 年代

动荡和冲突



1927 年贵州省的一个传道人会议

对贵州省的教会而言，20 世纪 20 年代是一段痛苦的时期，但对所有人都是这样。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崩溃，期间有严重的饥荒袭击该省，给饱经风霜的人民造成了难以忍受的苦难。

当时中国的紧张氛围造成了领导真空，并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长期内战。在国共敌对全面爆发之前，贵州省已经陷入了数年的无政府和混乱状态，成群结队的土匪四处抢劫，杀害惊恐的百姓。

由于形势严峻，贵州省的教会在 20 年代没有经历到前 20 年的那种增长。因为生活压力大，很多基督徒只关心能否活到明天。据报道，有一个地方：

> “由于土匪成群结队四处抢掠，穷人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一年。他们不得不聚在一起避难，竭力抵抗土匪的入侵。山上到处都建起了堡垒，他们在那里日夜作战。因为害怕强盗的袭击，很多时候，无论是晴天还是雨雪天，整个村寨的人都在外面的山上过夜。”

卖圣经的人



1915 年两个销售圣经的阿贸

20 世纪 20 年代，由于在乡村旅行很困难，所以贵州省的宣教活动严重受到限制。然而，通过圣经和基督教书籍销售者的勇敢努力，福音继续得到传扬。

这些人经常带着大箱子在土匪出没的地区旅行，箱子里装满了圣经、福音书、福音单张和其他基督教书籍。他们通常在集市上或村寨里摆摊，以成本价向感兴趣的人出售他们的书籍。尽管危险重重，但在 1927 年，一队苗族圣经销售员走了 100 个村寨，售出 8000 本书和 10000 份福音单张。

恩惠的获救



恩惠与他的爸爸和爷爷

20 世纪 20 年代的贵州省非常混乱，到处充满了暴力，有人获救的故事给许多基督徒的心灵带来了欢乐。其中最感人的故事是九岁男孩恩惠的获救。1928 年 11 月，土匪突袭柯普村，他和爷爷一起被抓走了。

土匪允许刘爷爷回家筹钱赎小恩惠，而孩子和其他一群人质，被邪恶的土匪强迫带进了山里。

几个月都没有被掳者的消息，恩惠的爷爷伤心欲绝，责怪自己没有保护好孙子。这个贫困的家庭根本付不起赎金。一天，一封有恩惠亲手签名的信被送到柯普村。恩惠说，他受到残忍的对待，染上了皮肤病，如果不能马上交付赎金，他将会被杀掉。

恩惠的爷爷忧虑万分，柯普村所有的基督徒日夜向永生神祷告，祈求神拯救恩惠。一天，突然有消息传来，村民的祷告蒙了垂听，恩惠已被救出来！

因为他太过虚弱，无法自己走回家，于是人们安排了一顶轿子抬他回来。阿贸基督徒大大喜乐，整个社区都出来迎接他。他们宰杀了一头肥猪，邀请许多客人参加宴会。恩惠的母亲沿着小路跑去迎接被抓了五个月的儿子。其间，

“刘爷爷没有出去迎接恩惠，而是在家里等他。他们的相见非常感人。他双臂紧紧地抱住恩惠，低头感谢神救了他的孙子。然后他就坐在那里，一直紧紧地抱着那个男孩，过了好一阵子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老人肩上的重担卸下了，他看上去显得年轻了很多。

接着人们欢欢喜喜地设摆筵席，大家都带来礼物相送，村里充满了喜乐。恩惠的父亲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像今天这样快乐。感谢神拯救我的灵魂。’男孩自己说，他知道他能得自由，是神回应了他的祷告。他一直祷告，希望能有士兵来追捕那些土匪，使他能获得自由——神真的垂听了他的祷告。”



20 世纪 20 年代身着阿贸服装的宣教士

20 世纪 30 年代

汉族中的突破



1938 年毕节市的基督徒

20 世纪早期，当基督教世界为贵州省几个部落的非凡复兴而欢欣鼓舞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该省的几百万汉族人几乎没有受到福音的影响。

1931 年——包兰顿和祝名扬来到贵州省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有一些县份宣教士从来没有踏足过，那里的人也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 1931 年，神的恩典和大能在贵州南部独山县的汉族人中彰显，福音工作出现了突破。圣灵所拣选的祝福器皿，是一名姓方的当地牧师。

新年期间，独山县举行了一系列的福音布道会。一连三天，天气晴朗无云（这在贵州省是很少见的），当地有 150 到 200 人参加了聚会。其中有很多人把生命交托给了基督，一名宣教士这样评价方牧师：“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能在贵州省见到这样的人，他已经成为基督徒和与主同行 40 年。虽然经历了很多艰难，但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非常忠于圣经。”

瓮安县的果子

在许多代人没有听过福音就进入了没有基督的永恒中后，这里终于形成了瓮安县历史上的第一间福音派教会。几个月之后有人报道说：“我们在瓮安县所服事的，总共大概有二十个男女，还有很多人对福音感兴趣。一开始我们就祷告，希望我们的到访能结出果实，并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能出现一间教会。神答应了我们的祷告。”

那时候，大多数宣教士都认为最有效的宣教策略是先在最大城市传福音，然后福音会自动地向其他地区扩展。但问题是，贵阳市的教会从来没有成为灯塔，而是充满了各种问题和软弱。省城的宣教士因瓮安县之旅所获得的成功而大受鼓舞，他们也受到激励去访问边远的地区，耶稣的名第一次渐渐在该省的很多地方传扬开来。

贵州省的潮流变化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由多个民族的传道人组成的传道团队在贵州省巡回布道。成员包括两个汉族人、两个苗族人和一个诺苏族人。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圣灵大能地眷顾他的百姓，基督教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得到了兴旺发展。很多教会出现了复兴，但在伯特利环球布道团于 1934 年到访安顺市之前，偏远的贵州省基本上没有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聚会开始之前，人们热切代祷了六个星期。因此，当讲道开始时，

“一场惊人的浪潮开始了，开始是忏悔可怕的罪恶，接着是信徒的复兴和非基督徒部落成员得救。1935 年年底，苗族人中的复兴仍在持续，意义深远的恩典工作正在安顺市推进。复兴的基督徒组成了很多布道团队，到各处传讲神的话语。

六个多月后，宣教士仍然汇报说，祷告会持续到半夜，人们深深认识到自己的罪，并认罪悔改，呼求神的赦免。”

伯特利环球布道团的事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贵州省的很多外国宣教士辛苦劳作了多年，却收效甚微，圣灵新一波的运行，就像雨水浇在缺水干旱的土地上一样。一名参加过安顺市聚会的宣教士深受感动地写道：

> “圣灵大能地运行，人们大声哭泣，寻求神的接纳。一个年轻人受圣灵的感动，为他的亲属大声呼求，恐怕他们落入地狱。他后来去找他的亲属，请求他们来参加聚会，却遭到了断然拒绝。他忍不住在他们面前哭了起来。非常奇怪的是，他们当时正在盖房子，两根最大的横梁突然从中间断了——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各种情况综合在一起，促使了他们去参加聚会，结果他们也得了祝福。”



1933 年遵义市的一个基督徒家庭

在遵义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里，一名宣教士劳作了好几年，但看起来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直到复兴触摸那里的信徒。他见证说：

“八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和布道团一起旅行，期间我散发了几百份福音单张，卖了很多福音书和新约圣经，还张贴了很多海报。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充满喜乐地传扬他的道。事实上，我以前与弟兄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光。

赞美主，我们相信祝福正临到贵州省——无论是国外、教会里、工人中间或街上的见证，都有一种不同的属灵面貌。一切看起来都不同了。我们正多多地祷告，希望和祈求今年的圣经学校将大大地坚固那些参加学习的人，我们相信主将会使用他们做他复兴的工作。”

在一个名叫北马东的村寨里，圣灵鉴察人心，很多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们呼求耶稣基督拯救他们。结果，一名教会领袖写道：

“人们承认可怕的罪，很多时候是在被冒犯者的面前承认的。看到一个赫孟数阿人极其悲伤地失控痛哭，我的心真是充满了喜悦。当他承认最可怕的罪时，我感到他的心都碎了，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平静下来。

出现突破之前，很多人心里冷漠、刚硬，但突破之后，他们像孩子一样谦卑温和。值得一提的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哥哥首先得了祝福，但他却坚持说自己没有罪，没有任何过错。在一次聚会上，虽然天气寒冷刺骨，他的脸却不停地冒汗。他看上去好像有人拿匕首刺进了他的心脏。后来他得到了喜乐。”

1934-1935 年，圣灵与贵州省教会同在所带来的影响直接而有力。以前彼此冷淡的信徒，现在出现了一种彼此团结和相爱的新景象。很多基督徒学生被复兴和改变，贵州省的圣经学校接待了一大批新学生，他们渴望学习神的话语，为将来的事奉做准备。



1936 年贵州省圣经学校的学生和教师

革蒙



身着传统服装的革蒙女孩

革蒙是居住在贵州省东部山区里的几十个民族之一。今天革蒙有 13 万多人，他们被政府划入庞大且多元化的苗族中，但他们认为自己与苗族不同，他们为自己的历史、风俗和语言感到自豪。

1934 年新约圣经被翻译成赫目语之后，事工的重点转移到了附近的革蒙。第二年有人报道说：

> “最令我们感到高兴和振奋的消息，是最近受洗的信徒中有一个是革蒙人。这让我想起九年来，我们一直在祷告和做工，希望能够进入这个部落并收获一些灵魂——现在，有六个人信主，而且我听说他们的妻子和家人也对福音感兴趣。革蒙人没有自己语言的圣经，主一直把向革蒙人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的心里。”

1937 年，有几个革蒙家庭信主，但在 20 世纪 50 代早期，当宣教士被驱逐出中国后，革蒙基督徒似乎放弃了他们的信仰。一名观察家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相信的是宣教士，而不是耶稣。”

在几十年之后的 90 年代，重新出现了一间小型革蒙教会。据信，在这个鲜为人知的部落中，今天大概只有 100 名信徒。

被掳 560 天



被劫持之前的薄复礼（左）和 80 周以后被释放的他（右）

贵州省的遵义市因为是著名万里长征的第一个主要停留站，这使她在中国有极高的地位。史无前例的长征开始之初有八万人，但几个月以后进入遵义时，只剩下了三万人。红军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领袖和红军司令。

中国内地会两名同工的人生因长征而发生了戏剧性改变。1934 年 10 月 1 日，来自瑞士的薄复礼和来自新西兰的阿尔诺利·海曼（Arnolis Hayman）在赫目地区的九州附近被红军第六军团劫掳。宣教士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得释放，但他们在 12 月 24 日逃跑失败后，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审判。对这两人的指控包括：

“这两个犯人通过圣经毒害和控制人民。他们会说苗语，深入到苗族人的山洞里。在九州被欺骗加入教会的，90%都是苗族人。”

两名宣教士被告知他们是该死的，但士兵把他们转移到了农村，目的是向他们的家人和差会索要赎金。几个月来，两名人质的妻子在情绪上经历了过山车，因为她们收到了丈夫死亡的虚假报告。开始的时候，赎金是每人十万美元，但由于没有收到付款，金额就增加了。

与此同时，宣教士被绑架的消息传遍了基督教世界，成千上万的信徒为他们和他们心碎的家人代祷。

随着劫掳他们的人慢慢失去耐心，薄复礼和海曼常常被人用竹鞭抽打。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被迫穿越四个不同省份的山区和偏远地区。恶劣的条件对他们造成了严重伤害，经常还有其他人质和他们一起被劫掳。

一些人质因家属无法支付赎金，结果被残忍无情的士兵处决了。有一个贫穷的妇女因无法跟上队伍，结果士兵们一致同意将她处决。薄复礼回忆说，刽子手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借了一把锋利的剑，然后把她拖到外面，他的一个同伴扛着锄头跟着出去。很快，他们笑着走了回来，就好像杀了一只鸡做晚餐一样，毫不在乎。”

这时，中国内地会已经筹集好赎金，但很难与劫掳者取得联系，因为他们不断地转移地方。当最终交付了赎金之后，共产党人对宣教士发出冷笑，骗他们说，因为只支付了一半的赎金，所以只能释放他们中的一个人。由于海曼年纪较大，所以被释放了，在被囚禁了 413 天之后，他获允回到家人身边。

现在，只剩下薄复礼独自一人留在红军的手中，他竭力瞩目仰望主耶稣基督，并继续向士兵分享他的信仰。随后的几个月，红军和他们的俘虏来回在贵州省泥泞和水蛭横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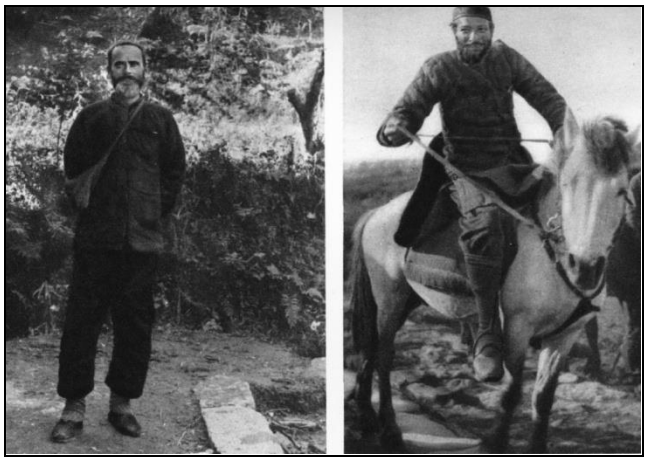
地区跋涉，直到进入云南省境内。进入云南后，红军决定丢下宣教士，不再带着他往前走。讽刺的是，在整个磨难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发生在薄复礼被释放之后。他当时穿着肮脏破烂的衣服，留着蓬乱的胡子，国民党士兵误以为他是一名俄共间谍，就在准备要处决他时，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

1936 年复活节过后的星期一，薄复礼被扶到马上，让他骑马回昆明，这是他回家的最后一程路。当他快到昆明城时，有三名宣教士骑着马迎着他走来。他们认出他是失踪多月的同事后，忍不住大声赞美神。其中一名宣教士说：

> “他看起来脸色苍白，身体虚弱，但非常高兴。他虚弱得连马都骑不了。他双腿肿胀，身上的衣服穿了四个月都没有换过。头发和胡子急需理发师修剪。我们永远都忘不了握着他的手欢迎他回来的那种喜悦。
>
> 薄复礼被带到了一名宣教士的家里，在那里，有热水、干净的衣服和床铺等着他。他之前所穿过的衣服和身上的一切东西，都用火烧掉了。经历了多月的疲惫不堪后，再次感受到了干净、舒适和刮胡子的美好，只有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才能完全体会得到这种感觉。”

经过这样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折磨后，神继续使用薄复礼和海曼，苦难的经历似乎没有对他们的生命产生什么消极影响。

海曼过着充实的生活，直到于 81 岁去世。令很多人吃惊的是，薄复礼回到贵州省继续服事神，直到 1951 年他和妻子玫瑰被驱逐出中国。



海曼（左）和薄复礼（右）分别在被劫掳 413 天和 560 天后的第一张照片

20 世纪 40 年代

衰落的教会

对于贵州教会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境况，一位牧师是这样描述的：“教会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退步和衰败，如果不马上阻止，许多曾经是祷告焦点和奉主的名得胜的少数民族地区，将会回到起点。”

为了满足教会的需要，差会在安顺市南边建立了一所圣经学校。这所学校一直运作到 1949 年。平均每年有三四十名学生，这所学校帮助解决了当时许多少数民族教会属灵衰退的问题。一名与学校有关系的老师写道：

> “在共军到来之后的几年里（1934-1936 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少数民族的基督教徒都是由他们自己的领袖带领的。由于少数民族非常情绪化，只拥有自己语言的新约圣经和一小本赞美诗集，且仅有少数人能够阅读，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所读内容，错误的教导悄悄渗入，整个教会受到了毁灭性的威胁。当地的传道人认为，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为所有传道人和教师开设一所圣经学校。”

长期以来，安顺地区一直是向贵州省众多民族传福音的战略中心。自从亚当名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末第一次建立起宣教基地以来，安顺市一直是该省基督教信仰的活跃中心，曾有几千人在这里受洗。

一名从华北搬到安顺市居住的基督徒领袖失望地看到，这座城市的教会的属灵之光已经暗淡，只剩下一点微光。他写道：

> “我们已经搬到安顺市两年多一点。贵州省的情况与华北教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贫穷和受轻视的部落中，人们积极地回应福音，但在汉族人中，人们对福音的反应却十分冷淡。虽然安顺市的教会几乎不存在了，但我们渴望看到人们在圣灵的感动下，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在这片异教土地上，没有什么比圣灵更能使人们远离迷信和物质主义，最重要的是远离他们的罪恶。”

感恩的是，安顺市基督徒的后退并没有继续，仅仅在几年之后，有人写道：“虽然剩下的基督徒屈指可数，教会也没有了。但去年，大教堂的主日崇拜挤满了人，教会十分支持自己的牧师。”

独特的差会

在贵州省事奉的福音派宣教机构中，有一个德国人的机构，她们非常有趣，事工也很有果效。虽然差会的姊妹有时穿得像天主教的修女，但她们显然是福音派的，她们勇敢地在贵州省服事了数十年，一直到她们的事工在20世纪40年代被最终关闭。

差会的创立者领受到神的呼召要建立一个差会，服事中国的穷人。第一个姊妹于1905年被派到香港，但后来有四个妇女自愿到贵州省的少数民族中做工。从一开始，这些妇女就是福音的有效仆人，在贫困的部落中开拓医疗和儿童事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来自德国的资金都断绝了，但姊妹们坚持留在位于贵州西北大方县的偏僻基地。她们的总部在一个海拔 1830 米的村寨里，冬天的时候，村寨通往外面的道路经常被冰雪阻隔。他们的位置非常偏僻，即使差会的领袖也只是一年一次离开该地区，去参加会议、收集邮件及补给物资。



陈路得和陈汉娜

差会受到了当地人的高度称赞，自陈路得和陈汉娜这两个汉族姊妹加入后，事工得到了提升。1933 年的一份报道显明了为什么在那些困难重重的岁月里，她们还能够非常有效地为基督向各少数民族传福音：

“除了在本地区的阿贸、嘎目、赫孟数阿、赫蒙兜和木梳苗族等这些苗族部落中做工外，福音的浪潮也开始在诺苏中出现，以致有好几年，我们几乎无法回应所有的需求，也无法教导归信者……

在这个快乐的事工中，我们经历了多年的饥荒，并伴有各种流行热病，人们的死亡率非常高。我们因为斑疹伤寒失去了两个姊妹。由于这种可怕的疾病，有很多村寨全村的人都死了。并且因为缺乏食物，许多人搬到了地势较低的地区，其中大部分人再也没有回来。对信徒的残酷迫害也时有发生。

虽然困难重重，但事工仍在继续，有几百归信者参加聚会。1925 年……事工从大方县西北的毕节市开始。两地相距有一天的路程。我们很高兴地说，工人的人数逐渐增加了。有两个苗族牧师，还有一些诺苏和苗族的帮手、长老、教师及圣经妇女，他们逐渐分担事工重担，承担更多的责任……

汉族人中的事工更加困难，汉族人通常会远离部落和诺苏，因为他们很鄙视少数民族。不过还是有一些人信主。其中不少人是通过诊所事工赢得的，诊所事工极度需要，因为距离最近的医生和医院都有几天的路程。整个地区还有很多麻风病人也需要诊所。在他们中间的事工刚刚开始。”

拯救麻风病人



一群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的麻风病人

中国因内战变得一片混乱，但差会继续向住在山里的很多麻风病人传福音。一个姊妹报道说：

“主为几乎从未接触过福音的诺苏打开了门，他们有很多人生活在贵州省西部。我们一些最优秀的传道人和基督徒都是从这些人中出来的。汉族人通常很少与诺苏和苗族人来往，因为看不起他们，但在基督里，隔断的墙被拆毁了。我们的工人来自这三个民族，他们一起做工，彼此相爱，和睦相处。我们的麻风病人中，有汉族人、诺苏人、苗人和赫目人。”

差会在贫瘠的山区中奋斗了几十年后，当红军横扫他们所在的地区时，他们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当时在毕节市带领事工的是阿贸牧师保罗，他后来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有时我心里想，我从来没有为主受过苦。1936 年 2 月，红军来到了毕节市后，很多人逃离城市，但我觉得在这个困难时刻，我有责任留下来帮助基督徒。红军听说我是教会的牧师，就把我抓了起来，我在这些人的手中经历了许多考验，但也有美好的经历，因为主与我同在。

他们狠狠地殴打我，烧我的脸，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有乌鸦飞来大声喊叫。士兵们比较迷信，认为这是个坏兆头，所以就把我放了。主使用乌鸦来救我，赞美他奇妙的圣名！

那些经历帮助我更加亲近主，更热爱圣经，更多地祷告，更渴望做主的工。以前我一年通读一遍圣经，现在我一年至少通读三遍。”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陈路得设法寄出一封信，解释了她和另外两名女教师及两名传道人如何在山上呆了 19 个昼夜，常常不得不整夜在黑暗中行走，整天没有饭吃。差会大院遭到抢劫，门窗和家具都被烧毁了。

混乱的局面令外面的人无从知道差会在最后几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像常保罗和陈氏姐妹等这样的信徒最后怎么样了。然而，在贵州省西北部，这些勇敢和充满信心的妇女所开展的事工，产生了持续的果效。今天，很多诺苏、阿贸和其他民族的基督徒居住在大方县和毕节市周围的偏僻山区里。鲜为人知的德国差会所做的事工，为贵州省这一地区的丰富基督教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

闪耀的阿贸教会



贵州苗族人演奏传统的芦笙

几十年来，虽然阿贸教会在成长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的退后，但整体而言，教会还是在恩典中稳步成长。一对 20 世纪 30 代后期至 40 年代早期在阿贸人中服事的宣教士夫妇，讲述了阿贸基督徒是如何得到神赐的策略向非信徒传福音的。这种新方法大大地促进了事工的发展。

多个世纪以来，分布广泛的阿贸社群会在每年的大型节日上聚集一到两次，聚集的时候，人们会献祭抚慰邪灵。成千上万的阿贸人参加节日活动，这使他们有机会与亲朋好友见面，年轻人也有机会物色对象。

一个参加阿贸一个重大节日的同工过后写道：“乐师吹奏一到三米长的竹管子，奏出非常嘈杂的声音，人们认为这样可以驱赶邪灵。”这些竹管叫芦笙，很多苗族部落及华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都使用这种乐器。

阿贸基督徒几十年来都不参加这些节日，因为他们既不再惧怕邪灵，也不必安抚它们。他们的缺席，导致他们与未得救亲戚的关系变得紧张。阿贸基督徒意识到，他们需要重新开始参加这些节日，觉得这是传扬耶稣基督之名的好机会。据说：

> “这些受欢迎的活动是阿贸基督徒与亲戚交往的极好机会——向他们分享自己从恐惧中得自由的美好见证。音乐在山间回响，基督徒在人群中穿梭走动，他们态度温

和，容光焕发，这吸引了众人的注意，那些人想知道他们的言行举止发生巨变的原因。于是基督徒就坦率地解释，他们曾经也惧怕和被捆绑，但认识使他们得自由的那一位后，就获得了自由。基督徒答应拜访那些人的村寨，并教导他们这条‘更好的道路’。”

阿贸基督徒参加节日的做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样，基督徒和部落里的其他人重新互相来往，福音也传开了。教会再次开始增长，成千上万的阿贸新基督徒进入神的国。一名宣教士在 1945 年拜访了位于偏僻柯普村的阿贸基地，他报道说：

“仍然有几百人一起受洗的景况，教会大约有四千成员，可以说，这个部落有一半的人都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他们的年度大会上讲道的激动心情。有 1300 人涌进教堂参加周日中午的那场礼拜，并且大多数人都留下来参加随后的圣餐礼。这些山民是伟大的歌唱家，听到他们分四个声部唱赞美诗，非常令人鼓舞。”



三个阿贸基督徒妇女

治况变化

1949 年 5 月，整个中国显然很快就要落入共产党的统治。英国总领事命令他们的公民撤离中国，因为大多数在阿贸中服事的宣教士都是英国人，接到命令后，他们撤离了岗位。一名即将离开的宣教士写道：

“我对教会能如此迅速地从领事馆的命令所带来的困惑中恢复过来感到十分惊讶。石门坎的阿贸领袖立即对未来做出规划。我们快没有伯格理文字系统的赞美诗集了，担心共产党到来后会禁止所有的基督教文献，所以阿贸着手印制了几百本。”

印刷费用全部由当地信徒负担的，他们举行了一场特别礼拜，“礼拜有两个主题，一是为过去的一切献上赞美和感恩，二是充分认识到教会现在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要自己承担责任。”

当最后一名宣教士离开该地区时，一名受人尊重的阿贸教会领袖朱焕章对他说：“老师，您到英国后，请替我们感谢那些一直以来大力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不知道迫害来临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不再允许我们办学校和教会，但不要担心，神的真理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心里，绝不能从我们心中拿走。”

阿贸从 1917 年就拥有了他们自己语言的新约。在 20 世纪 40 年代，差会就计划要翻译旧约，但翻译工作被耽搁了几十年。60 年以后，也就是 2009 年，中国 20 万阿贸基督徒终于有了自己语言的新旧约圣经。



1948 年阿贸基督徒在柯普村的山坡上

20 世纪 40 年代的时候，贵州省的教会状况与前几十年大致相同——贵州西部的阿贸和其他几个部落拥有蓬勃发展的教会，但该省的其他地方基本上仍然是未闻福音之地。

一项关于 1949 前夕贵州省教会状况的研究发现，该省有十万福音派基督徒。这个数字表明在过去的 30 年里，基督徒增长到了五倍，因为 1922 年的研究表明，当时贵州省的福音派基督徒只有 20873 人。

诺苏



1914 年一群诺苏基督徒妇女

人们认为诺苏人已经在贵州西部崎岖不平的山区中至少生活了两千年。虽然他们的起源无法确定，但根据他们的语言，可知道他们是大藏缅族的一个分支。与中国及世界上的很多其他土著人一样，诺苏拥有古老的大洪水传说，这个传说代代相传。诺苏的传说中讲到：

> “有一个人有三个儿子。他得到警告，说洪水很快就要临到地上，家人讨论当这灾祸临到时，他们当如何救自己。一人建议用铁柜，另一人建议用石柜，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用木头做一个柜子，把食物储存在里面。”

今天，虽然人们认为他们只是多元化彝族中的一支，但这是政府人为划定的，几个世纪以来，贵州省西部和邻省的诺苏因他们的高度独立而闻名。汉族人通常以贬损的名字称呼他们，即使在中华帝国扩张其影响力之后，极度害怕的汉族人通常还是不愿意进入诺苏领地，认为那是禁区。

宣教士伯格理描述了汉族人和诺苏之间的一些冲突：“战争过后，双方战死的战士都被开膛破肚，把心脏取出来，可能还包括舌头，然后被煮熟吃掉。人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吸取死者的勇气。”

多个世代以来，诺苏人不分种族地抓人做奴隶。他们让汉族人做奴隶，强迫苗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服事他们，甚至毫不犹豫地让其他诺苏俘虏耕种他们的田地。虽然直到最近几十年，四川省的诺苏地区还被视为危险地区，不能随便去那里，但政府却很容易就制伏贵州省的诺苏。1727 年，雍正皇帝派军进入诺苏地区屠杀了几万人。因此，大量的诺苏人离开了他们的传统家园。

据报道，在 20 世纪初，诺苏人的状况既可怕又不卫生，甚至他们的生存都受到了质疑。一名作者写道：“他们生活的环境非常恶劣——喝的水通常取自被牛羊污染过的死水池——他们对白酒、鸦片和其他恶习的放纵，也与此有关。他们有这样一种思想：作为一个种族，他们的末日已经注定。”

诺苏的分类



一个诺苏基督徒妇女

诺苏传统上主要分为两类。“黑诺苏”是奴隶主，他们在贵州省的西部和西北部及与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地方拥有大片的土地。

“白诺苏”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农奴。多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被黑诺苏奴役和虐待。有些人是因为欠债和经济需要而被迫成为奴隶，但很多人是被可怕的突袭队掳掠而成为奴隶的。黑诺苏骑马扫荡村寨，洗劫并烧毁社区，随意把人掳走。奴隶的处境非常悲惨。大多数人被用铁链锁着，被强迫像牲畜一样干活，很多人很快就死掉。

诺苏人用武力抓人的嗜好也体现在他们臭名昭著的“抢新娘”传统上。一群诺苏男人会突袭村寨，抢走漂亮的女孩，强迫她嫁给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悲痛欲绝的父母常常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余生在悲痛中度过。

今天，贵州省有四大诺苏族群，每个族群都讲自己的语言。最大的族群人口超过 20 万，称为盘县诺苏，因为他们主要居住在盘县。贵州省的另外三个诺苏族群是乌撒诺苏、水西诺苏和一小群约五千人的土数人，这些土数人是奴隶的后代。

20 世纪初，在福音之火燃遍整个阿贸社群之后，一些宣教士把注意力转向更北边的诺苏。不出所料，白诺苏奴隶更容易接受救恩，而黑诺苏奴隶主却很抵挡。他们担心转向基督教会夺走他们对该地区人民的统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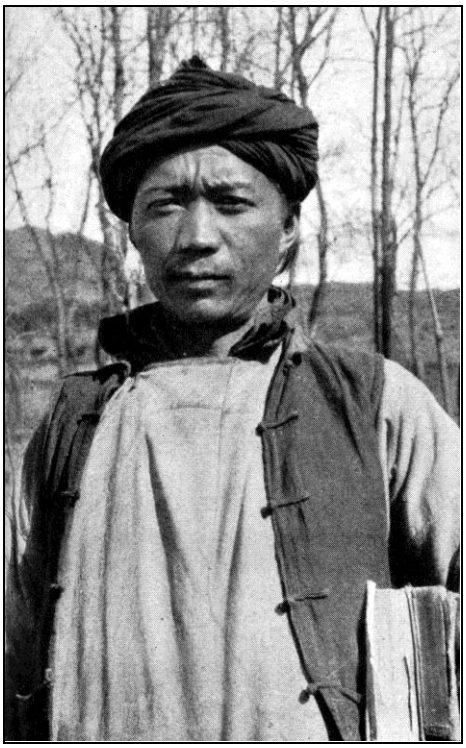
宣教士开始向诺苏人传福音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宣教士伯格理在 1905 年写到：

> “我们翻越一座大山，最后来到一个诺苏地主的村寨。他友好地接待我们，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他宁愿失去理智也不愿成为基督徒。他拒绝接受所有的赠书，对我们所说的一切都表示异议，并拒绝我们试图说服他的一切努力。他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以极大的热情捍卫偶像崇拜。”

伯格理和同事没有因此灰心，他们继续撒播福音的种子。圣灵之火开始在云南省境内的诺苏人中间燃烧，并很快漫延到贵州省的威宁县。

到 1907 年，不仅有白诺苏奴隶归向基督，甚至一些黑诺苏也向万王之王屈膝跪拜。伯格理兴奋地说：“这里一个成为基督徒的盲人诺苏释放了他所有的奴隶，焚烧掉所有相关的人身契约。他告诉他们，他们可以留下来做租户。他还说服侄子也这样做，其他家人都纷纷效仿。他还说服一些人摧毁了偶像。”

伯格理首先建议，他说在苗族人和诺苏人共同生活的地方，信徒在星期天应该一起聚会，用两个民族通用的语言敬拜。这两个民族一直保持着距离，但现在，耶稣基督的爱正在打破因彼此敌对而立在他们中间的墙，一群得救的诺苏余民出现了。



一名白诺苏传道人

虽然亚当名的工作一直只集中于阿贸和其他苗族部落，但在 1911 年，他也记述到他的第一批诺苏归信者。经过一趟贵州省西北部的旅行后，他报道说：

> “我们高兴地看到福音吸引了贫穷和被人藐视的白诺苏。奇妙的恩典工作正在这个阶层的诺苏人中间运行。我请大家特别地为他们祷告。他们极度贫穷，但他们非常渴慕学习福音。一个名叫约瑟的亲爱白诺苏人是他们的领袖，他是主所拣选的器皿，把神的祝福倾倒在这群卑微的人身上。他对圣经很熟悉，随时准备好回答传道人在聚会上提出的问题。主大大地祝福这位弟兄，也正在使他大大地祝福其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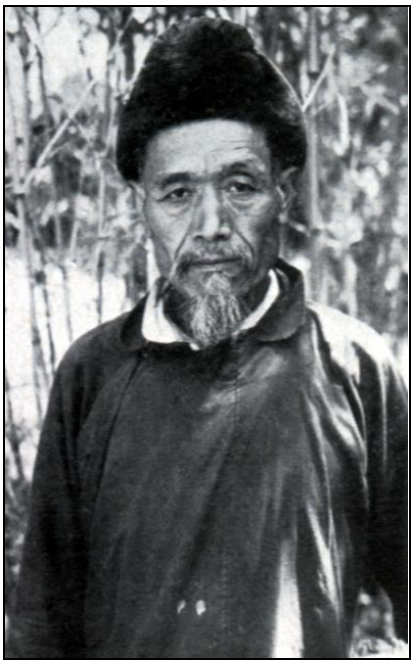
有一群人跟亚当名回到他在安顺市的家，使他们可以更多地学习基督教信仰。宣教士希望，这些热心的寻求者能像几年前的阿贸那样，回家时已是重生的基督徒，能成为向无数同胞传福音的器皿。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的确有很多白诺苏成了耶稣的跟随者，但黑诺苏站起来反对，处死了一些新信徒。亚当名意识到，只要新信徒还是奴隶，基督教信仰就很难在他们中间扎根。经一番祷告后，他想到了一个策略，他帮助白诺苏和苗族基督徒从他们的黑诺苏压迫

者手中买下一小片土地。这一措举改变了信徒的生命轨迹。亚当名列举了这一做法的益处：

“他们不再需要支付高昂的租金，也不再用每天成群结队去地主的田地里干活，却拿不到工钱，或给一个残酷无情的地主干活，却没有饭吃。不再用按照地主的要求支付银子或让人拉走牲畜。不再因为邪恶地主在贫穷租户家里找不到银子或想要的牲畜，就被关进漆黑的地牢里，并被戴上沉重的铁链。”

福音扎根



一名黑诺苏教会领袖

事工的发展极大地鼓舞了一名宣教士，他在 1918 年报道说：

“事工正在苗族和诺苏人中全面展开。诺苏人成群结队地来慕道，我们感谢神使我们能在这些部落居民中安家。看到众多的灵魂涌入神的国度，生活在这样一个荒蛮之地所带来的一切不便，就不足挂齿了。到目前为止，一共已经有 134 人被接纳加入教会，还有很多人也希望加入教会。”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一份差会的调查报告高兴地报道了诺苏人中的事工发展情况。在描述已经有多少人相信永生神时，报告说：

“圣灵就像他早期所做的那样，把礼物赐给了贵州省的教会。这些人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却证明自己能够胜任传福音的任务，教会真实地被建立了起来。每个基督徒都是潜在的传道人，这些部落成员几乎到处去传福音，宣教士们跟在他们后面，巩固他们所做的工。

去年，有一千多个家庭来我们这里慕道，他们几乎都是白诺苏和土数人。因为一些义工提供的帮助和阿贸传道人所做的工作，使他们对福音产生了兴趣。

土数部落中有一个自愿做基督教事工的农民，他做出计划，凡是有同胞对福音感兴趣的村寨，他都将一一拜访，并在每一个地方花三天的时间，力所能及地帮助这些新慕道友。”

诺苏人中的事工继续扩展，随着福音在贵州省西北的崎岖山地和深谷中从一个村寨传到另一个村寨，很多人悔改自己的罪，相信了耶稣。

神凭着自己的智慧，主要选择了苗族基督徒向诺苏人传福音。虽然多个世纪以来，诺苏人一直都看不起阿贸和其他苗族部落，但他们接受基督后，他们社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不容忽视的。许多诺苏人想经历到他们以前的奴隶所经历的那种平安和喜乐。

一个阻碍贵州省诺苏教会增长的因素，是当时他们没有自己语言的圣经。1913 年，部分圣经已被翻译成一种特殊的诺苏文，但这些都是在四川省和云南省的诺苏人中使用的文字。贵州省的诺苏人讲另一种语言，从来没有人给他们教导过这种诺苏文。



白诺苏基督徒于 1937 年在室外举行的一个聚会，聚会由一名黑诺苏带领。

吴牧师和宝书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解冻，新自由引爆了诺苏教会的增长。人们不再觉得成为一个基督徒可能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们中间的信徒的有力见证，使得诺苏基督徒团体不断扩大。

贵州省诺苏基督教会的中心之一是普安县的龙吟镇，那里的信徒属于盘县诺苏族群，从 1980 年起，盘县诺苏族群慢慢形成了多个大型的家庭教会。

1986 年，一个名叫吴立文、年龄 72 岁的汉族牧师，受一群诺苏人邀请去贵州的一个偏远地区。邀请人见到吴牧师时，只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知道耶稣是谁吗？

曾因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蹲了 23 年监狱的吴牧师虔诚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祷告之后，他感到他应该去，尽管这将是一个艰苦的长途跋涉旅程，要长时间地骑驴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穿行——像他这样年纪大的人一般都不会接受这种挑战。

吴牧师的诺苏向导把他领到偏僻山区的一间破旧棚屋，当晚他们就住在那里，第二天，接待他的主人将会带他去给他们的亲朋好友讲道。吴牧师预计将会见到一个 10 到 15 人的小型聚会。

经过一夜的辗转难眠，新的一天开始了，吴牧师被告知他们必须再爬几个陡峭的山峰才能到达目的地。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一行人终于爬过了最后一个山峰，突然听到有声音说：“好几百人哪！”在他们的脚下，倾斜的山坡上荡漾着蓝白色的海洋——这是诺苏人的传统服饰。他们就像盛开的野花，站满了所有的空地。

有些人天还没亮就离开自己的寨子赶来，而有些人则是走了几天的路程赶过来的。因为没有人想漏掉一句话，所以他们来得很早。吴牧师了解到，他们已经聚集在一起等待了六个多小时，翘首盼望老师的出现。

吴牧师含泪望着人群。他的脑海里闪过了他在监狱里度过的 23 年时光。在他最黑暗的时刻，神常常对他说话，告诉他要忍耐，因为时候将到，将需要他再次教导神的话。当时那个应许似乎不可能实现！但是现在，在他面前有 1500 名信徒在等着他，这些人从来没有过老师！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直到晚上，老牧师还在教导。他们点燃火把和煤气灯。没有人想离开。最后，吴牧师的嗓子嘶哑了，他们这才让他停下来去睡觉。

精疲力竭的牧师终于被带到附近的一间小屋，在那里他吃了一顿热饭，并给他安排了一个床铺过夜。然而，在入睡之前，吴牧师坚持要听听他刚刚服事的众多饥饿信徒背后的故事。接待他的主人笑着说：“让老李来告诉你吧。他可以把关于圣经的故事告诉你。”

一位上了年纪的盲人从房间后面走出来，轻轻地在吴牧师面前的一张矮凳上坐下来。老李饱经风霜的脸上流露出内心的喜悦。他怀里抱着一个木箱，紧紧地抱在胸前，好像里面装着一件无价之宝。“吴老师，”他开口说，

“13 年前，这个村寨里没有人认识神。我和我的兄弟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喝酒和赌博。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不懂。有一天，我和弟兄下山去乞讨和偷窃。在市场上，有人把这本书递给了我。”

老李小心翼翼地把他的珍贵财产拿出来。一小捆粗脆的书页，早已发黄开裂，不停地在他手里抖动着。书页被粗糙地缝在一起，夹在两块脏兮兮的硬纸板之间。老李轻轻地把书放在老师手里。村民们微笑点头，低声表示赞同。“这是马太福音的一部分，”老李说。“当然，我们拿到它的时候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我们断定一定是一本特别的书，所以就把它藏了起来。”

宝贵的新约圣经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隐藏了多年，当时拥有这样一本书的人可能会被枪毙。他们把它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不知道将来是否能有机会更多了解它里面的奥秘信息。

当老李被迫与来自该地区几个村寨的人参加一个政府的宣传会议时，他们需要的突破来临了。会议上，一个官员发表了长篇演讲，并在演讲中痛斥宗教。他甚至说：“基督徒声称一个叫耶稣基督的人来拯救人类。外国人把这种宗教带到这里来，是为了欺骗我们。”

对于那个人在会议上的胡言乱语，老李什么也没有记得，但他迫切想更多地了解这位耶稣基督。他本能地知道他手里的那本旧书是一本真理之书，于是他决定找一个能读懂中文的人来帮助他们，使他们能明白书中的信息。老李继续说:

“起初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把书藏在一间空置小屋的墙缝里头。后来，我们带另外几个人来读，一次带一个人来。很快，我们十个人都是信徒，我们晚上在树林里碰头，互相鼓励，彼此代祷。我们的人数慢慢增多，先是 30 人，然后是 50 人，60 人。

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的人数大幅增长。现在我们有 1500 人！以前我们敬拜鬼魔，如今我们山谷里只有一个家庭不是基督徒，但他们也不再敬拜鬼魔了。我们听说过洗礼的事。你知道怎样施洗吗？”

第二天早上，这事传遍了全村，有人跑到山坡上，告诉那些在地里干活的人说：“我们要受洗了！”

那天下午，许多兴奋的诺苏族信徒去到一条小河那里，吴牧师给了差不多一千个诺苏人施洗。第二天，他又在邻近的村寨为数百人施洗。从早到晚又教导了两天之后，这位可敬的圣经老师该回家了。

几年之后，吴牧师荣归天家，与耶稣同在了，但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见证了神的信实，以及主如何遵守了多年前向身陷囹圄、处于人生最低谷的吴牧师作出的应许。

今天的诺苏人

尽管贵州省诺苏人的教会的规模与邻近苗族教会的大规模复兴相比，总是黯然失色，但神在诺苏人中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因为上世纪 60-70 年代对基督徒的迫害，威宁县许多诺苏人的教会都转入了地下，信徒秘密参加小组祷告会和查经小组。当国家政策于 1988 年放松后，威宁县有 15 间诺苏教会重新开放。

教会继续增长，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一名研究者指出：“贵州省西北部少数民族中的基督徒比例有时非常高。例如在赫章县的嘎达村有 65 家诺苏人，其中 57 家是基督徒。”

几十年来，诺苏信徒忍受了许多严酷的考验和迫害，但神为他的荣耀保守了忠心的余民，今天，贵州省西北部的诺苏人中有许多坚固的教会。

20 世纪 50-60 年代

葬礼的膏抹



19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街道传道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从 50 年代开始，贵州省的教会就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一些基督徒预计新政府将带来一个自由的时代，但在贵州省的教会中，很少有领袖怀有这样的盼望。该省已经被共产党撕裂了 20 年，他们对基督身体的残酷镇压，预示了一个严峻的未来，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

然而，在这十年开始之前，神短暂打开了祝福之窗。当外国宣教士在中国的宣教时代即将结束时，赖恩融在贵州省举行了大型福音青年集会，在集会上，人们对福音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他写道:“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事情。在贵州省的两个中心，一个露天布道活动在 57 小时的福音布道中，竟吸引了 22 万人听福音。在一场聚会上，5000 人在雨中站了三个小时，专心地听布道。”

回想起来，这短暂的祝福可能是神为他贵州省的教会的葬礼涂抹膏油。来自天堂出乎意料的造访坚固了许多人的信心，使他们能面对未来的考验。聚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全省汉族人的教会都经历了增长。

在遵义市，基督徒们一直为他们的事工缺乏进展深感沮丧。信徒彼此不和，会众中隐藏着许多叫圣灵担忧的罪，使圣灵无法祝福他们的事工。教会在 1950 年陷入了低谷，这促使一些信徒向永生神呼求拯救和怜悯。同年晚些时候，一名宣教士从遵义市写道：“除了祷告和以他的爱去爱别人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其余都是主做的。教会领袖之间现在有了真正的合一。结果他们首先得到了属灵的祝福。羊群再次回到教会，并且有人得救，9 月份有 37 个新信徒受洗与主同行。”

薄复礼归来



薄复礼玫瑰在盘县的市场上

在这个十年之初，许多外国宣教士都离开了贵州省，那些留下来的人大多在 1950 至 1951 年间遭到拘捕，并被驱逐出中国。

瑞士宣教士薄复礼在 1934 至 1936 年间被共产党拘禁了 560 天后死里逃生，许多人认为他和妻子玫瑰会安静地回到自己的国家去。然而薄复礼非常坚强，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在欧洲各地分享了他们的见证后，他们于 1940 年回到贵州省，继续做神呼召他们去做的工作。

他们非常受人尊敬，许多人被他们和他们所传的救主信息吸引。一小群当地基督徒加入他们的行列，圣灵将贵州省东部未得之地的需要放在他们的心上。十年前薄复礼被共产党劫掳期间，有几个月的时间，他们曾在赫目地区辗转，他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希望有朝一日能返回，向当地人传福音。

一名年轻的汉族传道人自愿走遍贵州省的整个东部地区，调查该地区的信仰情况。在经过数周的穿山越岭后，她给出了一个严峻的评估：“该地区有近300个市镇，至少有60万人。据我们所知，至今那里只有一个新教基督徒。”

随着共产主义席卷中国，毛泽东开始推行极权统治，成千上万的宣教士或是自愿离开中国，或是被强迫离开。然而，薄复礼夫妇知道如何忍受巨大困难。他们仍然留在贵州省西部的宣教站，勇敢地开展工作，即使当时留在中国的宣教士人数已大幅度减少，只是原来的一小部分。

用勇敢和坚忍的薄复礼夫妇的话来总结贵州省的外国宣教士时代再恰当不过了。1951年3月，各地都爆发了反对信徒的残酷迫害，他们从盘县提交了最后一份报告，汇报了人们新近对福音的接受情况：

> “家庭和心灵的开放程度是我们留下来继续工作的充分理由。各阶层的人都非常友好。参加聚会的人数一直保持稳定，尽管最近我们注意到新慕道友减少了。另一方面，原来的慕道友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有时是经过几年之后，又开始回来。几名受过良好教育的成熟男人的归信，使男人事工得到了加强。
>
> 当我们在河里施洗的时候，通常是当着一大群人的面施洗的，对这些人而言，这一步意义重大。至少在目前，这些新增加的成员在经济上对教会意义不大，因为所有新成员都遇到了经济困难。看到两三个人在属灵上有长足的进步，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有一个人，他的见证格外鲜活，叫我们大得喜乐。”

不久之后，薄复礼和妻子玫瑰也被迫离开中国，自从天主教宣教士抵达该省约200年后，外国差会的时代突然落下了帷幕。

他们像往常一样，不轻言放弃。他们搬到了老挝，在那里，他们在汉族人社区中传了很多年的福音。玫瑰于1965年去世，之后，薄复礼回到英格兰，在那里建立了曼彻斯特华人基督教会。他最终于1993年去世，享年96岁，他毕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身服事耶稣基督，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子。

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迫害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及随后的时间里，嘎目部落的基督徒受到了严酷的迫害。

把外国人驱赶完之后，针对贵州本地基督徒的迫害就全面爆发了。李约翰和朱世光两位牧师被拘捕并遭到残酷的拷打。他们受到的对待非常残酷，李约翰几周后就死在了监狱里，而朱世光则因为遭到残忍虐待，导致精神失常，于 1951 年自杀。

恐怖活动仍在持续，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资深阿贸教会领袖朱焕章拒绝放弃他的基督教信仰，结果在政府肃清反革命运动中遭到了攻击。他受到残忍的折磨，逼得他走投无路，于 1956 年被迫自杀。

这个时候，随着所有的外国人都被驱逐出贵州省，黑幕降了下来，多年来几乎没有来自中国这个宝贵之省的基督徒的消息。没有人知道那里的信徒已经被消灭掉还是仍在聚会，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相信天父会保守他的孩子，那带领成千上万的人进入神国的奇妙复兴，不会徒然无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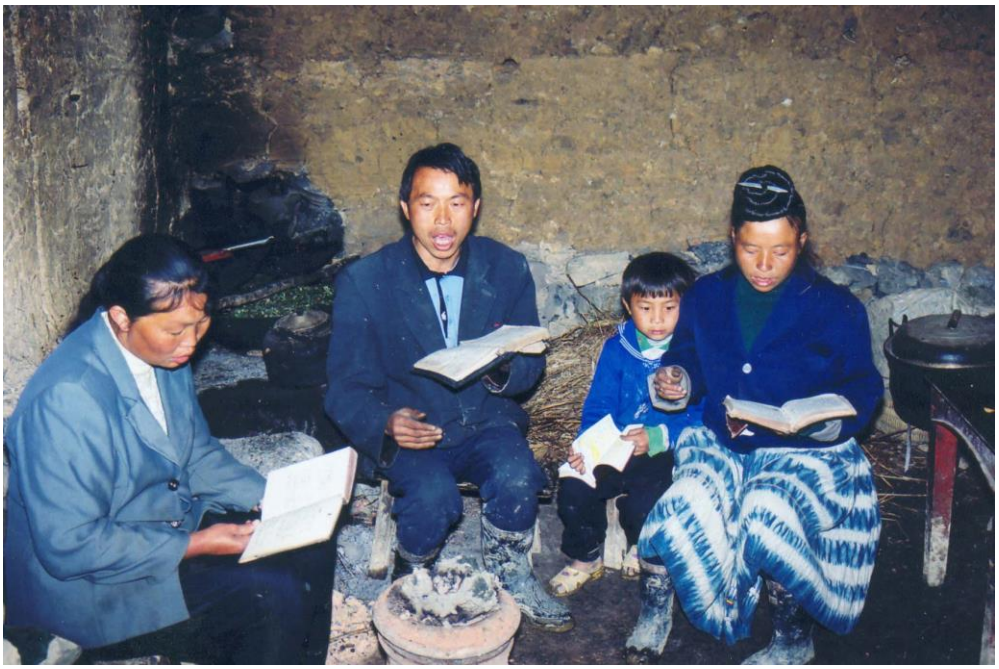
20 世纪 60 年代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对基督徒最残酷的迫害，特别是在始于 1966 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领袖受到的打击最大，一名幸存者后来描述了这场大屠杀的情况：

> “数以千计的牧师和虔诚信徒因坚守信仰而死。另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监狱，在里面，他们忍受了各种形式的酷刑、苦役和饥饿。中国政府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如果有人传福音被发现，将要坐牢或被处死。无论在什么地方，信徒都受到监视，甚至受到更可怕的对待。”

在这些黑暗的岁月里，神的儿女被人用各种残忍和新颖的方法折磨和杀害，它显露了邪恶行为背后的恶魔力量。有一位牧师被拘捕并受到严刑拷打，拘捕他的人试图让他攻击基督，而当他坚决拒绝这样做时，

“他们对他非常生气，于是找来一副棺材，让他躺在里面，对他说：‘好，现在你必须做出最后的决定！要么弃绝耶稣基督，要么我们把你埋掉。’他只是回答说：‘我永远不会弃绝我的主。’

他们把棺材钉上，放了一阵子，要听他怎么说。却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他们对他又喊又叫，捶打棺材。然而，只有安静、平和的呼吸声。最后，他们把他活埋了。”



贵州省的一个阿茂家庭正在读他们宝贵的圣经

当时，无论是基督教世界还是政界，都十分清楚贵州苗族教会的大规模增长。不出所料，少数民族信徒被当局盯上了，当局发起了大量的运动，试图“再教育”阿贸和嘎目信徒，阻止他们陷入“迷信”。

然而，真理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信徒的心里，数千本阿贸新约圣经分别在 1937、1947 和 1950 年被印刷出来，并正好在迫害爆发之前，这些宝贵的圣经已经被分发到了贵州省和云南省的广大地区。

现在，数百个村寨的信徒都珍藏有神的圣言，他们决心不丢失这些圣言。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宗教迫害最为残酷的日子，阿贸把他们的圣经藏在隐蔽的地方，也许他们仍然被这样的信念激励：他们曾经拥有书面语言，但在之前的迫害中丢失了。

逆境中的增长

贵州省西部的少数民族教会遭到了持续不断的猛烈迫害，过了好几年，才有消息从与世隔绝的山区传到外面的世界。一名研究人员用下面这些话总结了贵州少数民族教会的经历：

> “苗族老师杨志诚和其他 162 名传道人及平信徒被贴上‘反革命集团’的标签，并被冤枉地判处劳动改造。1964 年，当地干部调查了一个有 100 多名基督徒的生产队，认定教会已经从基层党组织手中夺取了政权。对宗教的镇压变得更加严重。所有被按立的牧师都受到严格限制，这给了独立传道人机会。
>
> 1965 年，威宁县至少有 647 名独立家庭教会的牧师——比教会原初所按立的多了 20 倍。”

少数民族教会的持续增长激怒了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当时，他们受到北京方面的压力，要求他们消灭干净该省的基督教。1966 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了他们一个毫无拦阻地彻底消灭教会的机会。从一开始，

> “所有宗教的信徒都被贴上了‘牛鬼蛇神’和‘帝国主义走狗’的标签。有些人被迫在特别的教化大会上宣布放弃他们的信仰。在乌蒙山区，这样的大会开了 18 次。教堂被没收，圣经被烧毁。
>
> 当使用强制的方法不奏效时，政府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来摧毁少数民族信徒的心灵。1969 年，在小石桥村，基督徒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们被告知要在耶稣基督和毛泽东之间做出选择，但他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选择基督，将面临可怕的后果。一

名当地官员宣布：‘田地属于毛泽东，你不能耕作；牲畜属于毛泽东，你不能牧放。每一棵草都是属于毛泽东的。’”

教会领袖被强暴地关进监狱，忍受难以言表的残酷行为。许多人被杀害，或者因为遭受高强度的酷刑，导致精神失常。留在农村的人被迫放弃他们的小块土地，那是他们唯一的食物来源。其他村寨关心他们的亲戚和基督徒弟兄姊妹会在黑暗的掩护下偷偷给他们送食物。

尽管迫害广泛而残酷，但它并不能从成千上万阿贸、嘎目、诺苏和其他少数民族信徒的心中多夺走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们虽被狂风暴雨击打，却仍然坚定地站立，拒绝离弃永生神。他们从圣经的应许中汲取力量，基督的再来经常被教导，使灰心丧气、受欺压的圣徒怀有盼望。

20 世纪 60 年代末，贵州省的基督身体遍体鳞伤。数百名牧师被送进劳改营，其中许多人死在里面，从此杳无音信，但共产党消灭基督教的企图失败了。事实上，有迹象表明，基督的信仰继续传播，由于神超自然之手的干预，全省的信徒人数甚至可能增加了！

20 世纪 70 年代



贵州省的一个阿贺教会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国已经沦为一个令老百姓深感痛苦的国家。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导致数千万人饿死，恐惧和偏狂的气氛影响到全国各地的家庭。

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圣灵仍然在贵州省中做工，吸引了许多男女向耶稣基督敞开心门。那时候有许多红卫兵归信基督，这引起了政府官员的极大恐慌。有一个年轻女子读高中的时候就加入了红卫兵，后来被保送去读卫校。

她在当地一家医院工作期间，有一次被分配了一个任务，“去给一名姓史的优秀基督徒医生做思想工作，改变他的思想。”她原以为这个任务很简单，她很快就能说服史医生放弃信仰。

这个年轻女子首先尽可能多地了解史医生的背景，研究他的优点和弱点。她发现，史医生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他有三个哥哥姐姐，母亲是一个寡妇。读大学的时候，他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和尊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年轻的红卫兵和史医生走在了一起，她后来说：

“我们的友谊不断发展，不久我就意识到我爱上他了。我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我有责任不让我的感情控制我。我内心很挣扎，既希望史医生放弃他的基督教信仰，又希望他成为我的丈夫。有一件事令我感到困惑。每当他谈论到自己的信仰时，总是充满了信心和力量，而我却无法反对他。他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我更加困惑了。如果基督教像我被教导的那样是错误的，为什么史医生如此坚强？马克思说宗教只适合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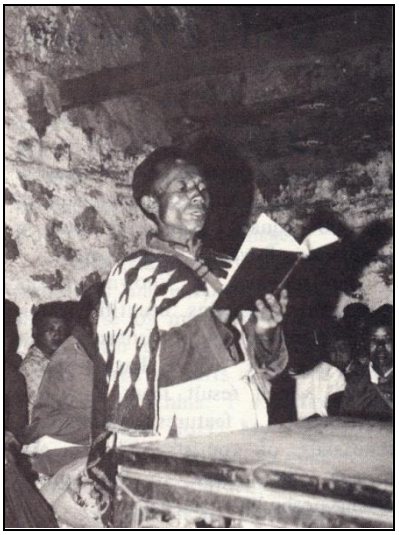
尽管我反对他的信仰，但他仍然关爱我。虽然他的母亲因传福音而被捕，但他没有怨恨，只是赞美神。此外，他在狱中的母亲并不担心或害怕死亡。怎么会这样呢？”

这名年轻女子很困惑，史医生的见证和祷告逐渐突破了她的抵挡防线，她的眼睛被打开了。她意识到无神论是一种空洞的哲学，对生命的问题没有真正答案，她相信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带来救赎，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她谦卑己心，降服于神。

这个曾受过训练，要带领基督徒医生离弃信仰的年轻女子，她自己也成了基督的门徒。多年后，她总结了自己从那一刻所开始的生活：

“我，一个共产党员，成为了一名基督徒，成为神家中的一员。我感谢神，他派了这样一个坚强的基督徒来引导我认识真理。史医生和我最终结婚了。由于改变信仰，我被开除了党籍。我们俩都被‘送到乡下’，到一家卫生所工作，但我们看见了神的手。生活很艰难，但是我们有很多机会服事乡村的人，向他们分享主耶稣。”

一场野蛮的屠杀



阿贸传道人张弟兄在一个洞穴教堂里讲道

在贵州省，共产党针对基督徒的最残酷暴行发生于 1974 年，当时阿贸和嘎目信徒正在威宁县鑫隆公社秘密举行祷告会，暴行导致数百名手无寸铁的信徒惨遭野蛮屠杀。

屠杀发生在毛泽东疯狂的“消灭宗教”运动期间。当地基督徒受到严厉警告要放弃聚会，弃绝他们的信仰，但他们拒绝服从，他们大胆地告诉压迫者：

“你们越是禁止基督教，我们就越坚持参加教会聚会。如果你们没收我们的房子，我们就在山洞里做礼拜。如果你们宣布停止我们的聚会，我们将会发展更秘密的聚会。如果你们攻击被按立的牧师，我们将用更多独立家庭教会传道人来代替。如果你们在星期天对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将会每天聚会，一直聚会到深夜。”

这种对共产党权威的直接挑战是官员们无法容忍的，当他们得知信徒计划在 1974 年 7 月 28 日那个星期天在一个山洞里举行大型祷告会时，就动员了武装部队。他们占据洞口的位置，然后用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基督徒扫射，并向他们扔手榴弹，有许多人死的时候仍在跪着祷告。

当屠杀的消息传遍整个地区时，信徒们都异常震惊，他们为死去的兄弟姊妹深感悲痛。慢慢地，几个星期过去后，屠杀并没有使基督徒社区感到恐惧和战栗，相反，被屠杀信徒的榜样给基督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和勇气。

在贵州省的山区及其他地方数以百计的村寨里，少数民族信徒重新向主耶稣基督委身，他们加倍努力地向失丧的人传福音。一名观察人士指出：“迫害加强了基督教运动，导致大量的人归信基督。根据贵州当地教会领袖的估计，人数至少翻了两倍。”

毁灭的十年

鑫隆惨案爆发后，许多阿贸和嘎目村寨出现了复兴，但迫害并没有停止，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余下岁月里，针对贵州少数民族信徒的恶魔仇恨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1978 年 3 月，当局发起了另一场运动，打击那些他们称之为“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小石桥村并非第一次成为了他特别针对的目标。后来的新闻显明，

“两百名手持步枪和机关枪的民兵包围了村寨，要求村民放弃基督教信仰。但没有得到回应，于是民兵冲上山，把村里所有的男人都拘捕了。他们像猪一样被捆起来，并被押到城里的监狱。村长被判了七年徒刑，但仅一年后就释放了。最后干部向民众道歉……基督徒回答说：‘我们一点也不责怪你们。这些事件应验了圣经中的预言。基督徒必须受苦。通往天堂的门是窄的。’”

第二年，也就是 1979 年，石门坎的苗族基督徒遭受了更多的悲伤和痛苦，一个名叫张有学的传道人遭到拘捕并被折磨致死。他的两个儿子，张明才和张明安，像野兽一样被追捕，为了逃脱追捕者，他们跳进河里淹死了。这一事件也导致许多不冷不热的信徒重返教会，结果，基督徒的人数再次增加。

对贵州省的教会来说，20 世纪 70 年代是一个可怕而毁灭性的十年，然而靠着神的超自然之手，基督的身体在猛烈攻击中存活了下来。

30 年来试图消灭教会的失败，让政府感到困惑和脸红，政府所经历的教训，与许多世纪以前法老经历的一样。圣经论到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时，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出 1:12）。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贵州教会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20 世纪 80 年代

不可阻挡的阿贸教会



1987 年半坡的阿贸会众

毛泽东于 1976 年逝世，十年文化大革命也在那一年结束，从 80 年代开始，基督徒有望能获得更大的信仰自由。根据世界的标准，阿贸信徒仍然很贫穷，但他们的信仰就像精金一样被炼净了。1987 年的一位访问者这样说阿贸信徒：

> “他们为神作见证，不是靠外表，而是靠他们的生命。他们不是满嘴的神学术语或圣经信息。牧师不戴领带，不穿白衬衣和深蓝色的裤子；也不是到哪里都带着圣经。他们穿的是工作服，带的是农具，背着沉重的竹筐……
>
> 阿贸基督徒是蒙福的社群。他们一家一家地跟随基督。大约 80%的村民是信徒。这使他们能在团契社群中享受到神的生命祝福。”

对阿贸和其他苗族部落的严酷迫害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并且在随后的 30 年里，迫害一波接着一波。然而，教会并没有像当局以为的那样被消灭掉，一位学者发现，迫害促进了阿贸信徒在人数上的大幅度增长：

> “根据当地政府的报告，1950 年，赫章县共有 9800 名苗族基督徒在 50 间教会中聚会。到 1986 年，已有 23000 名基督徒在 90 间教会中聚会。政府还发现，从 1950 年到 1986 年，乌蒙山的苗族信徒增长了十倍，从 3000 人增长到 30000 人。”

一份令人鼓舞的报告说，复兴对几个不同的民族产生了影响：“经历这一切后，教会取得了发展。在贵州省西部山区，估计有 70000 名基督徒。这个人数包括阿贸、嘎目、赫孟数阿和部分诺苏基督徒。”

因为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有大量的阿贸人跟随耶稣基督，所以 1983 年的时候，大家认为有必要印刷两万本他们语言的新约圣经。这些圣经很快就派上了用场，1988 年又增印了三万本，以满足新增信徒的需要。

家庭教会宣教士来到贵州省



一名信徒跪在地上热切地祷告

一百多年来，贵州省的福音派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其他地方的福音派教会是隔绝的。贵州省的基督徒很少与其他省份的基督徒互动，然而在 80 年代，华东和华中地区出现了强大的家庭教会网络。圣灵大大地恩膏那些教会网络，她们增长迅速，很快就覆盖了

几百万信徒，神赐给了他们要把福音传遍全中国的异象。自然，他们差派宣教士到贵州省是早晚的事。

几年后，河南省的一位教会领袖论到他们教会差派到贵州省的第一批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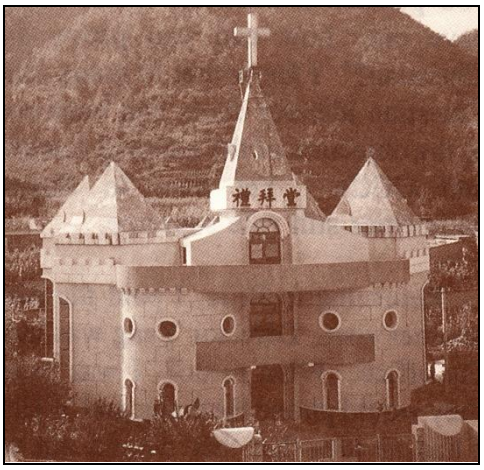
“1986 年，我们的第一批工人从我们的圣经学校毕业后去到了贵州。当老师把一张中国地图摆全班同学的面前时，一些学生祷告，领受到神呼召他们去贵州服事。他们买了单程火车票，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祷告，把他们交托给神。

他们到达贵州时，天正下着大雨。年轻人在那里举目无亲，对于下一步该怎么做毫无头绪。主派了一个年长的基督徒姊妹帮助他们。她发现他们在一座桥下面躲雨，就把他们带回家和她同住，同时思想下一步的计划。

去贵州的工人中有一个年长的郭弟兄，他读过一百多遍圣经。神大大地使用他。有一次，郭弟兄和一组传道人在六盘水市的群山中行走时，遇到了一伙强盗。这些邪恶的人强奸女传道人，并试图把郭弟兄捆绑起来。

郭弟兄不能袖手旁观，任凭他们作恶，于是他用功夫与那些人搏斗。据同行的姊妹说，神的灵临到郭弟兄，使他一个人能打败四个年轻男子。他们惊恐万分地逃跑了。

虽然郭弟兄挫败了那些恶人的邪恶计划，但一个匪徒用刀砍伤了他的脸，导致他永久失聪。姊妹们为他祷告，但他们没有药物治疗伤口。郭弟兄几年后就回天家了。”





贵州省西北部毕节市的大型三自教会

教会如何增长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贵州省的教会，无论是汉族教会，还是分散于全省各地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教会，都经历了强有力的增长。当一名访问者正与一位年长的汉族家庭教会的牧师和师母探讨问题时，有三个年轻人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们刚刚从一个偏僻的山村赶来，浑身是土，满头大汗，看上去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他们一进来就急切地问：“你们有圣经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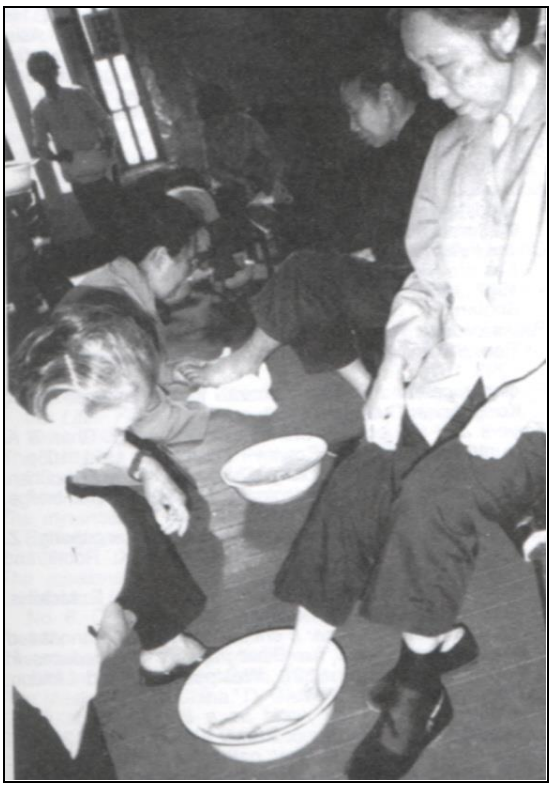
几百公里之外极度渴望神话语的信徒，派了这三个年轻人乘卡车、转火车来找圣经。牧师给他们的包里装满了圣经，并告诉他们在哪里可以获得更多的圣经。那些来访者喜出望外！

这三个年轻人感谢神，并踏上回家之旅后，牧师接着先前的谈话，分享圣灵如何赐给信徒策略，使得他们能更有效地为耶稣基督向别人传福音。虽然在中国不允许街头布道或分发福音书籍，违反者将会被抓，但他说：

> “人们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尤其在农村地区，常常有二三十个人聚集在院子里听福音。他们中有许多人想我们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有亲戚或朋友通过祷告得了医治。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写下他们的名字，按照先后顺序为他们祷告。神是良善的，他荣耀他们的信心，常常有 70%的人得到了医治。
>
> 发生医治神迹后，往往会带来整个家庭的归信。有时也有同村的很多亲戚一起信主。然后我们会在他们的院子里举行一个特别的仪式，烧掉那个家庭一直敬拜的偶像。在农村，迷信和偶像崇拜非常普遍，与共产主义革命前没有什么两样，对邪灵的恐惧也是如此。但人们听到基督的福音和他复活的信息后，得到了释放。所以福音的信息得到了广泛传播。
>
> 新信徒举行婚礼或给孩子办满月酒时，会邀请我们对客人讲话。他们尤其希望我们参加葬礼。所有这些场合基督徒都会积极参加，并向众多的出席者分享自己的信仰。我们以这种方式传扬福音，当局并不反对。”

这位牧师在多年的事奉中也经历了多次的试炼和迫害，但在关键时刻，圣灵总是赐给他合适的话语去应对。有一次，他因为在贵州省的一个偏僻地区分发圣经而被抓住。回到家后，警察审问了他。当警察问他是否分发圣经给别人时，他大胆地回答说：“是的，我给了基督徒圣经。有些人非常穷，我们也给他们钱和衣服。那有什么错吗？”警察自觉不好意思，一句话也没说。

多走一里路



20 世纪 80 年代一个家庭教会的洗脚服事

贵州省的基督徒常常因为他们给别人提供实际性帮助而赢得众人和政府官员的好感。在一个地区，有一段公路需要维修，负责这个项目的干部把工人分成两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各一组。两组人同时开始做工，但信徒合作得很好，比另一组早得多就把他们那部分道路修好了，随后他们加入非信徒那一组，帮助他们，直到把工作做完。

在贵州省的另一个地方，一名新基督徒登上一辆公交车，要买 30 张车票。售票员惊讶地问：“怎么买这么多？”她回答说：“我多次乘坐这辆公交车都不买票。现在，我是一名基督徒了，我想补上我所欠的车票。”售票员问：“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样的人会这样做呢？”那名基督徒邀请售票员进一步了解耶稣基督，售票员欣然接受了邀请。

来自贵州省的信件

20 世纪 80 年代末，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事工团队收到了很多信件，这些信件向人们讲述了中国基督徒的现状和需要。虽然成百上千的信件从全国各地涌来，但来自贵州

省的却寥寥无几。一个原因是该省的大部分信徒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只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阅读和书写。

但 1986 年有一封来自贵州省的信件，揭示了他们的迫切需要：

> “我是一个年轻的信徒。我们苗族部落中有很多基督徒，现在我们有自己的教会。虽然我是一名基督徒，但我没有圣经。我听到人们谈论圣经，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请问能否寄给我两本圣经，一本给我，一本给另一个弟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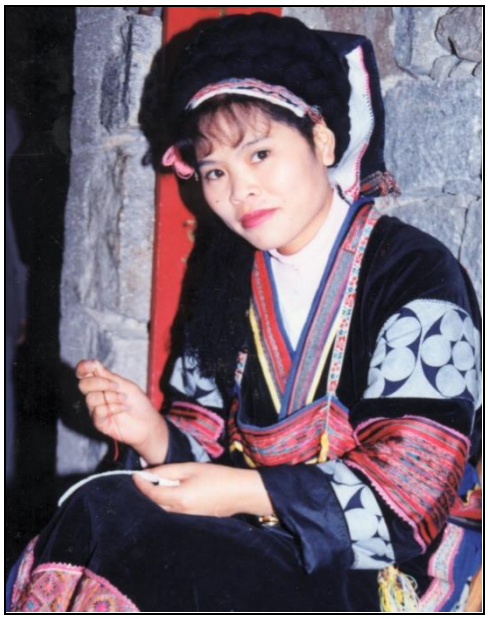
1989 年的另一封信件揭示了贵州基督徒急切需要门徒培训：

> “虽然我成为基督徒已经十年，但从来没有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缺少牧者，也不知道如何得到成熟。半年前，我决定把全家都献给基督，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过得胜的生活。然而，我在属灵上仍然很软弱。请为我们祷告。”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接近尾声，似乎神正在贵州省的很多地方深度而有效地做工。虽然复兴还没有像在中国的其他省份那样爆发，但神的国度正在通过一次一个人的信主，默默地增长，很多生命被圣灵改变的人，正在积极地向亲朋好友及邻居分享好消息。

人们猜测，贵州省的福音事工一直在稳步发展，这种猜测在 1987 年得到了证实，那一年的官方出版物估计，该省仅仅三自教会就有十万信徒。此外，数以千计的独立家庭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省涌现出来，估计当时至少有 25 万信徒。

布依族



身着传统服装的布依族妇女

不同的背景

布依族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少数民族，人口大概有三百万。他们大量分布于贵州南部，此外，在广西、云南和其他省份中也有零星分布。可以说，布依族是围着中国最大的瀑布——黄果树瀑布——而居住的，在瀑布的周围，有大量的布依族村寨。

历史上，人们认为布依族是大傣族的一个分支，大傣族从华中地区一直分布到东南亚，西至印度东北部。虽然经过多个世纪后，傣族人分成了具有自己风俗和语言的独立实体，但不同的傣族人之间仍然保留着保持明显的种族-语言相似性。例如，贵州的布依族与广西的壮族有很多共同之处，广西的壮族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人口近两千万。

然而，很多布依族人常常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汉族，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

多个世纪以前，东南亚的大傣族人接受了佛教，现在他们的身份与宗教交织在一起，这使得耶稣基督的福音难以在他们中间传开。相反，像布依族这样的群体大体上仍然是万物有灵论，他们的世界观中参杂着汉族道教的影响。

虽然亚洲的万物有灵论族群整体上对基督的福音持接受态度，在他们中间也相对容易传福音，但事实证明，在布依族中传福音出奇的困难。今天，距宣教士第一次遇见他们已经一百多年了，但布依族中跟随耶稣的人还不到 1%。

早期接触

福音派宣教士努力进入到布依族中，原因之一是在福音派到来的一百多年以前，天主教已经关注布依族了。在过去的几十年，经历了几波残酷迫害和殉道以后，布依族对基督教甚是恐惧。许多布依族人心中的固有印象是，基督教是一种给它的追随者带来灾难的宗教，所以很少有人愿意接受基督教。

人们相信，中国内地会的一名工人沃特斯（Waters）是第一个向布依族传福音的福音派宣教士。1891 年，他在兴义市建立了宣教基地。然而，事工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盗贼四起，暴动不断，导致当地官员在 1902 年把宣教士驱逐出了该地区。沃特斯转移了宣教焦点，不再把布依族作为宣教目标，并参与了不久之后发生的阿贸复兴。

中国内地会的记载了也在 19 世纪后期接触过布依族。他说：

> “向这些人传福音很难。他们一般住在远离公路的孤立社区中。他们的村寨里，既没有客栈也没有餐馆，他们也不欢迎陌生人。第一次拜访他们的一个村寨时，我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所以我带上妻子同去。我们走进村寨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消失了，家家关门闭户。我们在台阶上坐了下来，向人讨要开水。最后，看到我们要不到开水不太可能离开，有人给了我们一些开水。我们第二次拜访的时候，受到的待遇和第一次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当我们继续去拜访他们时，他们对我们的恐惧逐渐消失了。”

记载了坚持不懈地向布依族传福音，他在贵州省服事了基督三十多年。他发现住在贵阳市附近的布依族更容易接受拜访，对外国人也更加热情。他们在一个布依族村寨里租了一所房子，从那里拜访该地区的其他社区。记载了发现布依族最大的需要之一是孩子教育，于是，他在三个村寨里开办了小型学校。

虽然在 1904 年，《马太福音》就首次被翻译成了布依族的语言，但对该省少数民族的福音工作很快集中在了几个更愿意接受福音的苗族部落上，因为在苗族部落中也爆发了复兴。布依族被忽略了，直到 1919 年，当六个新信徒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时，有报道说福音工作在他们中间出现了突破。

20 世纪 40 年代的短暂接触

随着阿贸和其他民族中的复兴不断持续，在他们当中所取得的成功，似乎吸干了该省其他宣教工作的氧气，因此，甚至连像布依族这样的大民族，几乎仍然完全没有被福音触及。一名宣教士在 1934 年悲哀地说：“该省有两百万布依族人，但他们中间大概只有两个基督徒。”

1948 年，两名基督徒拜访了紫云县附近的一个布依族村寨。他们冒着瓢泼大雨，在泥泞的道路中跋涉了几个小时，天黑后才到达村寨。他们进到一所房子，当布依族人从地里收工回来时，他们正在晾湿透了的衣服和鞋子。一名传道人回忆说：

> “他们来了，慢慢地，几个房间都坐满了人。刚开始，他们觉得我们的信息很可笑，但他们很快就感兴趣了。在贵州省南部的农村，布依族人口占了很大的比例，但从来没有人向他们传讲过救恩的福音。我们从这个地区往东走了五天，一直都没有遇见过任何基督徒，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基督徒见证人。事实上，除了一两个受过教育的汉族人在其他地方听说过基督教外，没有人听说过耶稣的名！”

今天的布依族



很多布依族妇女都是刺绣高手

布依族的人口与新西兰或挪威这样的国家相近，但在三心两意地向他们传福音一百多年之后，严格而言，他们仍然是未闻福音之民。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其他地方的不少家庭教会网络努力向布依族传福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充满爱的基督徒并没有放弃向布依族传福音，2008 年，一个宣教团体报道了突破的情况：“无论我们去到哪里，神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村民对我们和福音信息都非常敞开。有几个布依族信徒将离开他们的地区去接受培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看到布依族教会的出现。”

两年后，同一个宣教团体报道了在布依族中取得的进展，同时也报道了在贵州另一个地方对革蒙族的福音工作：“在这两个民族中，我们已经建立起植堂基地一年半了。非常高兴能与当地的弟兄一起服事。他们殷勤地传福音和培训新信徒。看到神使用这些当地的弟兄姊妹在从来没有过教会的地方建立教会，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虽然有报道表明，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一些布依族信徒，但在这个较大的民族中，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地归信基督的情况。据估计，今天在 260 万的布依族人中，有 4000 名福音派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每 650 个布依族人中有一名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几个世纪以来，大能的神一直从天上耐心地俯看，等候更多的福音使者访问布依族，向他们分享美好的消息：他的爱子为他们的罪流血牺牲，并从死里复活，使相信他的人得称义。

20 世纪 90 年代

共党员归信基督

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基督教在贵州省的很多地区继续蓬勃发展。与前几十年使用暴力相比，90 年期间，政府反对教会的态度有所缓和，但对于很多少数民族信徒来说，生活仍然极其艰难。

1995 年，共产党注意到教会挤满了人，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防止党员成为基督徒。有一份报纸的报道说：

> “最近，贵州省毕节市有很多共党员加入了基督教。据调查，在 1991 年，只有 150 名党员加入教会。但到 1995 年，人数超过了两千。仅仅在纳雍县就有 23 名党员登记成为教会成员，其中 18 人是国家干部。那里，一百多名党员定期地参加聚会活动。
>
> 调查表明，成为基督徒的党员不只是普通的年轻人，一些是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干部。织金县的党组副书记，在 50 年代和 70 年代都是公社领导，现在他是一名教会领袖。

党员归信引起了成千上万的人成为基督徒。党组织和地方政府机关丧失了威信。在很多偏僻村寨，人们更愿意听牧师的话，而不是听村党支部书记的话。”

重访石门坎



贵州省西北部的一个乡村教会

1996 年，一小群外国人到石门坎旅游，希望能参观伟大的宣教先锋伯格理的坟墓。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石门坎是伯格理领导下的阿贸复兴的中心。这群人报道说：

> “那里仍然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一条硬化道路都没有。农民仍然居住在同样的泥草小屋里，在陡峭的群山中耕种着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诺苏地主没有了，有很多在 50 年代早期的土改中被打死掉；但阿贸人看起来与伯格理第一次遇见他们的时候一样贫穷。当地人表示，多达 80%之人的收入不足以养活自己。”

访问者在石门坎的短暂拜访中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令他们很是担心。他们发现，阿贸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交不起学费。一个当地人告诉访问者：

> “‘革命前还好一些。很多人认为，如果孩子毕业后只能回家务农，那么送他们上学就没有意义了。’和中国其他贫困地区一样，当地人认为，中央政府的补贴被腐败的地方官员中饱私囊了。‘我们这里没有公路，但每个地方官员自己都买了很贵的进口吉普车。’”

在贵州省，由于极度贫困，很多阿贸青年离开家乡，到中国的发达地区去找工作。虽然几乎每个农村家庭都信奉耶稣基督，并定期参加教会聚会，但那些远离家乡的人发现生活要复杂得多，在其他地方生活的阿贸人，大约只有 30%的人坚持他们的信仰。

一百多年前，伯格理帮助阿贸摆脱了残忍的诺苏地主的奴役，但访问者很快发现，20世纪 90 年代的地方官员却变成了阿贸的压迫者。两个陪同访问者的汉族人因为带外国人参观伯格理的坟墓，遭到了当局的拘捕。腐败的官员夸口说：“在这里是我们说了算，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贵州全省的惊人增长



贵州省一个人满为患的少数民族教会

一百多年来，贵州省教会王冠上的宝石一直是该省西部的少数民族基督徒，而一代代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却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罪没有得赦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然而，在 20 纪 90 年代，神的灵在汉族和各个被忽略的少数民族中运行，该省的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增长。一个研究当时贵州省的教会状况的人说：

“1993 年，赫章县苗族地区的信徒从四千人增加到了两万六千多人，他们在 60 个教会和聚会点中聚会。

在六盘水市，60%的基督徒是苗族（阿贸和嘎目），20%是诺苏或布依族，20%是汉族。在威宁县，9000 人是苗族，7000 人是诺苏，其余的主要是汉族。

在贵州省的西北部，少数民族中的基督徒比例非常高。在普定县和织金县的一些阿贸村寨里，95%的村民都是基督徒。在乌蒙山，一万多名少数民族信徒在几十间教会中聚会。

贵州省的基督徒非常多，但教会长期缺乏受过教育的领袖。例如在赫章县，80%的讲道人只受过小学教育。”

教会迫切需要胜任的教会领袖，这在贵州信徒的通信中成了一个不变的主题。1998 年的一封信件说：“一年多了，我们没有教导。没有教会，当局不允许我们举行查经聚会，但现在我们有一个 40 人的聚会点。”

虽然福音之光终于照耀到了贵州省的汉族，但仍然挑战重重。尽管现在有更多的基督徒传福音，但 20 世纪 90 年代席卷中国的物质主义浪潮，导致庄稼已经变坏，很多人不再对属灵的事情感兴趣，而是把心思放在了积累世上的财物上。1999 年，一封来自贵州省的信件概述了当时教会所面临的困难：

> “我们住在山区里，交通很不方便，我们成立了三个聚会点，一共有 62 名信徒。因为落后及我们这个少数民族深受偶像崇拜的影响，所以教会在这个地区的发展非常难。大多数家庭靠种玉米为生。人们为钱而活，很少人愿意听我们的信息。”

贵州省一些地区的教会的迅速增长并没有被人忽略，甚至连政府的报刊杂志都在评论基督教在该省的突然扩张。1997 年，一个官方出版物估计，在威宁县，50%的诺苏人都成为了基督徒。

20 世纪末，神显然正在整个贵州省大能地做工，随着新千年的开始，福音之火必定更加明亮。

21 世纪 00 年代

收获的十年



一个苗族信徒在阅读伯格理圣经

在新千年伊始，来自世界各地的短宣团队源源不断地访问贵州省。他们在未得之地行走祷告，有机会出现时，他们就会谨慎地向人分享福音。

该省东部的苗族社区是宣教团队最喜欢的目的地之一。一方面，是因为那里有很多赫目和其他未得苗族部落急需听到福音，另一方面，那里的人非常好客，他们充满活力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给访客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一个来自美国的团队遇到很多非常渴望听到耶稣故事的苗族人。一个年轻妇女惊讶地看到，一群外国人竟把自己的食物、水和衣服送给了在路上遇到的穷困村民。她追上他们问：“你们为什么爱他们？你们甚至都不认识他们。你们甚至都不认识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爱。”

另一个祷告团队访问贵州省的一个集镇时，一个年轻的苗族男子上前和他们说话，他想练习英语。他们很乐意帮忙，随着他们的交谈不断深入，那人对他们关于神的信息越来

越感兴趣。他们一直分享到晚上，那个年轻人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基督。他说：“我知道这很奇怪，但我看到面前有一道亮光，我看到一个人告诉我说，他爱我。”

那个团队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镇，几个月以后，其中一名代祷者再次回到那个集镇，发现那个年轻人已经带领了四个朋友归信耶稣基督！他们只有一本中文圣经，但他们聚在一起读。由于美国祷告团队的拜访，一个教会建立了起来。

在贵州省的另一个地方住着一个名叫亚当的苗族人，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一个基督徒给了他一本中文圣经，当他读到耶稣医治盲人的故事时，他问：“你真的相信这是真的吗？”他想相信一位有能力治病和赦免人罪的神，所以不论自己的身体是否得医治，他都决定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

亚当回到他自己的村寨，不久之后，他又来拜访他的基督徒朋友。传道人借此机会教导他洗礼的事。他回答说：“噢，我已经洗过了，我在圣经中读到洗礼的事，所以我去到稻田的水里，说了类似‘外体虽然还是旧人，但里面却是新人’之类的话！我把自己全身都浸到水中，然后起来。那样可以吗？”

基督的爱消除障碍

贵州省的汉族和苗族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多个世纪，两个民族中迅速发展起来的教会，在耶稣基督充满恩典和饶恕的十字架前找到了合一。

一名苗族传道人龙弟兄受邀到一个大城市的汉族教会里讲道，他分享了自己最近对贫穷苗族教会的拜访。谈到他过去没有机会在汉族基督徒的聚会上分享之后，龙弟兄说：

> “我们在基督里的信仰改变了这一切。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在这种情景下，有圣灵的同在，苗族弟兄感到很放松，他是家里的一员！龙弟兄继续描述他最近在七个偏僻村寨的经历。他强调有一个村寨急需建造教堂，又详细描述了另一个地方的信徒如何建立了一所非常急需的学校，却难以维持下去。聚会结束后，教会为苗族基督徒的需要奉献了 5100 元。”

全面覆盖

在 21 世纪，基督教世界似乎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即贵州省的大片土地仍是未得之地。神兴起了很多基督徒，他们决心改变这一局面，藉着无数的策略，把福音传给了许多从未听过福音的人。有一个团队感到神呼召他们用福音文献和音视频覆盖整个地区。在 2005 年，他们报道说：

“这一年，我们在贵州省中部向一万多人作了见证。他们中一些人所住的地方，要走三天的山路才能到达。好消息是这些偏僻的地方没有警察，我们非常安全。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语言障碍，但我们带着少数民族语言的碟片。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把福音传到剩下的所有四万个家庭。”

在这个收获的十年里，贵州省很多农村地区的教会经历了强劲的增长。神迹奇事伴随着福音的宣讲，使得整个村寨的人都相信耶稣基督。在一个地方，有个女人被鬼附身好几年，给她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痛苦，也扰乱了整个社区。人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还召集当地的灵媒来解救这个陷入困境的女人，但都无济于事。

一天，邻村的一小群基督徒来拜访，当他们听到那个女人痛苦的尖叫时，他们为她祈祷。大多数村民都围着观看，当信徒平静地为她祷告时，女人凶狠的脸色改变了，她平静了下来。不久，她就恢复了正常，目睹此事的人都感到非常惊奇。

今天，那个村寨里有 120 人相信耶稣基督。第二年，神迹的效果有些消失了，但有 70 个村民仍然坚定地持守自己的信仰。

江宗秀姊妹的殉道



江宗秀姊妹.

2004 年 6 月，34 岁的基督徒妇女江宗秀姊妹来到贵州省北部的桐梓县，在那里，她和婆婆谭德薇一起去逛市场。这两名妇女十多年来都是活跃的家庭教会工人。

就像早期的圣经妇女那样，江姊妹和谭姊妹向一些摆摊的人及他们的顾客分发圣经和福音单张。大多数人都表示感谢，但也有一些人向当局报告了她们的行为。公安局派人到市场把她们俩人抓了起来。她们被铐在一起送到了当地的派出所，6 月 17 日，她们被连夜审问，一直到第二天上午。

江宗秀姊妹和婆婆被判处 15 天的拘留。警方的官方报告指控她们“在市场上向群众分发基督教印刷品，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然而，在对她们执行拘留之前，警察在 2004 年 6 月 18 日凌晨 2 点的时候，把江宗秀姊妹踢打至死。可笑的是，官方给出的死亡原因是“突发性疾病”。

为这小一点罪名就致人死亡，当局害怕引发严重后果，于是命令她的家人立刻火化遗体，甚至还寄了一张发票，要求殡仪馆每天收取 100 元的尸体保管费。江宗秀姊妹的丈夫张中华拒绝支付保管费，并要求进行全面尸检，以确定死因。

受害妇女的亲属对这一事件深感愤怒，他们广泛地公开这事，引起公众的关注。甚至司法部编辑的《法制日报》也报道了它，并嘲笑桐梓县官员声称江死于自然原因的说法。

无数人签署宣誓书，指出江宗秀姊妹是一个身体健康强壮的年轻女性，没有健康问题。甚至一名出席验尸的警察都说：“她不需要尸检，因为她显然是被打死的。”

江宗秀的嫂子偷偷给伤痕累累的尸体拍了照。她大部分的头发都被从头皮上扯了下来。在殡仪馆看到江宗秀遗体的亲属都说，他们看到她身上有很多血，腿上和脖子上的多个地方有被打过的伤痕。这些照片的公布及死者家属概述事件的视频，令当局深感尴尬，他们非常愤怒，威胁说，如果他们继续追求公正，就要报复他们。



江宗秀姊妹的丈夫和四岁的儿子悲伤地站在她的墓前

江宗秀姊妹为耶稣基督触摸了很多人的生命。她把爱她的丈夫和四岁的儿子张俊留在了身后。儿子无法明白发生了什么，常常喊着要妈妈。江宗秀的嫂子问：“我们只是普通的基督徒。我们全家都是文盲。我们只是想讨个公正。他们因为抓到我妹妹向人分享她的信仰，就把她打死了。她为什么非得死？为什么她四岁的儿子要在没有妈妈的情况下长大？”

未得之民中的突破



三个身着传统服装的革蒙女孩

贵州省的一些少数民族在 21 世纪之初经历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其他部落也经历了他们历史上第一次已知的基督教突破。

革蒙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首先从一名澳大利亚宣教士那里听到了福音，但他们中间没有基督徒团体存在。2002 年，一名信徒受神带领拜访革蒙人。她多次前往他们的地区，与关键人物建立关系，当有机会出现时，就向人分享福音。一次拜访革蒙人后，她说：

> “不知不觉，主就给了我们分享福音的机会。一位老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他们年迈的邻居及女儿过来和我们坐着聊天。我们向他们分享耶稣基督，一个年轻人把我们的普通话翻译成革蒙语。这是我一年中最难以置信的时刻之一。
>
> 我们从创造一直分享到十字架，分享完之后，老人说他想跟随耶稣，那个年轻人也宣称相信主。我无法想象，当有人用革蒙语呼叫天父时，在天父的耳中，那声音该是何等的甜美。”

福音最终被传到水族

类似的突破也发生在水族中。早期的宣教士虽然劳苦努力了，却没有成功在水族中建立起教会，但 2001 年，一个拜访水族的基督徒分享说：

“这个民族中的基督徒很少，但神正在他们中间大有能力地做工。从一开始，我们就目睹了很多神奇的医治，那些医治带来了很多人信主。我们问一个水族弟兄他的妻子是否得救了。他说她最近才成为了基督徒。他多次跟她讲神的爱，以及基督如何为人受难，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但她不愿意相信。

一天，他和其他一些信徒为一个生来残疾的朋友祷告，那人站起来，平生第一次走路！结果，这位弟兄的妻子信主得救了。耶稣基督在中国是活生生的。他在真实生活中向人显明他自己。神通过圣灵彰显他的大能，使失丧和正走向死亡的世人相信他。”

基督徒帮助水族社区建立起一所学校后，神的国继续在这个民族中扩展。当地人非常感激基督徒的帮助，他们对信徒及他们所传的永生信息敞开了心门。不久，150 个水族人相信了耶稣基督！

水族中的教会继续增长，来自华东和华中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被证明非常有果效。一名信徒进入水族地区，因为他的务农能力，很快就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教水族人如何更有效地犁地，这增加了粮食产量。这位传道人拒绝接受报酬，他说，如果人们给他一个睡觉的地方和日用的饮食，他就心满意足了。他的谦卑态度和爱心吸引了很多人听福音，结果，三个水族村寨中的大多数人都相信了耶稣。

2001 年，一封来自贵州省的信件让人们更加了解到家庭教会传道人在水族中的影响。它说：

“我们教会位于偏僻的地方，交通非常不方便。然而，主的好仆人不远千里，从浙江省长途跋涉来到水族人居住的这块贫穷土地，向我们分享福音。弟兄们不在乎爬山涉水，他们脚上磨起了泡，但从不抱怨。在贵州省这样偏僻和落后的地方，他们甘心乐意地忍受的艰苦工作，建立了很多教会。”

据估计，今天在贵州省的水族中大约有一千名基督徒。虽然相对于 50 万的水族人口来说，这个人数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光明终于穿透了黑暗，我们坚信，随着人们的生命不断地被圣灵的大能改变，神的国将会继续在水族人中扩展。

大量增长的报告

从 2000 年到 2009 年的十年间，贵州省基督徒的人数难以估计。在这十年中，三自教会似乎停止了报道，也许是不想向国家当局通报该省基督徒的真实规模和范围。然而，从

实际情况看，显然强劲的增长仍在继续。很多教会每个周日都挤满了人，慕道友如饥似渴、永不知足地想学习神的道。

一位受人尊重的研究员分析了基督教在贵州省的影响。他估计，在 2001 年，一共有 120 万福音派信徒，但在这十年结束时，人数增长了两倍多，大概有 260 万人。

来自贵州省的信件

在这一章结束之际，我们摘录了不同基督教事工部门在 21 世纪头十年所收到的一些来自贵州省的信件。这些宝贵的通信既显示了贵州省基督教的优势和弱势，又可让外面的人了解到贵州信徒跟随神的日常生活和个人挣扎。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信件中管中窥瞥，粗略了解当时基督身体所经历的动荡环境。

2000 年

“我们刚刚开始了儿童主日学。主把越来越多的孩子带来，我们面临很多实际困难，例如缺少教材，缺乏胜任的教师，教师经验不足。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事工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村寨有很多年轻人信主，但他们面临着家人的反对和压制，家人的理由是，他们信主就是离弃祖宗。一个姊妹早上起来，准备与其他信徒一起坐四个小时的车去教会，她的父亲打了她几个耳光，不让她去。事实上，村寨里很多异教徒父母强逼信主的女儿嫁给不信的人，好让丈夫控制她们。有些基督里的姊妹为了逃避这种被强迫的婚姻，跑到了城市里去找工作。”

“在过去几年里，福音在我们地区传播得很快，得救的人数不断增加。但教会无法在经济支持工人。我们缺少牧者，那些服事的人也不太称职。在这个贫困的山区，农民挣的钱少得可怜，他们甚至连盐都买不起。我们没有足够的圣经学习工具和基督教文献，我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结果有的信徒被邪教引入了歧途。”

2001 年

“我接受主后，一直在我们地区寻找教会，但找不到。我听你们教导说，人接受耶稣基督后应该受洗，所以我让妈妈给我施洗。我这样做可以吗？我真的很担心我让妈妈这样

做可能不合适。请为我祷告。我多年胃疼，需要神的医治。我还计划参加短期的圣经学校。”

“我因为你们的课程成为了基督徒。我今年 28 岁，有四个孩子。我总是性子很急，自私，仇恨人，还有其他许多我自己无法控制的情绪。我怎么才能克服这些坏毛病呢？我知道神能够改变我的心，但我的情绪总是反复发作。我该怎么办呢？”

“你们能帮助我们这里的家庭主妇吗？我们的丈夫痴迷于捕鸟。甚至在星期天，他们不是去教会，而是去捕鸟。他们到处炫耀他们捕捉到的鸟儿，并吹嘘其中一些鸟儿的歌声有多美妙动听。我们妇女真的看不起丈夫和教会领袖所做的事情。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什么建议，好能让我们的丈夫回转过来？”

“我们教会大多数弟兄姊妹又老又穷。他们有些人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有些弟兄姊妹甚至穷到全家人只有一条裤子穿。我感谢主赐给我们永生，在好牧者的精心牧养下，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得到成长。”

“我们这里的教会同工已经很久没有团契了。他们只顾自己的事工，不看重合一。牧师指派志工带领团契和查经班，自己却不参与。更为糟糕的是，教会同工从不关心志工的效果，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以及他们的属灵情况。”

“我们的牧师认为青年人事工很难开展，我们常常无法回答年轻信徒提出的问题。对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们缺少教牧的咨询和辅导。我们普遍在情感、婚姻、同居和人际关系等方面上存在问题。”

2003 年

“少数民族基督徒的生活非常贫苦。这些信徒常常饿肚子。有的教会同工甚至付不起 5 块钱的车费去参加培训。他们步行几个小时到培训中心。更为糟糕的是，有的信徒对神的救恩真理缺乏基本的认识。有人认为，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就重生了。因为他们住在偏远山区，所以无法获得很多认识真理的资源。”

“最近，东方闪电异端分子潜入了我们的一些教会。教会领袖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位牧师奉耶稣基督的名把几个异端分子赶了出去。接下来，有谣言说这位牧师接受了贿赂，这在会众中引起了混乱和分裂。反对牧师的人现在另起炉灶，在另一个地方聚会。有的信

徒甚至离开，去了别的教会，还有的人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最糟糕的是，这种情况使得一些信徒跌倒，他们干脆就不去教会了。”

2005 年

“有一个神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回到苗族地区牧养教会。因为太穷，教会无法支持这位传道人。500 个信徒决定，每人每年奉献一元钱来支持他，但是，一年过后，教会甚至连这个金额也凑不齐。取而代之，他们拿地里的出产来支持他。”

“一位牧师被差派到山区，他跋涉了 14 公里去讲道。到达聚会点时，发现只有三个信徒。接着，他又步行 14 公里到另一个地方。因为那地方非常偏僻，以前没有传道人去过，所以人们对真理非常饥渴，热心的信徒留牧师带领了两个小时的敬拜，接着他又讲了两个小时的道，众人才勉强让他走。

牧师花整天的时间从一座山走到另一座山，他还在山里过夜。那里有很多跳蚤和不知名的昆虫。那年晚些时候，他经常感到疲倦，没有食欲。他的消化系统被破坏了，经常住院。”

2006 年

“我们主里的一个姊妹在贵州开了一家超市，并在那里有一定的影响力。她一边做生意，一边传福音。她在超市和附近其他几个地方已经建立了几个聚会点，一共有一百多名会众。我们的主要事工是培训基督徒同工，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丰富的属灵资源。”

2009 年

“我们是一个少数民族教会，一共有 600 名成员，大多数信徒都是老年人。我们的同工接受的培训非常少，因此在教牧工作和圣经教导上都遇到很多的困难。教会管理也有很

大的改进空间。我们非常需要圣经教导，好可以培训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信徒。我们的同工也需要更多的圣经知识装备。请为我们祷告。”

“我们教会的音响系统不好。星期天做礼拜时，坐在后边的人听不到讲坛上的人讲话。慢慢地，有些信徒宁愿呆在家里或者去地里干活，而不是走 2-3 个小时的路程来参加礼拜。牧师看到他们属灵生命的软弱，感到很难过，自觉亏欠神。请为我们祷告。求主为我们大约两千人的教会提供一套好的音响设备。”

侗族



贵州省东南部一个侗族家庭和他们养的猪

今天在整个贵州省，侗族的人数超过了 160 万。侗族一直被认为是难以传福音的民族。虽然多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与赫目为邻，但侗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他们一般看不起赫目和其他苗族部落。

侗族集中在贵州省的东部和东南部。也有很大数量的侗族人居住在相邻的湖南省（84 万）、广西壮族自治区（30 万）和湖北省（7 万）境内。

侗族因其独特而精巧的建筑及丰富多彩的节日而闻名，近几十年，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去到他们的村寨。著名的侗族鼓楼和风雨桥吸引了国际建筑师，他们前来研究这些迷人的设计。

对福音不怎么感兴趣



贵州省南部侗族村寨的独特建筑

最早进入侗族做工的福音派工人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在 19 世纪 80 年代访问了侗族。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人因为不会说侗族话，他们的工作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尽管侗族人非常友好，但鲜有人对永生的信息感兴趣。

虽然侗族是一个庞大且有影响力的民族，但多年来，很少有工人到他们中间传福音。最终，在 20 世纪 30 年代，宣教士采用了新的策略向他们传福音。宣教士以广西柳州市为基地，并向北做工，他们在广西和贵州交界处的福禄赢得了 80 个侗族人归信基督。

然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所有的外国宣教士都被驱逐出中国后，就再也没有侗族信徒的消息，人们认为在艰苦的迫害时期，他们大多数或者全部都离弃了信仰。然而，多年后，有消息报道说，在邻近的广西，很多侗族人归信了基督。

1957 年夏天，南宁市教会收到了一个意外的请求，希望教会能派同工到侗族那里做工。信徒们经过三天的旅程，来到一个偏僻的山区，在那里，“一共有来自 16 个村寨的 433 人接受了洗礼，一间教会被建立了起来。有些人为洗礼等了 12 年。最早的信徒之一是一个 50 多岁的妇女，受洗的人中，有几个是白发老人。”

一个圣灵启示的梦



贵州省内一座传统的风雨桥

到 20 世纪 90 年代，贵州省内绝大多数的侗族人仍然完全没有听过福音，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的名。自从一个美国牧师在 1997 年做了一个奇异的梦之后，情况开始发生了改变。

在梦中，这位牧师看见自己坐在一辆路虎牌汽车上，车子沿着一条土路向河边驶去。当他们靠近河边时，他看到一座巨大的木桥，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均匀地排列着高高的塔。在梦中，他停下来和一个当地人谈话，那人说：“牧师，你要带头向这个地方的人传福音。”

那个梦如此真实，这位牧师怎么也忘不了。他从来没有到过亚洲，但他心里觉得那座桥是在中国的某个地方。他安排他的宣教主任去查询哪里有这样的桥。

牧师和宣教领袖都不知道有一位弟兄几个月前刚从中国回来，目前正在教会中聚会。这位弟兄约好了与牧师会面，因为他打算挑战教会，促使教会考虑到中国那些未得少数民族中传福音。牧师打断他，告诉那人他在梦中所看到的那座奇怪的桥。这名弟兄冲到自己

的车里，拿来一段有关中国未得之民的视频，播放给牧师看。视频的第一个场景就是一个有高塔的传统侗族桥梁。牧师激动地喊道：“那就是我梦到的桥！”

教会和当地的一些信徒取得了联系，代祷团队和传道人开始拜访侗族地区。神很快就做工，1998 年，在一次短宣中，几个侗族人归信了耶稣基督。新信徒们回到自己的村寨，建立了一个家庭团契，团契很快增长到了 40 人。

到 2002 年，有二十多名传道人受到培训，他们被差派到未得侗族社群中分享福音。援助工作也启动了，医疗诊所为许多困苦的人提供免费治疗。所有这些都彰显了神的爱，打开了很多侗族人的心接受福音。

今天侗族中的基督教



一个老年侗族男人在歇息

自从那位美国牧师于 1997 年得到神赐的梦后，神的国在贵州省侗族人中不断取得进展。从那时起，来自海外和家庭教会网络的基督徒一直在侗族人中充满爱心地耕耘着。2006 年，电影《耶稣传》和新约圣经先后被翻译成了南部侗族的语言。

信徒定期到侗族中拜访，跟进所撒播的种子。2009 年，一名同工报道说：“我们看到我们的事工在所有地区都在增长。已经在侗族中建立起了 14 间教会，并且正在进行更多的领袖培训。”

到 2013 年，宣教团队似乎对他们在侗族中的工作感到满意，现在侗族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往前走了。于是，宣教团队开始将他们的重点转到中国的其他未得之民。一名事工领袖说：

> “我们四月份的旅行是成功的。我们差派了 15 个侗族传道人到新的地区传福音，他们反馈说，那些地区的人对福音很开放，人们正归向基督。有一间教会增长得非常快，他们在家里挖了一个地下室，第一个星期天就挤满了人。请为这间侗族教会祷告，使她能够倍增，用基督的爱影响周围的每一个人。荣耀归给神！”

福音继续缓慢地传播，据估计，今天有 3000 侗族人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虽然这个人数只是人口众多且广泛分布的侗族人的一小部分。

一代代的侗族人在不认识神独生爱子的情况下就与世长辞，神耐心等候了一个多世纪后，最终在侗族中大能地做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侗族人很快能经历神改变生命的救恩礼物，使福音也能传到贵州省东部很多未得之民。

21 世纪头 10 年

教会反击

2010-2015 年期间，贵州省的教会相对平静。神的国继续扩展，很多信徒在信仰上得着造就，住在偏僻地区的人第一次听到了福音。



李凤菲

尽管有这段和平的间奏，该省还是不时发生残酷的迫害。2013 年，毕节市一个名叫李凤菲的苗族女基督徒被政府官员强迫人流。这不仅杀死了她腹中的宝贵婴儿，还导致她差点丧命。在如今这个社交媒体时代，她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虐待的经历。为此，金沙县公安局捏造罪名，以侵占公款罪拘捕了她。

作为这个时代的另一个标志，一名基督徒律师到监狱里会见了李凤菲，并接手了她对政府的诉讼案件。他发现她曾在毕节市一家银行中担任会计师的重要工作，当银行经理想挪用资金时，李凤菲拒绝伪造文件，因为这违背了她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仰。银行经理有家人在县纪委工作，所以他们陷害李凤菲，以掩盖他们自己的罪行。

李姊妹的可怕遭遇并非个案，在整个贵州省和中国的其他地方，许多女基督徒都遇到类似的对待。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强制绝育，以防止她们怀孕生小孩，中国那些执政掌权、仇恨神的无神论者，用无穷无尽的苦难来折磨光明之子。

近些年来，许多基督徒采取了新的方法来应对政府官员的迫害和骚扰。2014 年， 12 个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因持有政府视为非法的赞美诗歌本而被拘捕，其中五名被拘留的信徒对他们的拘捕提出了行政诉讼。

虽然有些基督徒采取了这种新的方法，但在贵州省很多信徒的生活中，迫害仍然是一个现实。2015 年 6 月 1 日，在一个小镇上，正当 70-80 名信徒在一起聚会时，几十个武装警察带着警犬袭击他们的主日聚会，拘捕了几十名信徒。警察放凶猛的警犬进入会众当中，大多数会众都是贫穷的农民。很多人被狗咬伤，身上的财物被没收掉。

事件发生几个星期后，11 名基督徒仍然被拘留。据说，当地官员对有大批的人成为基督徒感到震惊，他们威胁，凡相信基督教的人，将被取消政府的援助。许多喜乐地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坚决抵制这些威胁。作为报复，政府官员发起了突击搜查，但这丝毫没有削弱信徒的热情。相反，这使得信徒更加坚定和全心全意地跟随神，并向非信徒分享福音。



苗族基督徒参加的一个三自教会

许多类似事件为贵州省的基督徒领袖画出了一条新的界线。有时，当局似乎对基督徒咄咄逼人的法律反击感到困惑。他们受够了腐败官员的虐待，几十年来，他们默默忍受苦难，但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偶尔使用他合法权利的事实鼓励了他们，贵州省的基督徒决定反击，首先是祷告，其次是通过中国日益发展的法律体系。

2016 年——风暴来临

2016 年，中国急剧改变了政策，包括贵州省在内的中国许多地方爆发了针对家庭教会基督徒的全面迫害。消灭家庭教会的命令似乎直接来自北京。2015 年，中国很快通过了新法律，目的是要在全国实施那将要临到基督身体的猛烈风暴。

各种不同形式的压力加在了贵州省基督徒的身上。在花秋镇，官员们威胁信徒， 并试图通过惩罚他们的孩子来恐吓他们。在发布官方通告后，政府人员强迫花秋教会的成员签署一份文件，称他们将不再带未成年人到教会。任何参加教会的孩子将没有资格参加高考或进入军事学院，而那些继续带孩子去教会的父母将会被起诉。

家庭教会领袖是政府攻击的主要目标。政府命令他们把教会注册为三自教会，并提供每个教会成员的全名和详细资料。很多牧师因为拒绝这样做而被拘捕，并受到野蛮的折磨。当花秋镇的信徒拒绝屈服于威逼时，当局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拆毁了他们的教堂，理由是他们违反了一项模糊的建筑法规。

活石教会



仰华牧师

接到消灭家庭教会的命令后，贵州省当局立即采取行动，他们的目标是活石教会。活石教会是贵阳市最大的家庭教会，大概有 700 信徒。教会的主要领袖是李国志，大家通常所知的，是他的属灵名字仰华。

仰华的麻烦开始于 2015 年，那一年，他与活石教会的其他牧师和执事一起被捕。由于教会的规模比较大，旧的聚会场所无法再容纳得下会众，所以他们购买了市中心一座商业大厦第 24 层的办公空间。政府官员听说了他们的计划，警告他们不要进行下去，并威胁说要拘捕所有的聚会者。仰华和其他领袖拒绝向威胁低头，他们举行了献堂典礼，有几百名信徒参加。

2015 年 10 月 21 日，当局将他们的威胁付诸行动。他们贴出了一个公告，说教会是非法集会，教会领袖都不是经国家批准的宗教从业人员。对教会实施累加罚款，教会每天要支付罚款12960 元，直到关闭为止。

教会仍然拒绝服从命令，于是当局多次派官员扰乱聚会。信徒被骚扰和拍照，财物被没收，一些教会成员遭到拘捕。

仰华也被拘捕，并在拘留期间遭到毒打和折磨，之后给他戴上一个黑色头罩，用一辆无牌车把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等待审判。

活石教会以一种前几代信徒永远无法理解的方式运作。会众来自各行各业，包括

富有的商人和卑微的清洁工。他们合法购买了房产，拘捕发生时，他们每月需偿还三万元的贷款。政府禁止他们聚会并冻结了教会的银行账户，当时账户上有 60 万元的余额。这使得教会无法履行他们的按揭还款义务。

2016 年 1 月，腐败的政府官员指控这位谦逊的牧师“泄露国家机密”，这大大加重了案件的严重性，这是一项可能判处死刑的严重指控。

活石教会的成员联合起来，请法律顾问反对这些指控，他们还建立了一个网站， 向中国和世界各地关心此事的基督徒介绍这位牧师及被打散会众的困境。这个案件很快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全国各地的教会领袖都感到恐慌，他们意识到，仰华的被捕可能会开创一个新的先例，如果他被指控为间谍，全国其他牧师也可能会受到类似的指控。

2016 年 6 月 30 日，仰华从监狱里给妻子写了一封充满爱的信，详细介绍了一些警察刑讯逼供的方法。同时，他也勇敢地分享了被监禁所带来的一些属灵好处：

“这是休息的好地方，在这里，我与世界隔绝，与神更亲近。我再也听不到吵闹的声音，但我能更好地倾听主轻微的声音。真正的休息与环境无关。不管是风平浪静还是波涛汹涌，我们的心都在神里面得安息，就像断了奶的孩子躺在母亲的怀里一样。我感谢神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把这个礼物送给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去接受和享受这个礼物吧！”

2017 年 1 月，经过一年多的监禁，仰华最终以伪造国家机密罪被判入狱两年半。与此同时，活石教会在遭到野蛮的迫害之后，努力重新组织起来。但政府还是和

以前一样，不明白神的国是住在信徒的心里，所以即使他们的身体被杀，神的道的永活种子仍要成就他永恒的旨意。活石信徒开始以家庭小组的形式聚会，对耶稣基督的赞美继续升到天上。

2017 年 10 月，对仰华而言，一切正义的希望似乎都破灭了。他继续在凯里市的监狱里受尽折磨，政府对他和另一位教会领袖苏天福处以七百万的巨额罚款，官员声称，这是教会在 2009 至 2015 年期间获得的“非法收入”。这两位牧师向司法机构提出申诉，称这是教会的收入，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收入，而且由于教会在这六年里的开支超过了收入，因此问题非常清楚。他们要求举行听证会的请求遭到了拒绝。

火焰仍在各个部落中燃烧



贵州省一大群形苗族基督徒在山坡上聚会

虽然贵州省很多地方的家庭教会承受着来自政府持续镇压的巨大压力，但福音继续在该省的各个民族中传播，一个一个的生命得到了改变。

形苗族——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妇女习惯在头上戴着木角——大概有八 万人口，分布在该省的550个村寨中。

虽然形苗族与阿贸和嘎目住在同一个地区，但一个多世纪以来，后两个民族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而形苗族最近才广泛地转向耶稣基督。

归信浪潮开始于2004年，形苗族教会领袖接受到圣经培训后，归信的人呈指数级增长。他们从神的祭坛上取下了火，发起了三年内要在所有 550 个形苗族村寨中建立起教会的行动。

领袖们忠于承诺，带着圣灵的能力出去传福音，成千上万的形苗族人第一次遇见基督。随着归信浪潮的不断扩大，新教会很快面临之前无数其他部落所面临的相同挑战。几乎所有的形苗族都是文盲，没有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教会领袖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没有任何圣经的情况下，用他们的母语来表达，给信徒建立起健全的教义。



贵州省紫云县的一个苗族聚会

最近几年，有消息说在赫孟数阿部落中出现了另一个强劲的基督教浪潮，这个部落一百多年前第一次从亚当名那里听到福音。很多新的赫孟数阿教会被建立起来，每间教会都有几百名基督徒。把圣经翻译成赫孟数阿语的项目也启动了。圣经故事被制作成有声的形式，将《耶稣传》电影翻译成赫孟数阿语的工作也已经开始。

早期拓荒者的努力，前几十年进展缓慢，成果寥寥无几，现在，神的国终于在贵州省的这两个部落及其他部落中兴旺起来了。

贵州省教会的未来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在贵州省所做的奇妙工作，在本书的尾声，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虽然这几十年充满了打击和迫害，但主耶稣基督从贵州省的 3500 万人中兴起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信徒身体。

19 世纪早期，福音派宣教士克服重重障碍，在贵州省播下了福音的种子。来到贵州省的宣教先锋本期望汉族会有强烈的回应，但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人口最多的民族抵挡他们的福音信息。相反，他们在贵州省一些贫穷的少数民族成员的心中发现了肥沃的土壤，在阿贸、嘎目及其他的苗族部落中都爆发了复兴。

这是何等的复兴啊！圣灵感动成千上万的人，使得他们急切地要挤入神的国。亚当名和伯格理这两位苏格兰宣教士，是这个事工的关键人物。

“成功孕育成功”这句格言也适用于宣教界，贵州省的大部分新宣教士都被派去帮助维持苗族中激动人心的复兴。这种人力和资源分配在该省造成了不平衡的局面。对于外国宣教士如此关注苗族，很多汉族人深感困惑，因为多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都瞧不起苗族人。

贵州省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两极分化现象。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成员受洗，但几十年以来，汉族和很多其他少数民族却相对是未得之民。即使是今天，贵州省的很多汉族人都认为基督教是“苗族的宗教”。

亚当名和伯格理意外去世后，少数民族中的工作遭到了暂时的挫折，但神已经在他儿女的心中立下了坚实的根基，不久之后，教会再次兴旺起来。随着教会的领导权逐渐从外国人移交给当地人，教会逐渐成熟和壮大，成为一个强大的余民群体，能够承受几十年的艰难困苦。

对贵州省的基督徒来说，从 20 世纪的 50 年代到 80 年代，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很多人因为相信耶稣而殉道。当漫长的严冬即将结束时，20 世纪 90 年代是一个开放的新时代，它显明神的孩子不仅在风暴中存活了下来，而且神的家实际上在许多地区都取得了增长，以前难以传福音的部落现在也接受了福音，其中包括诺苏部落。

过去 30 年来，中国其他地方的家庭教会网络对贵州省有负担，他们差派了很多传道人到该省的未得之民中传福音。

汉族和苗族之间存在了多个世纪的深刻种族仇恨和怨恨，已经逐渐减弱。今天，虽然怀疑和苦毒仍然存在于一些农村地区，但汉族人慢慢学会欣赏而不是嘲笑贵州少数民族的丰富文化，而新一代的少数民族成员也慢慢地接受了他们在现代中国中的地位。

自新千年以来，被忽视了很多代的少数民族中出现了重大突破。在像侗族、水族等这些少数民族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教会，布依族虽然不及前两个民族，但教会也得到了兴旺发展。过去 40 年中席卷全国的汉族大复兴，也影响到了贵州省的很多人，一些被部分同化、讲普通话的少数民族（例如仡佬族和土家族），也从圣灵的眷顾所带来的属灵祝福中慢慢受益。

最终，经过 130 年的痛苦挣扎，汉族的教会也在贵州省开始兴旺起来，并快速成长。我们估计，今天在贵州省大概有 270 万认信基督徒。其中，150 万来自未注册的福音派家庭教会，90 万来自三自教会，天主教——虽然比福音派同行领先了一百多年——今天在该省大概有 27 万信徒。

正如我们的“贵州省民族表”所显示的，有几十个小部落仍然与好消息隔绝，有许多族群目前没有已知的基督徒。也许，最迫切需要福音的是 24 个未闻福音的苗族部落。这些不同的族群根据他们的语言归属和地理位置被分组，几个族群组合在一起，分别形成了贵阳、惠水和麻山苗族。这些未闻福音的部落延续着他们多个世纪以来的相同生活，做着他们的日常工作，却丝毫不知道耶稣基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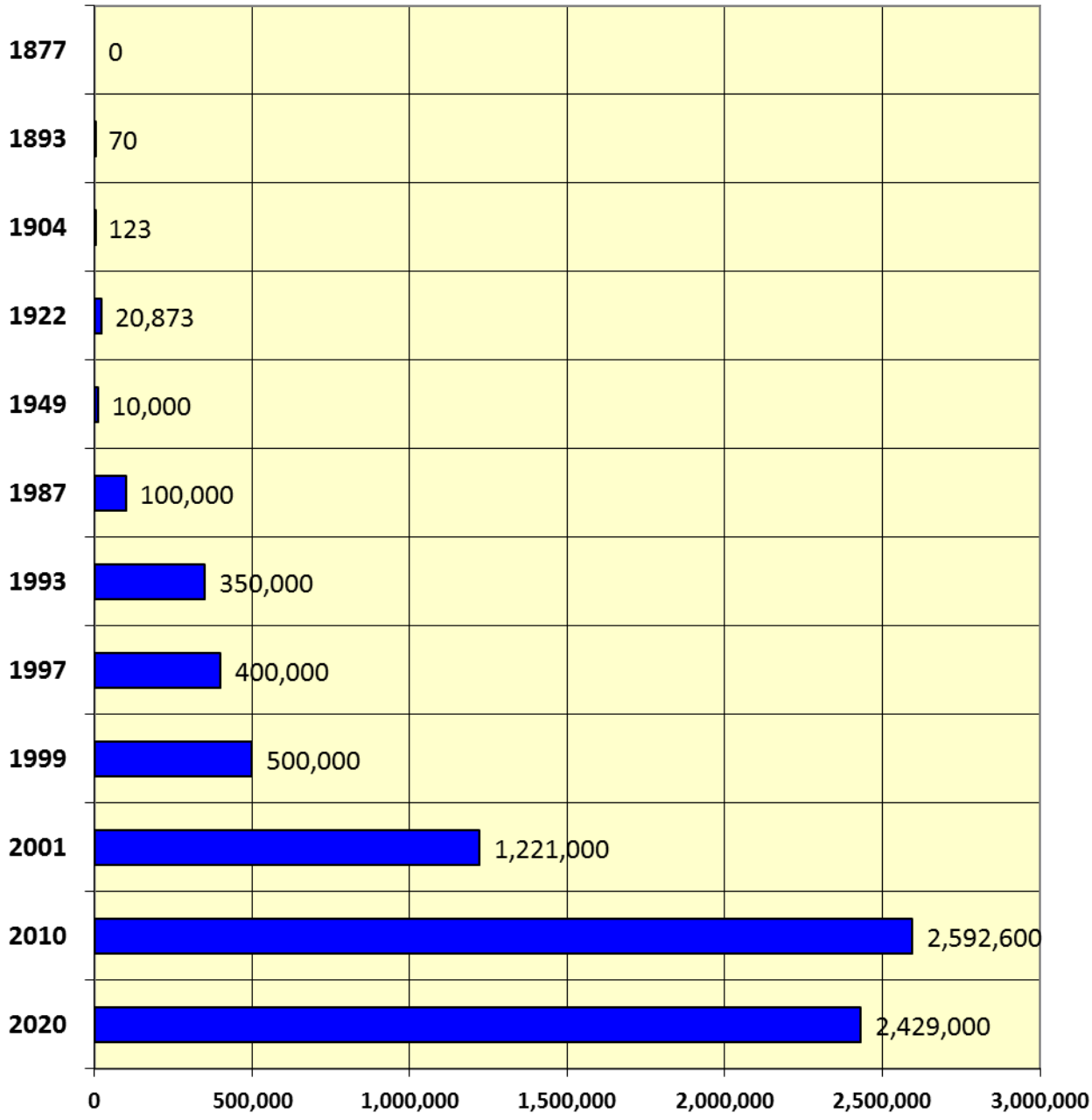
赫目仍然是贵州省最大的未得之民。他们当中的基督教工作历史是令人痛苦的，就在似乎许多人要转向基督的时候，因为有很多信徒被杀害，导致赫目人从福音面前退缩了。可悲的是，他们不愿信奉基督教的态度一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今天。要打破在宝贵的赫目人中形成了一个多世纪的恐惧和拒绝之灵，需要很多的代祷和充满爱心的福音传道工作。

在前几代，贵州省的基督徒面临饥荒、匪徒、疾病和战争。今天，他们要与物质主义、异端邪教和中央政府作斗争，中央政府似乎再次下定决心要消灭基督教。多年来，贵州省许多认信基督徒一直没有稳固的属灵根基，缺乏圣经和严重短缺接受过良好培训的教会领袖，加剧了根基的不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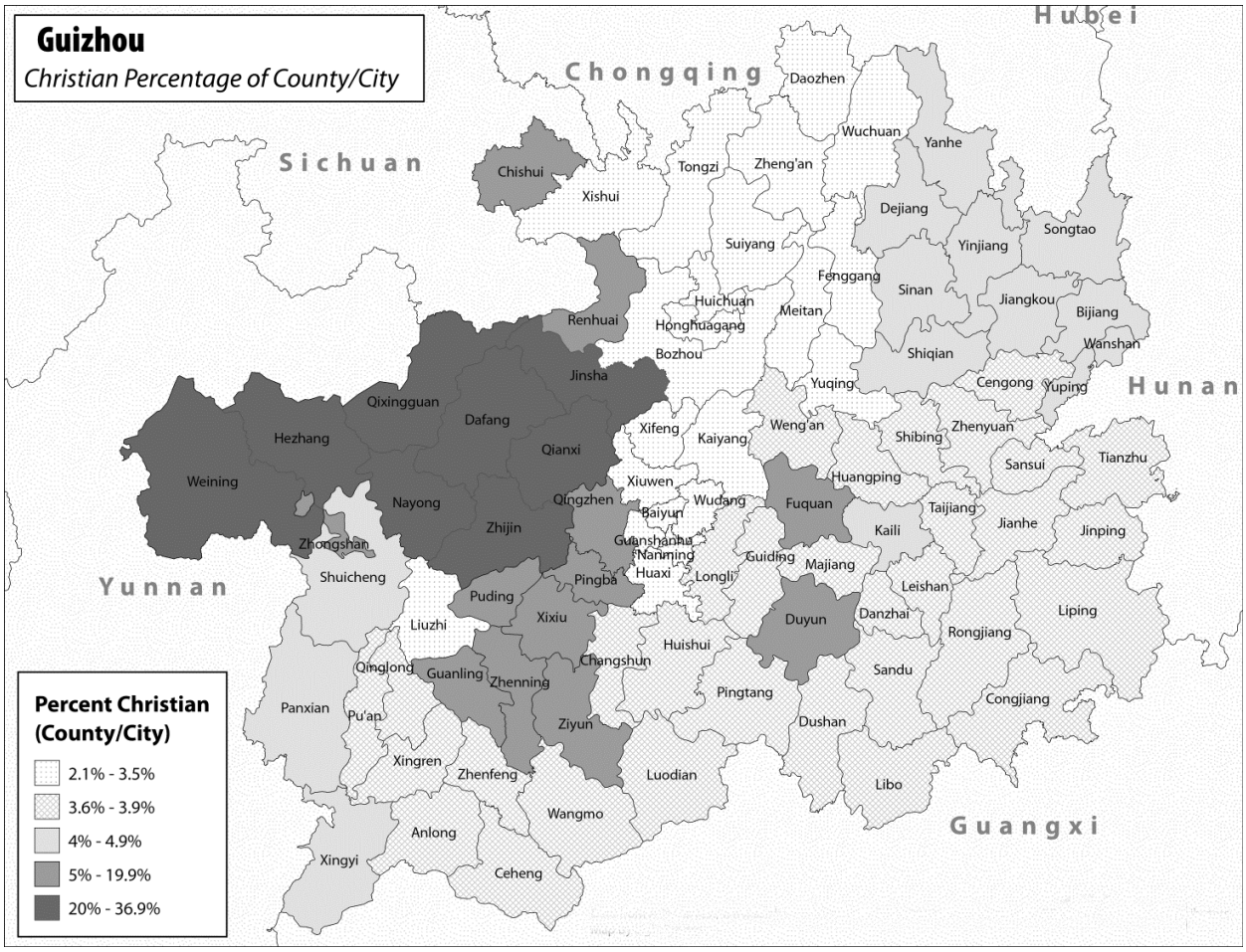
虽然当我们思想神在贵州省所做的奇妙工作时，有很多事情值得高兴，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今天只有不到 8%的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这意味着，在每 100 人中，有 92 个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数以百万计的人还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听到福音，使他们能够做出接受或拒绝神的救恩的选择。

虽然有很多关于神在贵州省做工的美好报告，但还有更多的工作有待完成，这样，神的羔羊才能在中国这个宝贵之省的人民中得到他的完全回报。

贵州省的福音派基督徒（1877-2020 年）



贵州省基督徒分布图


Guizhou
Christian Percentage of County/City
Hubei
Chongqing
Sichuan
Hunan
Yunnan
Guangxi
Daozhen
Wuchuan
Yanhe
Chishui
Tongzi
Zheng'an
Xishui
Dejiang
Songtao
Suiyang
Yinjiang
Fenggang
Sinan
Jiangkou
Bijiang
Huichuan
Meitan
Renhuai
Honghuagang
Wanshan
Bozhou
Shiqian
Jinsha
Yuqing
Cengong
Yuping
Qixingguan
Dafang
Xifeng
Kaiyang
Weng'an
Shibing
Zhenyuan
Hezhang
Qianxi
Sansui
Tianzhu
Weining
Xiuwen
Huangping
Nayong
Qingzhen
Wudang
Fuquan
Taijiang
Baiyun
Zhijin
Kaili
Jianhe
Jinping
Guanshanhu
Zhongshan
Nanming
Guiding
Majiang
Shuicheng
Huaxi
Longli
Pingba
Leishan
Puding
Duyun
Danzhai
Liping
Xixiu
Liuzhi
Rongjiang
Huishui
Changshun
Qinglong
Guanling
Sandu
Zhenning
Pingtang
Congjiang
Panxian
Pu'an
Dushan
Ziyun
Xingren
Zhenfeng
Luodian
Libo
Wangmo
Anlong
Xingyi
Ceheng
Percent Christian (County/City)
2.1% - 3.5%
3.6% - 3.9%
4% - 4.9%
5% - 19.9%
20% - 36.9%

贵州省的民族群体

（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民族）

自称:	民族名:	人口（中国）:	基督徒:	
赫目（北）	苗族	2,041,000	6,123	0.3%
侗族（南）	侗族	1,219,000	853	0.1%
穿青	未识别民族	978,000	73,350	7.5%
赫目（南）	苗族	827,000	1,654	0.2%
苗，花	苗族	767,000	1,534	0.2%
仡佬族	仡佬族	726,000	30,492	4.2%
赫目（东）	苗族	579,000	17,370	3.0%
侗族(北)	侗族	574,000	689	0.1%
阿贸	苗族	440,000	352,000	80.0%
穿兰	汉族	386,000	28,950	7.5%
纳苏（盘县）	彝族	366,000	7,320	2.0%
赫孟数阿	苗族	344,000	8,600	2.5%
水族	水族	321,000	899	0.3%
纳苏 （乌撒）	彝族	314,000	94,200	30.0%
诺苏（水西）	彝族	298,000	8,940	3.0%
喇叭	苗族	293,000	879	0.3%
南京人	白族	159,000	11,925	7.5%
苗，贵阳（北）	苗族	140,000	1,400	1.0%
嘎目	苗族	139,000	111,200	80.0%
革家	苗族	132,000	158	0.1%
苗，麻山（中）	苗族	118,000	1,180	1.0%
苗，贵阳（东南）	苗族	117,000	11,700	10.0%
苗，惠水（北）	苗族	117,000	1,170	1.0%
果铺	彝族	109,000	21,800	20.0%
苗，罗迫河	苗族	100,000	0	0.0%
里民	彝族	98,000	147	0.2%
苗，惠水（西南）	苗族	94,000	0	0.0%
苗，角	苗族	82,000	4,264	5.2%
革蒙	畲族	69,000	0	0.0%
苗，惠水（中）	苗族	66,000	660	1.0%
苗，六盘水	苗族	66,000	2,640	4.0%
苗，麻山（北）	苗族	58,000	0	0.0%
苗， 草	苗族	55,000	0	0.0%
巴哼（三江）	瑶族	47,000	0	0.0%
苗，贵阳（南）	苗族	46,000	4,600	10.0%
木老家	未识别民族	39,000	0	0.0%
蔡	未识别民族	33,000	990	3.0%

保诺	瑶族	**32,000**	128	0.4%
苗，惠水（东）	苗族	**23,000**	115	0.5%
苗，麻山（西）	苗族	**23,000**	0	0.0%
苗（长梳）	苗族	**20,000**	680	3.4%
苗（拜师）	苗族	**17,000**	0	0.0%
苗，麻山（南）	苗族	**17,000**	0	0.0%
伽努	苗族	**15,000**	0	0.0%
杨黄	毛南族	**15,000**	0	0.0%
茉家	布依族	**14,000**	28	0.2%
绕家	瑶族 / 布依族	**13,000**	0	0.0%
苗，贵阳（西北）	苗族	**9,900**	0	0.0%
腊勾	彝族	**7,700**	2,695	35.0%
三桥	苗族 / 侗族	**6,700**	0	0.0%
长袍	瑶族	**6,600**	0	0.0%
巴哼（黎平）	瑶族	**6,500**	0	0.0%
土数	彝族	**6,500**	650	10.0%
卢	满族	**6,000**	0	0.0%
苗，贵阳（中南）	苗族	**5,800**	0	0.0%
七姓民	白族	**5,800**	0	0.0%
构邹	彝族	**5,200**	260	5.0%
六甲	汉族	**4,800**	0	0.0%
神州人	汉族	**4,800**	202	4.2%
赫蒙抖	苗族	**4,100**	451	11.0%
龙家	白族	**4,000**	180	4.5%
窝普	彝族	**3,900**	0	0.0%
下六司	侗族	**3,900**	0	0.0%
稿	仡佬族	**3,500**	263	7.5%
唉查么	布依族	**3,000**	15	0.5%
哈给	仡佬族	**3,000**	0	0.0%
羿子	仡佬族	**2,900**	0	0.0%
多罗	仡佬族	**2,800**	70	2.5%
阿欧	仡佬族	**2,730**	0	0.0%
钓	侗族	**2,700**	0	0.0%
有迈	瑶族	**2,700**	0	0.0%
努毛	瑶族	**2,300**	0	0.0%
西家	畲族	**1,700**	0	0.0%
赫蒙拔	苗族	**1,300**	0	0.0%
被动诺	瑶族	**500**	0	0.0%
总共		**12,667,330**	**813,423**	6.4%

封底

中国纪录



许多人都知道，近几十年来基督教在中国迅猛发展。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

《中国纪录》文献以一种令人激动、中肯和革命性的风格，呈现了圣灵在整个中国的作为，更专注于神为人所做的奇妙事情，而不是人为神所做的事。

贵州省是八十多个少数民族的家园，为该省 3500 万人口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织锦。神已经大能地触及了几个民族，但很多民族仍然在等待着听到关于世人救主的信息。